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为了祖国的明天

第二十四册



难忘的故事

为了二十七个阶级兄弟

1967年秋天，青海高原阳光灿烂，一片丰收的景象。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巴仓农场帮助工作的某部2营副教导员门合同志，和社员们一起热火朝天的参加秋收生产。

高原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瞬息万变，冰雹的袭击随时会来。为了保卫社员的劳动果实，门合和大家一起，积极试制驱云防雹的土火箭，随时准备击退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袭击，保护生产。

9月5日清晨，天色突变，细雨蒙蒙。门合和大家一起奔向土火箭装置场地。经过战争年代炮火熏陶的门合，深深懂得装置土火箭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一开始，他就从别人手里抢来工具，亲自担任最危险的装填炸药工作。他说：“这危险，我来干！”

土火箭装了一支又一支。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炸药发生意外的爆炸。望着惊呆了的人们，英雄门合，临危不惧，向炸药猛扑上去。

山摇地动，烟柱冲天！烈火在他身下迸发，巨大的气浪把他腾空掀起……

英雄门合，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在场的27名阶级兄弟。他以舍己为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人生的壮丽凯歌。

参加装置土火箭的人们，冒着浓烈呛人的烟火，找到门合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守护在英雄周围的部队干部、战士和群众，焦急而深情地望着门合的脸。人们多么希望门合同志能睁开眼睛，再看一看巴仓的水，看一看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看一看丰收景象啊！大家从内心深处觉着：门合没有死，门合不会死，门合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他是“草原上的雄鹰”，是“雪山上的青松”。

门合是吃苦菜长大的苦孩子。1928年的冬天，河北省涞源县山区，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刮得天昏地暗。门合一出生，就尝到了旧社会的寒冷和饥饿。家里没米下锅，娘饿得挤不出一滴奶，只好扔下他，顶风冒雪去讨饭。门合长到8岁，就跟着父亲给地主做牛马。1940年，天涝无收，黑心的地主一脚把他们父子踢出了门，在那饥寒交迫的年月里，爹娘忍痛卖了9岁的弟弟和3岁的妹妹，一家临别时，弟弟抱着娘不放，哭喊着：“娘啊！我不饿，我不离开家呀！”妹妹抓住门合的手，哭着说：“哥啊！我要跟你挖苦苦菜去！”朝夕相处的亲骨肉一去不见了，换来的只是4斤玉米、4升高粱。12岁的门合哭肿了眼，跟着爹娘背井离乡去逃荒。

门合一家逃荒到了宣化。他父亲到日本鬼子统治的矿上去做工。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门合的父亲积极参加革命，同敌人进行斗争。小小的门合，开始懂得了受苦人的大救星是毛主席，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伟大领袖是毛主席。从那时起，他就打定主意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他经常光着脚板，披着麻袋片，不顾风险，勇敢地为党送信、送情报。

1946年，门合一家回到解放了的涞源。第二年，19岁的门合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军队的培养下，从战士到干部，门合一天天在成长。以行动实现了自己“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的诺言。英雄门合牺牲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门合同志屡次舍身救人的英雄行为。

他当通信员的时候，一天拂晓，驾驶摩托车去送文件，在急转弯时，突

然发现一个骑自行车的工人，眼看摩托车就要撞到自行车，门合不顾个人安危，猛然把摩托车向右摔倒，自己负伤流血，保护了对方的安全。

他当排长的时候，在洪水冲破渠岸的紧急关头，他用身子堵住决口，保护了公路、村庄和田园。

他当指导员的时候，一次投弹训练，一个战士不慎把手榴弹投到离自己身前只有5米远的地方，在这危急时刻，门合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扑在这个战士身上，保护了战友的安全。

9月5日，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日子，23年前的这天，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榜样。23年后的今天，门合，这个以张思德同志为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好干部，以他的英雄行动走完了自己闪光的一生。

为了宣扬他的英雄行为，中央军委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

军民情洒“连心路”

1980年4月底，某团外出执行任务归来。战士们放下背包一看，营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营具没有一件丢失，80多亩绿油油的菜地水饱肥足，长势喜人，连坏了的几眼机井也全部修好了。这是谁做的好事？原来，部队出发后，周围几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在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白天黑夜派出专人帮助部队看守营房，管理菜地。部队回来后，周围群众带着慰问品赶来了：张贺垒大队送来了一口大肥猪；宋家庙大队挑来了两大筐鸡蛋。战士们看到这一切激动不已。部队和驻地群众的这种融洽关系，最早是由一条公路建立起来的。围绕这条路，军民之间曾发生过一段曲折的故事。

部队是10年前移调到该地的。当时营区没有围墙，也没有现在这条公路。周围5个大队的群众上工、赶集都从营区内穿过。每一天从早到晚，营区内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牛马驴羊的嘶鸣声不断，来营区积肥料、拾柴禾的群众也成天不绝。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部队正常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成为加强营区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便于部队管理的角度出发，司令部的领导经过考虑研究后，组织有关人员做了三块木牌，上面写着“非部队人员车辆禁止通过营区”，分别插在了路口；同时指示各连岗哨严加管理，对不听劝告者送司令部处理。

有令即行。通过营区的道路卡断了。

周围的群众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禁令”感到很不理解。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上工、赶集就必须绕3公里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多数群众憋着一肚子气。少数群众不理这个茬，从猪圈、厕所边上照样进出。部队哨兵对于这些人执行命令，阻止他们进入营区。被“扭送”过的人回到村里便嚷开了，群众的火气也就越来越大。

一天下午，一位生产队干部带着几位社员来到3营岗哨前，说进城有急事，要从营区通过。哨兵坚持不让，双方吵了起来。最后那位生产队干部说：“你们不让俺进营房，俺也不让你们出营门。”说罢转身走了。不一会儿，他领着100多名男女社员，扛着铁锹锄头来了。他们在3营岗哨前挖了一条宽1米、深1.5米、长7米的横沟，切断了营区通往靶场、菜地和弹药库的道路。

这件事情惊动了部队和地方的上级。县、公社严肃批评了那位生产队干部，责令他带领社员把沟填平，到部队赔礼道歉。部队军、师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这个团帮助整顿。

刚开始，受到批评的干部战士感到委屈。为了帮助大家端正认识，工作组请冯家庙大队党支部书记吴金玉同志介绍了附近群众从营区内穿行的一段历史；解放前，这座营房住着国民党军队的1个炮兵团。那些如狼似虎的家伙，见老百姓就打，见东西就抢，群众谁还敢近营房一步？后来，解放军住进了这座营房。战士们经常到各个村庄帮助群众挑水扫地，送医送药。人民群众也经常进到营房里来，帮助战士洗衣洗被、修鞋补袜。天长日久，群众进出营房就习以为常了。再加上群众上工、赶集从营区内穿过去要近很多路，大家便不愿绕道而行了。

这一段历史在干部战士胸中掀起了很大波澜。群众从两种写队的对比中，认清了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放心大胆地在营房内出入，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当然，军营需要保密和正常的秩序，长期让群众自由出入也不是个办法。但是对于过去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应该与群众商量着解决，怎么能单方面采取发“禁令”，甚至“扭送”群众的办法呢？大家一致认为，群众“挖沟”是咱们“断路”给逼出来的，咱们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紧接着，全团官兵统一了认识。团党委成员们从思想上找原因：一是存在着“老大思想”，认为自己是部队，周围只是几个生产大队，没有必要去和他们商量研究。二是只考虑到部队的营区管理，没有考虑到禁止群众出入营区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困难及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部队领导深切地感到，一块“禁牌”切断的是军民团结之“路”，损害的是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根子就在心中少了群众。

找到了“病因”，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团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到周围几个大队听取批评，征求意见，并商量解决路的问题。最后双方商定：为了便于军营管理，在营区周围砌一道围墙；为了方便群众通行，沿围墙根修一条公路。

一个星期天，修路的战斗打响了。全团一齐出动，团里几位领导干部也赶来参加。他们从部队菜地里划出一条宽4米、长1200多米的的地面作路基。那位曾经带领社员挖沟断路的生产队干部见此情景很感动，立即带领社员赶来参加筑路。

有了新修的公路，社员上工、赶集再也不用穿过营区了。可是不久，干部战士发现，由于修的是土路，每当下大雨，社员通行很困难，再加上路面狭窄，汽车、拖拉机多了走不开。团党委决定把路面加宽到六米，把泥土路改成煤渣路。他们从30多里外的钢铁厂拉来了140多车煤渣，在路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还在公路两旁栽上了白杨和梧桐树。这条路有一段要从营区和家属院的两堵围墙之间穿过去，晚上黑古隆冬的。为了方便群众通行，团里在这段路上安装了六盏灯。群众给这条路取了个动人的名字：“连心路”。

从这以后，部队和驻地群众的关系更融洽了。当生产队种地缺少肥料的时候，部队就把自己的肥料送到田间地头。当部队种菜缺少种子的时候，各生产队的社员群众立即拿出自己的种子送到各连的菜地里。宋家庙大队马棚失火，二连战士闻讯奔赴现场，和社员一道奋战2个多小时，抢救出12头牲口，7万多斤马草。营区有几天停电断水，宋家庙大队的群众立即挑来一担担井水，送进各连厨房。

一条公路解开了部队和群众思想上的疙瘩，建立起了军民之间的新型关系，结下了军民双拥的硕果。现在，这里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喜人形势，军民“鱼水情”更加深厚了。

高原绿色“生命线”

40多年前的西藏，险恶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文化、闭塞的交通使那里的文明如同一片荒漠。今天，驻藏部队在这荒漠上建起了一片片绿舟，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创业歌。

当年，驻藏部队军人的创业就是从解决“吃”的工程开始的。第18军108人的先遣部队带着7天的粮食到达拉萨，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就对我军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企图赶走我们的部队，在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口号鼓舞下，政委谭冠三率领18军在拉萨河西岸的江柳丛中召开开荒生产动员大会，“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荒滩要菜”的口号响彻雪域高原，短短两个月里，高原的千亩荒滩第一次出现了千亩良田。然而那是怎样的艰难啊：风雪中，战士们用木犁、牛角叉耕地；寒夜里，战士们在地头点燃堆堆牛羊粪草，用火光和浓烟驱散霜冻……金秋，第18军的将士用汗水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千亩荒滩奉献青稞、小麦十万多公斤。

有了粮食，解放军终于粉碎了上层反动的势力妄图赶走解放军的美梦，广大翻身农奴也投来了信任的目光，而战士们也在战胜饥荒中懂得了创业的意义。

有一天，班长高明道受命带领全班到格西村建立生产点，碰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高原的太阳将麦苗烤卷了心，毛毛虫、土蚕又向麦苗发起进攻，如果对上级说放弃这片土地，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高明道和他的战友却牢记着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他们的职责。于是，他们开动脑筋，筹划了高原的第一座水利工程，经过百十号人在短短五天里的苦干，凌空架起缆绳，一排排悬空的油桶沿缆绳上上下下，一桶桶清澈的河水流到了庄稼地，麦苗泛绿，菜苗变青，格西村的群众见到这比求神还灵，就和战士们一起投入到了抗旱保苗的战斗中。这年，高明道班的生产点喜获丰收，格西村的粮食也多收了4成，国庆观礼台上，高明道见到了毛主席，献上了那束果实饱满的青稞麦穗和13公斤重的大萝卜，毛主席不住地夸奖“了不起，了不起！”不久，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写来贺信，勉励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藏汉团结，军民团结，为保卫祖国边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如今，驻藏军人已在生命禁区初步建起了“自我生存保障工程”，1983年，第一座大棚温室在日喀则诞生，如今大棚、玻璃温室已发展到1352座。1991年，高原“第一号种猪”在达孜农场培育成功，边防战士吃新鲜猪肉也不再成为难题，在高海拔地区种出了玉米，在“雪山孤岛”种出了高产水稻……世界屋脊种植、繁殖的成功经验写入了西藏的历史，130多项成果推广到地方，改变着雪域高原的传统生产方式，改变着藏胞几千年来习俗风范。

雪域军人创业，既有胆量，又讲科学，提起这，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亲身创造的那串串“高原一号”，千百年来，世界屋脊的藏胞养猪，放养三四年，体重仍不过百斤，被群众称为“耗子猪”。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王顺和大校面对部队吃新鲜猪肉的困难，萌生了一个念头：培育一个高原新品种，既适应高原气候，又能赶在短时间内催肥食用。试验的任务落在了达孜农场

场长蒋洪林的头上，这位开了 17 年车，从未与猪打过交道的憨厚肯干的大胡子，带着一名助手兴冲冲跑到四川内江畜牧中心拜师学艺，之后，挑选了几十头内江猪，美国杜洛克、丹麦白猪、乘火车，坐汽车，运到高原，与当地藏猪杂交提纯、组合，经过 4 年上百次探索试验，“高原一号良种猪”终于诞生了，这个新品种既适应当地缺氧严寒气候，又能在 8 个月内催肥到 250 多公斤，1992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的“高原养猪今亦肥”的标题做了报道，中国科学院几位畜牧业专家看了报道，激动不已，称这项发明是“西藏养猪史上的一次革命。”

驻藏军人的得意之作，何止一个“高原一号良种猪”。“高原一号葡萄”，高原一号小麦，高原一号玉米，高原一号水稻，高原一号鲤鱼，高原一号奶牛……

在这些崭新的创造里，驻藏军人懂得：在世界屋脊创业，要讲科学，用科学，又要有实干精神，驻藏军人把二者概括为一个公试：科学+实干=奇迹。

羊八井，战士称它为“蔬菜城”。建成 6 年，蔬菜生产创下 43 个“世界、亚洲、中国之最”，不能不说是这个公式的验证。

这个军区后勤部的生产基地，坐落在海拔 5000 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下，风力经常在八九级，冬春季节温度在一 20℃，在这样的环境里种菜，世界种植史上没有先例。

记者来到这个蔬菜城，远远望去，像一座白色古堡，那白色的石墙是挡风保温墙，来到墙下，墙高 2 米，宽半米，砌墙所需的几十万立方石块，全是战士们忍着严重缺氧从 20 公里外背回来的，这座总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的 11 座温室，地面的盐碱土，是在王顺和带领下由驻拉萨的几百名官兵，一筐筐背走，又从 10 多公里外把一筐筐新土背进温室的，为了解决水源，王顺和带领 40 名官兵，翻了 27 座海拔近 5000 米的雪山，从念青唐古拉山上找到了地下水，然后又在深达 2 米的冻土层下一镐一镐刨出了一条长达 10 公里长的地下引水渠，硬是让清澈干冽的高山雪水浇在了一簇簇绿色之中。

那一年，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友，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世麟到羊八井视察，听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将军顺手拔起一棵齐胸高的芹菜哈哈笑了：“你们也给科学插上了翅膀——这个翅膀就是高原军人特别能吃苦的革命精神啊！”

高原军人，正是用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科学之光普照雪山，于是奇迹接连不断地发生了：

日本巨峰葡萄株产 86 公斤，破世界纪录。

茭瓜株产 173 公斤，为中国之最。

茄子一个重达 3.77 公斤。

茼蒿一根重 4.8 公斤被专家称为“亚洲茄王”、“茼蒿王”。

39 公斤的南瓜、21.5 公斤的萝卜均为我国同类菜史上罕见，青椒，西红柿、小白菜等 13 个品种株产和亩产均比四川高出 1.3 倍以上。

在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哨所，外面风雪交加，而哨所里播种的小白菜却翠绿欲滴，羊八井蔬菜基地，一车车西红柿、青椒、黄瓜、豇豆、茭瓜正在启运边防……。

危难时刻

1981年夏，东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

7月27日夜，由沈阳开往大连的406次列车驶出许家屯车站不远，司机突然发现前方亮了红灯，同时传来执勤人员的呼喊声：“前面洪水淹没了桥座，马上退车！”司机赶紧急刹车。列车后退不远，司机发现了后方的红灯，又一个急刹车。接着，巡道员跑来报告：后面的涵洞被洪水冲塌，无法再退了！

车被困了。车上1800多名旅客万分焦急。

在暴雨的持续倾泻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洪水在黑夜里更加猖獗，前面的路基相继被冲塌。28日凌晨四时许，“轰隆”一声巨响，90多吨重的车头滑下轨道。洪水冲刷着路基向车厢扑来。车上旅客的生命面临死亡的威胁。

就在这关键时刻，列车长的面前出现了两个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军人。这两个军官，一个是铁道兵某部副连长巩建轩，另一个是某部医院副院长叶道云。强烈的军人意识和职业敏感使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巩建轩还把他所带的47名战士进行了集合。他们只等列车长一声令下便投身于与洪水的殊死搏斗。

看到解放军主动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列车长眼圈湿润了。他果断地组织了抢险救护指挥部和主要由解放军官兵参加的4个战斗小组，并下达了全体旅客马上下车的命令。就在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车尾一节硬卧车厢被洪水掀翻，45名旅客连同乘务员全被扣在里面。旅客纷纷砸碎窗户玻璃，有的爬出来后趴在车厢上，顺流漂去。

情势万分紧急。正当乘务员姜秀凤为45名旅客的生命焦虑之时，一位50多岁的大个子过来说：“乘务员，沉着点，我们想办法脱险！”小姜听了这位有着军人气质的老同志的话，问道：“你是解放军？”“是！”此时，从列车上也冲出5名解放军战士，涉水前来营救这节车厢里的乘客。

车厢漂游了百余米，被一个电线杆挡住了。车厢东边40米处是一座小山。在那位解放军干部的提醒下，小姜从车厢里捞出被单，撕成条，结成绳。一名战士和一名工人抢过绳子，跳进水中，艰难地爬上了山坡。旅客们沿着他俩拉过去的绳子，依次徒水跋涉。乘务员清查着人数，45名，一个不少。

与此同时，指挥部正在组织旅客下车。旅客在洪水前显得有些慌乱，争先拥挤着下车，结果反而使大量旅客堵在门口，大大减慢了下车速度。这时分散在各车厢的干部战士迅速疏导人流，帮助群众拎包裹，扶老携幼，很快使人们撤离了车厢。他们最后离开。

旅客们挤缩在一段200余米的高坡路基上，等待救援。洪水继续猛烈地冲击着。突然，一股激流把车中间的一段路基掏开了一道口子，缺口越冲越宽，悬空的铁轨颤抖着，车厢慢慢倾斜。眼看着就要路毁车翻了。这时“扑通”一声，一个解放军战士跳下激流，紧接着又有10多个军人和群众跳了下去。大家臂挽着臂，肩并着肩，用身体筑成一道人墙。坡上的旅客从车厢里搬来桌、凳，一些人涉水扛来树木、石头，筑成一道10多米长的“护坝”。缺口堵住了，倾斜的列车保住了。

雨越下越大。洪水凶猛地向着旅客集结的地方冲击。“救命啊！”一位站在树杈上的中年妇女，被一个巨浪卷进了激流。有个战士拼命划过去，把她救了上来。

列车长果断下达了转移的命令。“谁水性好，先泅渡过去，将绳子拴到

对面的山上，然后……”还没等列车长说完，人群中就响起了洪亮的请战声。某部汽训队几十名战士，解开自己的行李，拿着背包带，齐来请战。只见一位解放军战士，脱去了上衣、长裤，将提包往乘务员手里一递：“如果我出了事，请按这里地址通知我的部队。”说完，抢过绳子拴在腰上，纵身跳进激流之中。他向前刚游了几米远，一个巨浪打来，把他卷走了。旅客们惊呆了，呼喊着想拉绳子救人。当人们用绳子把战士拽回来时，只见他浑身泥浆，面色苍白，只有被撕破了的背心上还清晰地露着一个鲜红的“9”字。

洪水再猛，挡不住勇士！“9号”又跳进洪水之中，结果又失败了。当他第三次要下水时，旅客们的眼睛湿了。一位旅客递来一瓶酒：“喝点酒，暖暖身子吧！”“9号”战士喝了一口，转身又跳了下去。“9号”一会儿被洪水卷进漩涡，一会儿又冒出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搏涛击浪，在滔滔洪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那扬起的手臂每一次都拍打着旅客的心弦，千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水面。

“上去了！”对岸朦胧的山坡上，“9号”一踩一滑地爬上了山坡，终于把这根“救命绳”拴到了希望的彼岸。

沿绳渡水开始了。为确保老弱妇幼的安全，汽训队的几十名战士跳下激流，手拉手沿着绳索排成一列，减小了洪水冲力。旅客们紧贴着战士的身体，拽着绳子涉水。战士们泡在洪水里冷得直打颤，不少人的手脚被木头石块碰伤，鲜血直流。一位渡到洪水中央的老工人突然停住脚，朝后面跟上来的几位青年建议说：“我们换一下解放军同志吧，他们太累了！”战士们听了很受感动，更激励了他们的斗志。

7点15分，旅客全部上了岸，战士们才最后撤离。

406次列车在洪水中搏斗了7个多小时，军民齐心协力战胜了洪水。全车1800多名旅客都安全脱险。这是一个奇迹，是军民团结战斗的结果，是英雄的解放军官兵无私无畏、心系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生动体现。

中国航天人

中国西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天高地远，苍茫一片。

在通向发射场的公路旁，耸立着一座状似火箭发射架的指向天空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这是聂荣臻元帅当年的亲笔题词。陵园里长眠着从将军到士兵，为中国航天事业光荣捐躯的500名烈士。他们是中国航天人的代表！

1992年5月28日，共和国最后一名元帅，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在他病重期间，尽管江总书记也叮嘱工作人员要对他“报喜不报忧”，但他最后还是知道了“澳星”首次发射失利的消息。这位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将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地方选为安身长眠之处，从中透露着他对航天事业何等的期待！他，是带着对事业未竟的遗憾来这里永久宿营的。

中午时分，运送元帅骨灰的专列到站。列队迎候的上万名官兵、职工、学生、家属，将元帅送至陵园。在那一座座肃穆的墓碑前，元帅也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一个个部下与士兵：

孙继先将军，基地第一任司令员。长征时曾亲自挑选和带领17勇士抢渡

大渡河。50年代末；又亲自带领千军万马建设共和国第一个火箭基地；王来，在一次试验任务中抢救战友时，自己全身着火，为保护充满液氧的设备不被引燃，向远处跑出32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胡文全，高级工程师，几十年来，全身心地投入火箭事业，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我们在电视屏幕前，注视着火箭腾飞的壮丽画面时，我们也一定会感受到英灵们的燃烧与呐喊！

当代中国，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虚幻的阿拉伯数字“8”仅仅由于在南方与“发”谐音，近来成为最抢手的吉祥号码。大到股市开张，电台开播，小到饮食起居，婚宴访友，“8”竟时髦到生死兴衰的神奇地步。

然而，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片国土上，在西北，在这里，“8”的命运却截然相反。1992年6月20日，发射中心召开了一次“长征二号丁”发射任务技术研究会议。席间，李元正主任在谈到发射窗口时，就航天部拟定的“8月8日——8月12日”，笑了笑，他说：“这个日子不吉利，有句老话说‘七上八下’，我看，要么七号打，要么九号打，避开这个‘8’字吧。”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一片会意的笑声，无一异议。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迷信，在这些看似幽默的背后，反映了航天人最殷切的愿望。当然，也从中透露出从事高尖端高风险事业的人们普遍的紧张心态。

航天发射不是放鞭炮，尤其是承揽外星的发射任务，事关国家荣誉，对刚刚步入国际空间商务活动的中国航天人而言，他们肩头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此时，中国航天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二次发射，二次失败。只有少数几个内部人士才知道，“澳星”发射前，阿里安公司早就在私下准备了另一份合同，等待中国失败后挺身而出，充当老大。对休斯公司和“澳星”公司来说，他们也面临着或破产或市场萎缩的危险境地——而所有这些可怕的风险，都作为巨大的压力，及时传达到了中国航天人的身上。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位于中国西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异常紧张地准备着“长征二号丁”发射任务。“确保安全、确保成功”，扭转不利局面，减轻西昌再次发射的压力，这一点，上至最高决策层，下到普通参加试验人员，都已充

分意识到了。在北京开会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胡世祥对李元正主任说，你们一定把这一发打上去！——可以理解这一段时间里，因“澳星”首发受挫，胡世祥收到的责骂信都得拿麻袋装。压力，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

外面的世界好精彩，自进入7月份以后，内地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巨奖销售大战。南京中央商场两条巨幅标语从楼顶飘垂而下，“38万巨奖恭候您！”“20元购物，两次兑奖，住房轿车，实现梦想！”北京、上海、太原、西安，商战此起彼伏，从南到北，人人都红了眼赚钱发财。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们对外面五花八门的变化似乎浑然不觉，他们正夜以继日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火箭发射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状态，发射场中有几幅醒目的大幅标语，不过，内容与内地常见的“一路发，168”“90年代要发发发”之类的广告不同，这里依然是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提出的16字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佛经上说，人被76种欲望所迷惑，而这里的人现在只能保持一种愿望——把卫星送上

去！

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捧回了 16 块金牌，一时间，社会各界出于各种目的，令金牌得主们殊荣与重奖双丰收，而紧接着连续发射成功的“长二丁”和“长二捆”，以及稍后一些的“长二丙”，被普遍认为是意义更大的金牌，但有多少奖金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年将三颗星送上太空，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补贴，而且还出现待遇上的“赤字”——参试人员普遍不能正常休假，甚至在 7、8 月份大戈壁最酷热的时期，每天中午都要提前一小时上班。有位女技术员婚后几年未孕，好不容易怀上了，正准备休假，但任务进场，岗位上离不开，只好忍痛做掉了已二个月的胎儿。“长二丁”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来基地视察，也为中心人员的精神风貌所感动，回京后立即找有关方面，说边远基地生活很苦，要关心基地，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首先对航天人解囊开奖的，是我们朴实忠诚的农民——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的 1100 位农民，以 10 万元人民币奖励航天科技人员。

科技人员，尤其是作为航天事业承上启下的中坚的中年科技人员，他们是中国航天人的骨干，却多数患有疾病，光在“长二丁”和“长二丙”发射期间，就有二位专家倒了下来。

8 月 9 日，“长二丁”一箭冲天，当晚，51 岁的高工王瑞昌因劳累过度突然昏倒，抢救无效而永远离开了自己钟爱的航天事业，而他早就患有高血压病。

8 月 22 日，“长二丙”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54 岁的女高工突发脑溢血，从此再没有醒过来。这位女专家已有 10 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临来时，领导有顾虑，劝她别来，但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想最后再参加一次。以前，每次发射她都参加了，这次，她只想为自己的一生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蒋竹君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丈夫也是一位航天专家，两个人为了自己所挚爱的事业，常常天各一方，就在她发病后，人们竟然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她远在外地出差讲学的丈夫。他们一生未育，领养了一个女儿。那天，女儿从北京赶来，一进病房，就连声呼唤：“妈妈！妈妈——”，令人惊奇的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蒋竹君，眼角竟然淌出了两滴晶莹的泪水，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心酸泪下……。

还有多少个积劳成疾的王瑞昌和蒋竹君？！

10、9、8……4、3、2、1 轰隆隆，——巨大的火箭擎着卫星，起飞，转弯，消失在太空。

几分钟后，从北京，从西安，从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传来了卫星准确入轨的消息。

鼓掌、欢呼、拥抱、笑声、泪水，航天人只有在这一刻，才能忘情地放纵一下自己的感情，体验一下自己所付出的生命的回报……。

壮哉！中国航天人！

为了祖国的明天

1993 年 12 月 10 日这天，在宁夏军区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聚集着驻宁

夏部队所有团以上单位的领导，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一部名叫《救救孩子》的录像带，成了这次会议的开场白。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在跳跃，闪烁着，在坐的将校们无不为之动容。是啊，这已是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实施的第9个年头了，而在陕北毛乌素大沙漠南端的横山县，那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啊！贫瘠的土地，恶劣的环境，至今仍有15个乡仍然未能普及6年义务教育，失学的儿童达1.7万多名，占应入学人数的46%。

电视里不断传来解说员令人沉重的话语，只见在艾好峁乡一个叫牛永忠小学的地方，所谓的学校，只是一孔破旧的土窑洞，学生们在“教室”的地面上挖出一条条土坑，坐进去，地面就成了课桌……

在宁南六盘山区的西（吉）海（原）固（原），至今仍有1.77万名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在学校的大门外徘徊，当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79.5%，现有的中小学，不少是根本就没有校址的“教学点”，而老师，也根本连三角板都未使用过，不是他们不想使，哪有必须的教学经费啊？！学生们连真正的国旗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在学校搞什么升旗仪式了，一些学龄儿童甚至不知道祖国的首都在什么地方。

固原县教育局局长余秉会说：“全县一年财政总收入为1500万元，而全县正常教育经费则需1700万元！”民以食为天，上学与糊口孰轻孰重？西部孩子的心田更干旱，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本应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传出朗朗读书声，他们又是明天的太阳，谁来托起西部的太阳？

片子放完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邢世忠中将的呼吁振聋发聩：“把部队同志发动起来，救救孩子！我提出一个号召：每个干部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次酒，每人拿出40—50元钱，救助一个孩子……”

横穿西海固地区银平、宝兰公路沿线的地图上，迅即被标上了一个个小红点，那是一个个由部队挂钩援助的希望小学，它像一缕缕温暖的春风吹向了毛乌素沙漠。

某给水团政治处主任王言进当晚就向团党委汇报了会议精神，翌日，全团动员，当天就收到了官兵捐款4058元，接着，他们又筹办了价值1.4万元的课桌、教具和体育器材，由王主任亲自送到几百里外的固原县头营乡胡大堡小学。

邢世忠司令员返回兰州后，心中一直惦记着西海固的孩子。18日，他与夫人柏光兰联名给宁夏军区政治部发去一封充满深情的电报：

“我们住在兰州，但心里惦记着西海固地区的失学儿童，现寄去500元钱，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壮举，预祝你们发起的支援西海固地区希望工程的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将军的示范激励着所有官兵和干部，一个月内，驻宁各部队便捐款14.5万元，捐助各种物资价值13.68万元，原固原军分区政委表盛铭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驻宁部队救助西海固失学儿童的消息后，立即以烟台干休所的名义寄来300元捐款。宁夏军区干休所的老红军、老八路们，一天内就主动捐款8264元，表达了革命前辈对祖国下一代的拳拳爱心。

回族少年马生民，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走路而失学，某部战士闻讯，及时伸出友爱之手，大家每天轮流背着他到七八里路以外的学校去上学，从春天背到冬天，从小学背到初中，他在初中毕业时写了一篇题为《解放军叔叔背我2万里》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马生民学有所成，

使当地群众悟出一个道理：有了文化、残疾人也有用。目不识丁，健全人也白搭，马生民所在的学校，讲文明做好事蔚然成风，同学们面向队旗、团旗宣誓：学习解放军，做革命接班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反过来加深了成年人对希望工程的理解和支持。目前，《义务教育法》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随希望工程的实施在一些偏远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部队并不富裕，但官兵对希望工程的援助都异常慷慨，当年元月11日，朔风凛冽、彩旗招展，4辆满载158套课桌、6个讲桌、一台彩电和各种体育器材、教学用具的卡车，在某师政委范兴明的率领下，驱车数百里，到达海原县李旺乡杨堡小学，海原县党政领导，杨堡小学全体师生以及自发来欢迎的800多回族群众，冒着严寒，夹道相迎，老人说，这是解放40多年来当地最热闹的一天。

这4车物资，对该师子弟学校来说，几乎是奢侈品，他们的许多课桌已经陈旧待修，但师领导还是决定先把钱花在山里娃身上。

在新疆阿拉套山二卡咎河流，分散着维、哈、蒙古各族游牧群众，他们逐水草而活，因季而陟，子女无处上学，只能数石子计数，某边防站紧缩开支，筹措资金，置办桌凳，又腾出两间营房，于1984年7月开办“牧民小学”，每周一、三、五为牧民子弟授课。由于孩子们不懂星期的含义，边防站便以升旗为号，见到红旗升起，孩子们便从四面八方来到学校上课。……边防站办学10年，接纳学生240名，其中50人考取中学，结束了当地群众结绳记事的历史。

宁夏军区某团，因移防新址搞营建，连队生活设施尚未配套，机关一直还没达到每人一张办公桌。尽管如此，全团干部、志愿兵仍捐款1万多元援助固原三营镇华坪梁小学。为学校配置课桌，买了一架风琴，解决一套音响，送去一面国旗。该团副政委张忠义说：“看到那些没有见过国旗的孩子站在国旗下，没听过国歌的孩子跟着风琴学国歌，我们再紧一点也值得！”

作为大西北的军事统帅部，兰州军区机关从1992年以来，先后出资52万元，分别援助陕西延安、甘肃庆阳、宁夏盐池、新疆疏勒等地的“希望工程”，第一所“孤儿完全中学”在兰州、新疆、南疆三级军区援助下于疏勒县建成，当地各族群众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着同一个心声：“解放军，最可爱的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全社会都把“希望工程”挂在心上的时候，爱的洪流便会化作润物如雨，浇灌所有失学儿童干渴的心灵，将祖国西部的太阳从雪山从草原从黄土高坡从大漠腹地高高托起！

英雄的足迹

1978年4月9日下午1点40分，天山深处的哈希勒根冰大坂突然发生雪崩，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碎块从山上呼啸而下，正在这里指挥抢修天山公路的基建工程兵某部副区队长姚虎成，不幸被冰雪洪流吞没了。当战友们把他抢救出来时，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只有他手腕上的那块“天山牌”手表还在“嗒嗒”作响。听到这声音，人们不禁想起姚虎成生前争分夺秒忘我工作的一幕幕动人情景。

东西走向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把新疆分隔为南疆和北疆。沟通两疆的交通运输，对于加速边疆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极其重要

的战略意义。1974年5月初，姚虎成和战友们奉命来到这里，投入了修筑天山公路的战斗。

这条公路横贯天山，跨深涧，越冰河，攀过几个冰大坂。这里气候恶劣，许多地段石质破碎，经常发生塌方、雪崩和泥石流，工程的艰巨程度是我国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困难何所惧！姚虎成在日记中写道：“正因为边疆条件差，所以，更需要我们来建设！”他经常和战友们一起，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打炮眼，排烟尘，出石渣。绿军装冻成了银铠甲，大头鞋结成了冰疙瘩，也毫不在意。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患上了关节炎、头痛、耳鸣和眼睛淌泪等病症。部队领导同志和医务人员劝他下山进城治疗，他说啥也不肯，始终坚持奋战在深山峡谷。

197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姚虎成作为部队代表参加了观礼活动。通过观礼中的所见所闻，他对新疆了解得更多，爱得更深了。各族人民是那样纯朴勤劳，土特产品是那样丰富多样，还有那富饶的矿产资源。难怪霸权主义国家早就垂涎三尺！赞叹之余，姚虎成越发感到尽快修成天山公路意义有多么重大！

观礼期间，地方政府专门为代表们准备了一些土特产品，姚虎成别的啥都没要，只买了一块“天山牌”手表。对此，不少人感到奇怪。莫非他也要开始置家当啦？然而，看看他那用口罩纱布自做的手绢，那补了又补的床单，那用沥青堵住漏洞的脸盆和那因破旧而剪短袖子的衬衣，使人困惑不解。有人要姚虎成把这块表转让给自己，他就是不答应。这又使人感到意外：姚虎成对自己一向克勤克俭，对同志却慷慨大方。他曾先后为帮助战士解决家庭困难，支援灾区人民和家乡建设捐献了自己积攒起来的1000多元，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小气了呢？后来，还是实践解开了这个谜：他珍惜的不是手表，是时间！

打导沿，放炮台，烟尘一时排不出去，姚虎成看看手腕上的“天山表”，急不可耐，脱掉棉衣，冲进洞内，扇风排烟。战塌方，姚虎成连续四十二个小时没有合眼，同志们逼着他休息，他摘下“天山表”交给通信员，叮咛他：“半个小时后一定叫醒我”。抢被复，姚虎成连吃饭也怕耽误时间，嘴里嚼着馒头，眼睛还盯着“天山表”，经常没吃饱就匆忙赶往工地。党的“十一大”即将召开，当选为大会代表的姚虎成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大家催他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开会带的东西。他却说：“这一去就得一个多月，还是让我抓紧时间多干一会儿吧！”就这样，他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早才离开工地。

姚虎成常说：“干社会主义跑步也嫌慢！”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总是竭尽全力，大干苦干。

随着施工的进度，空压机、推土机等筑路机械急需往前运，但是，一道山梁拦住了去路。上级要求7天之内炸开山梁，开辟一条四、五十米长的拉槽。当时担任排长的姚虎成和战士们接受了打炮洞的任务。在直径不到一米的洞内作业，身子转不开，抡锤掌钎都得跪着、趴着，越往里边打越困难，空气稀薄，马灯不亮，还直冒青烟。人进洞内一会儿，就熏成个“五花脸”。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三班倒，姚虎成却经常“连轴转”。有一次，他连续战斗了31个小时，由于疲劳过度，加之高山缺氧，先后四次晕倒在洞内，醒来后连休息一下都不肯，继续坚持干。7天的任务只用5天就完成了。姚虎成精疲力尽，返回营房时，虽然只有一里多路，做却歇了三、四次。望着他的身影，同志们说：姚虎成干起活来像个赛跑运动员，总是用尽全力跑过“冲

刺线”。

公路修到了海拔 3500 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坂。哈希勒根，蒙语的意思是“此路不通”。这里，高寒缺氧，到处是两、三米深的积雪。姚虎成本来就患有的头痛症发作得更厉害了。正在这时，装载机出了故障。姚虎成看到出渣速度慢了下来，心急如焚。他忍着病痛跟修理人员一道检查毛病，没有配件，就四处寻找，找不到，就想办法用其他东西代替。在抢修装载机的两天两夜中，别人换了 6 个班，姚虎成只休息了 6 个小时。装载机终于修复了，慢下来的速度又快了起来。

姚虎成身先士卒，大干若干，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甩开大步，向前迈。同时，又不忘带领战士并肩前进。他发现那个战士情绪不高，总是要找他谈心，是思想问题，就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是实际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高山气候，水烧不开，饭做不熟，面条下到锅里就成了糊糊。他和炊事班的同志一起研究适应高山特点办好伙食的办法，保证干部战士吃好，精力旺盛地搞好施工。就是在“四人帮”疯狂攻击搞生产是“唯生产力论”时候，他也不信那个邪，对施工敢抓敢管，带领部队战“妖风”，顶恶浪，创造施工高速度。几年来，他所在的区队年年提前完成任务。大家都说：这与姚虎成“火车头”作用发挥得好是分不开的。

哈希勒根隧道进入了紧张的被复阶段。为了保证先头部队所急需的施工器材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必须打通盘旋在哈希勒根冰大坂上被冰雪和土石埋没了许多地段的“之”字形便道。姚虎成带领两个班担任了这项工作。

便道坡陡，雪深。曾发生过雪崩，在这里打眼放炮，推雪辅渣是很危险的。然而，姚虎成深知，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没有革命先烈那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是不行的。作业中，他胆大如虎，一会儿装药点炮，一会儿指挥推土机推雪，始终走在最前面。经过 3 天苦战，便道抢修出来了一大半。

1978 年 4 月 9 日，姚虎成一行一大早就上了便道，他们铲雪推渣，一直干到下午 1 点半钟。这时，姚虎成让大家回去吃午饭，自己和两名推土机手留下继续清除积雪。正当他们快要推完最后几堆积雪时，突然从冰大坂高处传来一声奇异的声响。推土机手黄君德疾呼：“雪崩啦！”瞬息之间，冰涛淹谷，雪浪排空。“不要怕，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姚虎成的话音未落，冰雪已经猛扑过来，把他吞没了。

姚虎成牺牲时，年仅 28 岁。人们在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清理烈士遗物时，看到他学习《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文的体会中曾写下这样的誓言：“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贡献一切”。姚虎成不正是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吗？

姚虎成入伍 7 年多，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八次，被树为全军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和基建工程兵的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一大代表。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又给他追记了一等功。1979 年 2 月 20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

南海不会忘记

在广袤浩瀚的南海，有一群耕海拓荒的人们，他们在这片蓝色国土上，

从东起汕头出海口，西至广西北仑河口，南到西沙、南沙群岛上，创造了一系列人工艺术杰作——军港、码头、机场、船坞、灯塔、高脚屋，他们就是海军第8工程处的工程兵。

海军第8工程建筑处的前身，是海军第三建筑总队，后改为工程二处，隶属南海舰队。1964年二处随舰队机关从广州迁移湛江。走下火车的当天，工程队齐装满员——47名工程兵，带着仅有的汽车和两台搅拌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广西白龙尾半岛，揭开了南海海军工程兵艰苦的创业历程。

那是一个充满真诚的年代，真诚热爱着海军工程事业的工程兵和民工们，靠炸山凿石，肩挑手提，靠豁出命来干，拉开了海军码头业的强弓硬弦，住草棚、睡地铺、喝凉水。事隔30年，第一任处长王亚辉仍然记得在大腿上一掌拍死7只蚊子，肩膀上的皮，揭下一块有巴掌大。一年后，舰队黄副司令到白龙尾视察，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巍峨的码头，敞亮的油库，崭新的营房，还有王亚辉十个抠烂了的手指。……将军震惊了，从不轻易启齿表扬下级的他脱口赞叹道：“奇迹！”

接着王亚辉作处长的是康英，一张国字大脸，一对鹰眼，很粗的眉毛，很大的耳垂，很亮的嗓门，很魁梧，很豪爽，很坦率。他作处长之初，中国海军的051型导弹驱逐舰下水了，有了大舰，却没有大码头，租用地方码头、挤压了地方的航运力不说，租金也极贵。如果租用三年码头，就可以造一艘新舰了，国防费，流水一样流进了非正常的渠道。康英找到当时的舰队司令张元培说：“司令员，我心痛！我给您立个军令状，我来造码头，造不好，您砍我的头。”张司令凛然一笑：“我就等你这句话，钱嘛，我一个星期给你要来3700万，三个码头，一个油库，还有配套设施，全在里面。”

那是1971年初，“唯生产力论”让文革的钢鞭抽得体无完肤了。康英却偏偏在工地上竖起“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牌子。好心的战友劝他说，部队讲副统帅的“四个第一”，你提个“质量第一”，不是寻上门当靶子吗？康英回答说：“当靶子咱也当个‘有质量’的靶子，建码头不讲质量，军队不讲质量，打起仗来军队才是个烂靶子！”

接下来康英过了四道关。他过的第一道科学关是码头预应桩，其中有个钢筋的预应力问题，在材料力学上也是个高深的学问。在国际国内都要请高级专家计算。然后让技术娴熟的七八级工匠付诸实施。康英四处取经，到处找书读，带领手下的工程兵，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试验，把钢筋在各种温度下的预应力摸了个透，用600标号的水泥制出了混凝土，制成了预应桩。第二道关是油库渗漏关，按原计，码头边只建一座6000吨的油库，康英向司令员建议道：“建两座吧。海军的日月长着呢。一座肯定不够用。”司令员说：“那就500万，你给我建两座油库。”其实这时候那座钢板防渗漏的油库已建得差不多了，500万也花去了多半。康英就发动大伙群策群力，土法上马，用石头、水泥代替钢板供墙壁勾缝批挡。经过精心施工，终于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使这座油库与另一座利用钢板防渗漏的油库一样出色，历经20年的考验，而且最后还上交了10万元。第三关是导弹防潮防锈关。那时，导弹尤其罕贵，放进仓库，要求无灰无锈无潮湿，要万无一失，为了解决洞库封存的技术难题，那些天工程处上上下下想胀了脑袋。后来终于用“四面自然通风”的绝招解决了难题。导弹终于可以安家落户。第四关便是船坞淤泥关。经过大胆设想、谨慎求证，8处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将船坞位置向海面

后退 10 米”的方案，虽然冒了很大风险，但是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过了这四关，8 处人腰杆子硬了，胆子壮了，心劲足了，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远海工程。

西沙群岛。那是一片美丽而富饶的海洋国土。同时也以明礁暗石纵横交错旋风漩涡险像环生著称于世，1950 年——1978 年，就有 30 艘中外舰船在西沙海区触礁沉没，一条接通大洋与大洋之间的黄金海道，变成了船舶航行者谈则色变的“死亡地带”，于是只好纷纷绕道。早在 1972 年国务院就动议耗资 3400 万元在西沙建两座灯塔，动议到了交通部，大伙议来议去，把握不大，没敢承接。1974 年西沙海战之后，群岛整个回归了祖国。动议再次提了出来，交通部还是摇头，他们的苦衷是难言的——“臭老九”关的关，押的押，谁来设计，怎么施工？何况又是在远离大陆千余公里的大海上！等到 1978 年，康英腾出手来了，“都不干，我们海军干，工程 8 处干。我们不要那 3400 万，只要 140 万”。总部和海军首长命令：“要干，就干好！从设计到施工，5 个月内完成。”工程处上马了，义无反顾，他们的口号是：要创造一个“8 处速度”。于是 8 处兵分两路。一路进厂预制构件，一路启程开赴南沙。凿礁挖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西沙灯塔工程。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不知道苦和累，都豁出去了。当时的测量技术员，现在的 8 处副处长吕文德说：“那个工程下来，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不认识了——黑瘦得变了形。”两个月后，1978 年 5 月 1 日，季风潮到来之前，两座高 20 米的灯塔屹立于西沙海面上。新华社配以图片向全世界宣告：“死亡之海的历史结束了。”

灯塔照亮了大海的航路，也照亮了工程 8 处的前程。从此 8 处以建港铁军的美誉名震南国海上工程界。

1987 年，南沙群岛，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政府决定在南沙永暑礁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为全球海洋气象组织提供资料，为过往各国船支提供航海保障。为人类开发海洋服务，在茫茫大海，没有任何依托的水下礁盘上耸起人工建筑，在中国海上工程建筑史尚属首例，大处大显身手，于是中国海洋工程史记下了这样一群功臣的名字：

二等功臣沈时聪。他当时是 8 处的处长，南沙建站工程的总指挥。87 年 2 月，施工队初到南沙就遇到连续 20 多天的大风大浪。他冒死带领三名设计人员，驾着小艇，闯进礁盘腹部实地考察，并根据风向流速，礁盘深浅，重新制订施工方案，每当爆破炸礁的危险时刻，他总是一马当先，他第一个走下高温高热的船舱。从深深的船底把炸药一包一包扛上来，和炸礁队员一起把它们布设在沙滩上。在施工现场，脚下珊瑚沙表面温度高达摄氏 60 度。180 多个日夜下来，沈处长成了“南沙第一黑”的黑人处长。

一等功臣林书明。当时，林书明是施工队长，是他一跃，从小舢板上第一个跃上华阳礁，插上了五星红旗，他领着工程兵在华阳礁上筑起了第一代高脚屋，五下南沙，他在工地度过了四百个日日夜夜。身患胃溃疡、关节炎、骨质增生的林书明，是靠喝稀饭挺过来的。

一等功臣“铁骨硬汉”志愿兵裴伟学。坚守华阳礁时，大海在六七级的大风中涨潮了，他与林书明等人一道，半身浸在海水中 20 多个小时，为了照顾体弱的林书明，他硬是让林书明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在炎暑礁工地，在没过颈的海水里，他扛着 150 斤一捆的竹子，踩着珊瑚丛，顶着风浪，一口气

来回五趟走了五个小时，他的双腿被珊瑚刺“咬”了30多个伤口。为高脚屋立桩，他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抡起18磅的铁锤，一气抡了400锤，打断了6根钢钎，同时创造了南沙月掉肉最高纪录，一月体重减少8公斤。

一等功臣“工地铁汉”张雅政、二等功臣，1990年渚碧礁工程总工程师林亚和……

他们是一群树起了海洋大碑的人，他们执著地一次又一次开启中国海洋事业的大锁。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铸碑的过程中倒下了，像白沥岛工程的11位烈士。他们死于排险，死于塌方，把殉难的躯体像种子一样种进了国防工地上。那些碑很小，碑文也很简单，只写上了“黄道友烈士之墓”、“余和衡烈士之墓”……可他们铸造的南海工程之碑都很大、很高，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南海也不会忘记。

双手托起通途

重庆市的向阳山，像一头雄狮横卧在火车站与牛角沱之间，成为阻塞南北市区交通的“卡口”。这里只有一条60年代修筑的只能单向行驶的旧隧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庆市的经济飞速发展，车辆也大规模增加，原有的单条隧道已满足不了需要，每年因交通阻塞造成的损失，就达200万元以上。鉴于实际情况的迫切要求，1984年，重庆市委作出决定，在旧隧道旁修一条能并行3辆卡车的新隧道——向阳二号隧道。这当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由谁来承担这副不轻的担子呢？

向阳二号隧道工程地质结构复杂，断层、裂缝和破碎带连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北端有55米长的松散回填段。要打通这条隧道，随时有塌方的危险。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硬骨头”工程。

关键时候，当然得看解放军！

1984年10月，驻重庆市部队近千名指战员在重庆市人民信赖目光的注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施工现场。

每每入夜，美丽的山城在华灯的照耀下更显得妩媚多姿，嘉陵江水，映出了一对对情侣的情影，长江桥头，一片片笑语欢声。而这里，向阳山的工地上，有的只是钻机的轰鸣，钢钎的叮当，千名解放军官兵正在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一曲壮丽辉宏的奉献篇章。

工程复杂，技术难度大，刚开始，“拦路虎”就一个又一个出现，面对举步维艰的工程，工地技术组的五位同志心急如焚，一个个的嘴上都火泡丛生。他们分头到全国各地调研求教，马不停蹄地跑了成都、河南、河北、北京、沈阳等10多个省市的院校、研究所、工程建筑单位，但都毫无收获。当时，国内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可查。怎么办？

只能靠自己！

接下来便是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讨论验证，这五位年龄差异悬殊、身体素质迥异的男子汉都成了钢浇铁筑的人儿。他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唯一的话题就是工程方案。终于一套可行的方案在他们那间低矮潮湿的工棚里呱呱坠地了，而他们也像听到了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母亲一样欣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们太累了。该睡上3天3夜了。组长张昌密不情愿地躺在医院

的病床上，看着吊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顺着导管流进自己的身体。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身子骨儿再不能和以前相比，才五天没睡觉就撑不住了。“唉！”他禁不住长叹一声。床边的老伴儿，轻抚着他本来就少，经过这些天的“浩劫”几乎掉光了的头发，埋怨而心疼地望着他：“干起活儿来不要命，你以为自己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呀！”他理解老伴儿的埋怨，更感激这位同他风风雨雨几十年、一直支持他、照顾他、从无怨言的老同学。他用那支没有输液的手紧紧握了一下老伴儿的手。他想告诉老伴儿：“正是因为我在一日日衰老，才更迫切地希望再多干点儿事儿，要不，怎么能对得起身上的绿军装！”

工地上，有两个被称为“掏心战术”的作业面，是从旧隧道中开两个大洞，人进到向阳山的腹腔里向两头掘进。这里每小时要通过700多辆汽车，洞内噪声严重，烟雾迷漫、怪味刺鼻。我们的子弟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日没夜地苦干着、流着血、流着汗。

要说不苦，那是假话，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喊累，因为大家都不愿对不起身上凝聚着人民重托的绿军装。

工兵3连连长陈锡华，号称“虎将”，他家在农村。开进工地前，正赶上他休探亲假。他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均已年迈，妻子也卧病在床，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得回家抢收庄稼。这回，他也如期买好了返乡的车票。可就在他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赴重庆执行援建的任务，他便毅然放弃了探家，带领全连干部战士按时赶到了工地。后来，家里来信说：村里的乡亲们知道了他的情况，都向他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全部庄稼都及时收割完毕，没有损失丝毫。陈锡华感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他告诉自己要报答这些可爱的人民，只有好好干，拼命干。元旦前夕，连队浇灌南侧墙，偏偏这时他的哮喘病发作，咳嗽不停。战士们心疼他，劝他：“连长，你休息一会儿吧，我们知道怎么干。”他却说：“你们都这么干，我闲不住啊！”他冒着风雪严寒，同战士们一样大干，整整48个小时没合眼，直到浇灌结束。

生活常常会使人必须作某种选择。当一边是应有所有的“安乐窝”，一边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你该往何处投足？假如惬意的生活和祖国的需要同时向你招手，你理想天平的法码该投向哪一边？工地上的指战员们用实际行动回答着这些问题。

某工兵营医生李魏洁的叔叔在国外居住40多年，经营着1万多亩的橡胶农场和几个工厂。回国探亲时，他看到侄儿精明能干，而自己又膝下无子，就真心要李魏洁出国去继承家业。面对叔叔的真诚关爱，面对父母的苦口婆心，李魏洁陷入了沉思。他清楚自己正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他更清楚答应叔叔意味着怎样的大富大贵，而拒绝的结果则是艰苦和清贫。

久久思索后，他平静地对叔叔说：“我不能去，部队需要我！工地需要我！”

叔叔怀着失望和不理解的心情走了。李魏洁则坦然地走向了工地。

后来，叔叔听到军队减少员额100万的消息，又来信请他出国。当时，李魏洁只要写一份转业报告，很容易被批准的。但是他没有，而且铺开纸，写了一封信，连同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寄给了叔叔。他真诚地告诉叔叔他离不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入伍16年，是组织培养他入了党、送他上大学。他的知识技术是党给的，理应献给军队和人民，他要对奋战在工地的战友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两个月后，叔叔回信了：“阿洁，你的信我连看了几遍，

以前我不了解你们，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军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作为这支强大军队坚强后盾的则是中国的民魂，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我彻底想通了，支持你安心服役，如果条件允许，我也要为祖国的建设出把力。”

叔叔的来信，也使李魏洁受到教育，工作更加勤恳。每天从早到晚，他不是身背药箱到工地巡诊，就是下厨房检查卫生，防病治病。由于他的工作做得周到细致，施工以来，工兵营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因病住过医院。

生活中有欢乐，也会有悲伤，有喜讯，也会有愁云。

5月2日晚上，施工进入最紧张的时刻。一位面容憔悴，50多岁的老大娘步履蹒跚地来到工地。整个工地正处在热火朝天的繁忙中，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无奈地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恋恋不舍、踉踉跄跄地离去。

迎面走来一个战士，热情地问她：“大娘，您有啥事？”

“啊，我的儿子文天国在这里施工，我想看看他，但工地这样忙，就不打扰他了。”

“这哪儿行，您大老远儿跑来，还是见见吧。您先到我那里住下，等小文下了班，我再去叫他。”

第二天上午，小文见到了两年多没见面的母亲。母子相见，该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可是小文工作正值紧要关头，便匆匆安置母亲先暂时凑合住下，打算等这段忙过去，再好好陪她。

在母亲欲言又止的无奈的目光里，小文赶回了工地。

小文不知道，母亲的肝硬化已到了晚期，她在感觉到死神渐渐走近的脚步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独生儿子，再像小文小时候那样轻轻地把他揽在怀里给他讲死去的父亲的故事。可是她知道儿子的工作紧张，她不愿意耽误他。于是，她没有写信告诉儿子，便偷偷地踏上西行的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赶到工地来了。

终于见到了儿子，可儿子太忙了，忙得竟粗心地忘记了问问母亲突然到来的缘由。她不怪自己的儿子，因为她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孝顺最懂事的好孩子，都怪他太忙了。她不怪他！

见到了母亲的小文心情愉悦得像天上悠悠的白云。他太爱母亲了。他盼着赶快忙过这一阵，好好陪陪母亲。想着母亲慈爱的面庞，他干活更卖劲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第三天中午，他刚端起饭碗，那位接待他母亲的战士突然跑来说：“天国，你母亲她……她……去世了。”

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小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跪在母亲身边，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然而，他懂得，人死不能复生。如今孝敬母亲的唯一办法，只有忍住悲痛，把本职工作干得更好。

当天下午，他送母亲的遗体火化以后，就连夜把母亲的骨灰送回了老家。处理好善后工作，很快就赶回工地，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钻机的轰鸣响彻云天，千名官兵在用血用汗，用双手托举着一条伸展的通途。

海底愚公

愚公移山这个美丽古老的传说历来为人们所传颂。“愚公”，作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化身早已是家喻户晓。然而，除却传说中的这位愚公，你

是否听说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样一个愚公的群体？这就是征战在祖国万里海疆上的北海舰队炸礁队。

这是一支以敢打硬仗著称的部队，已多次承担国家沿海重点工程建设的海底炸礁任务，屡建奇功。自 1986 年组建以来，仅他们在礁上钻的炮眼，就相当于打穿了 3 座珠穆朗玛峰。

炸礁兵们常说：我们干的都是海上永久性工程，一孔一炮关系着舰船的安全、港口码头的寿命，我们得为子孙后代负责。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一年，他们承担的我国北方最大的渔港——石岛港航道炸礁工程接近尾声。但检测发现海底尚有 3 处零星礁石的高度比要求的标准多出 20 多厘米。其实这无碍大局，加之这 3 处礁石都离主航道较远，就更加不伤大雅，连工程负责单位都点头说通过了，他们完全可以鸣金收兵。可是，没有！队长陈玉国斩钉截铁地说：“差半厘米也不行！”这是队长的命令，也是大家共同的心声。于是，他们又重新开始了一场攻坚战。

要炸掉这几处礁石，需要潜到海里去放置炸药。可船上没有潜水员。他们只好向附近的地方潜水队求援。可对方一听说后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不答应：“这可是玩命的事儿，给座金山我们也不敢干。”

对方近似夸张的胆怯神情弄得孙队长苦笑了，他心里说：“我们省吃俭用的想给国家多节约点钱，哪儿有金山给你们？”

牙一咬，心一横，拳头握得咯吱响，这个炸礁队的创始人牛脾气又上来了：“你们不敢干，我来干！”

三步并作两步，他急速返回船上。

接下的 15 天时间里，他每天都潜入海底好几次，共放置了 90 多块炸药，高标准、高质量地排除了最后的障碍。

大连港大窑湾集装箱码头是 1988 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的。这是我国争取国外贷款，逐鹿国际市场的一项重点工程，对繁荣东北经济，发展全国交通事业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可是，并未如人们期望的那样顺利，工程刚开始就遇到了必须克服的困难：港口海底潜藏着一座座或大或小的礁石，如不铲除的话，将对进出码头的船只造成极大威胁。而单纯依靠建港工程队自身的力量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

情况紧急，工期刻不容缓，怎么办？建港指挥部被一层愁云笼罩着。

后来，不知是谁提到了北海舰队炸礁队，建港总指挥的脸立即被这一响当当的名字照亮了。

对呀？为什么不向他们求援呢？

一个电话拨过去，二话没说，只一个字：“行”。

这是祖国的事，人民的事，可不就是官兵们自己的事！正处于冬季修整训练中的队伍很快就整装待发。而后，一声令下，便以中国军人特有的速度开进了大窑湾。

仅这种雷厉风行的速度就已让建港指挥部的人心放下了一半儿：有这种作风的部队决不会有负众望。

没有喝工程队特设的接风酒，甚至没有好好休息一下，炸礁队的官兵就英姿勃发地打响了战斗。

可是，大海仿佛要难为一下这些年轻的军人，它涌动着海水，涨起了大

潮。时值炸礁平台立标定位的时候，人得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作业。

正月底的关外，数九寒天，气温零下十几度，冷风像小刀一样切削着人们的脸，就是裹着皮衣棉帽，还冷得不行，更别提要浸在冰冷刺骨的水中干活了。

鉴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建港总指挥决定让他们待到潮退了再开始作业。可官兵们知道，这样一来将拖延整个工程的时间，这是他们绝对不希望的。

面对茫茫海潮，面对工程队领导友好关切的目光，指战员们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

“时间不能拖，我们下！”再没有更多的言语，他们接连着跳进了齐腰深的海水。

一阵刺骨的寒冷，几乎把他们击倒，他们努力地一咬牙，定了定神儿，立即开始了作业。

海鸥鸣叫着久久在他们头顶盘旋，是在对他们的寒冷表示同情，还是在为寒冷中的他们有条不紊、热火朝天的工作呐喊助威？

两天，他们就这样在难言的寒冷中整整干了两天，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却。

14根标杆立起来了。工期非但没有拖延，反而提前了。

建港总指挥握着他们粗糙的大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在这种钢浇铁注的汉子们面前，一切的言词都变得苍白无力。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一个劲儿地点头。他知道，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风范！

正式的炸礁作业开始后，困难仍然繁多而艰巨。老天爷看来不很服气这些年轻的军人，想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寒风呼啸了一夜后，白浪滔滔中的炸礁平台成了一座闪着寒光的冰岛，四周挂满了半米多长的冰柱，大风仍然肆虐疯狂。

等待吗？

当然不！他们是一群不服输的人。

“跟我上！”胆大心细的机电长牛德光大手一挥。战士们知道他有了办法，便跟着他，乘着小艇，顶着七八级大风驰向炸礁平台，就在小艇接近平台一刹那，老牛将早已备好的保险绳甩向平台，10多名战士依次攀了上去。

成功了，沉静的炸礁平台又响起了钻机的吼叫声。那样雄壮，那样让人扬眉吐气。

在这群钢铁战士的艰苦努力下，4月24日，隆隆的炮声在海底炸响，工程障碍被干干净净地扫除了。

建港总指挥激动地说：“海军炸礁兵的名字将载入大窖湾建设的史册中。”

青岛前湾港是一个紧挨着城市的港口。码头建好了，却发现港内距码头6米处还有几千立方米的礁石必须炸掉。像这样近距离的海底爆破在国内尚属首次。工程负责人提出的条件是：礁石要炸掉，码头不能损害，期限一个月。他还拿着9个空啤酒瓶往离爆破点只有6米远的码头上—放说：“如果酒瓶震倒了，说明技术不过关。”

条件是够苛刻，可活儿还得有人干。炸礁队经过反复论证分析，采用了“微差爆破”、“系列爆破”等高难度爆破法进行作业。为了万无一失，他们成倍增加了工作量，将过去一个船位钻24个孔，加大到40个孔，钻孔深度由1.5米加深到3米。巧办法与笨功夫一起，创造了奇迹：炮响礁开，3000多立方米的礁石炸响了，那9个啤酒瓶却纹丝不动。

青岛前湾港工程胜利竣工了，并被评为国家级全优工程，鞭炮声中，炸礁兵又驾驶着炸礁平台船踏上了新的征程。

银河耀长空

岳麓山下，湘江之滨，有一片绿色环抱的土地——国防科技大学。她远离市区的繁华喧闹，永远是那样宁静安详。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那么多科技奇葩在这里竞相盛开，那么多振奋国人、震动世界的创举在这里相继问世。

这里生活着一群平凡而伟大的人——满腹经伦的新中国军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将青春与热血，将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奉献在这片土地上。不为别的，只为了科技王国中再多一些属于中国的位置，只为了群星济济的银河中再多一些属于中国的星！

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场科学攻坚战在这里展开，多少道天堑被跨越，多少个堡垒被攻克，多少座高峰被踩在脚下！

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台“银河”亿次计算机、第一台全数字仿真计算机、第一枚固体气象探空火箭、第一台磁悬浮实验室样车、第一台两足步行机器人也是在这里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这一切奇迹，连同这些奇迹的创造者们，都被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界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国防科技大学的科技工作者们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要为振兴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搏上一搏。“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当年风靡哈军工的诗句成为人生格言注入他们的心灵。

70年代后期，世界的计算机技术早已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巨型计算机作为当时计算机峰颠水准的标志业已出现在美国等几个先进国家中，而且他们严格向发展中国家封锁技术。

怎么办？中国自甘落后吗？

当然不能！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的回答是坚定不移的。在老所长慈云桂教授的亲自率领下，向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立下了军令状，担负起了研制银河巨型计算机的艰巨任务。

压力，巨大的压力，将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心凝聚在一起。“亿次，一次也不能少；时间，一天也不能拖；造价，一分也不能超！”这誓言成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全所上下扭成一股劲儿，不研制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巨型机，不罢休！

已是花甲之年的慈教授披挂上阵，率领攻关组进行反复细致的调查研究、方案论证，他书房里的灯常常一亮就是通宵。老伴儿心疼他原本就病弱的身体，可她更了解他，“银河”一天不能升起在世界的天宇中，他的心一天不能安静。轻轻地，她为他沏一壶香酽的浓茶，为他把炉火拢拢，凝眸他伏案专注的神情，她相信中国的“银河”会在世界的震惊中诞生！

承担“银河”中央处理机研制的周兴铭，是位刚刚30岁的年轻人。别看年纪轻，可在科研工作中却异常老练成熟。中央处理机可谓计算机的心脏，在整个系统中的关键性不言而喻，而进行“心脏”研制的艰巨性、复杂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小周针对国产中大型机出现故障难以查询的问题，经过反复

研究，提出了在计算机中建立一个“硬件故障监测系统”，让计算机自己进行“病因诊断”。付诸实践后，计算机调试及运行过程中95%以上的部件出现故障，监测系统都能准确地告诉其位置和原因，人们对巨型机的使用再也不望而生畏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梅花香自苦寒来！“银河”人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精心孕育，终于在1983年12月迎来了“银河1”巨型计算机的呱呱坠地，这可是中国计算机界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结束了我国在巨型计算机使用方面受制于人的局面，标志我国的电子计算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银河人”为祖国争了口气。

1981年6月的一天，夜阑人静，细雨潇潇，甘楚雄哭了。这个一向以乐观著称的气象火箭副总设计师，得知因为经费紧张，搞了3年的气象火箭不得不下马时，不能自己地流下眼泪。中国的卫星已经上天，远程火箭也试验成功，但却仍然没有气象火箭，祖国上空30公里至200公里成了气象盲区。面对这块空白，已近不惑之年的老甘能不心急如焚？他是副总设计师呀！

四处奔走，八方求助，他的苦心感动了上帝，气象火箭研制任务终于又上马了。

衡山余脉的无名丘陵上，研制组开辟了新的试验场。脱下雪白的大褂，用握惯计算尺的手抄起铁锹、镐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50多天，近百个大土坑挖出来了，100多块大型水泥块扛上山安好了。一个简陋的测试场就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上，在这些文弱的科研人员手中拔地而起！

夏天的长沙，是名副其实的火炉，在五六平方米的简易工作间里，更是潮湿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由于配药有毒，人总是恍恍惚惚头昏气闷，甚至呕吐不止，吃饭、睡觉都成了困难，可是没有一个人稍有懈怠，更没有一个人叫苦。

日日夜夜，无名、无言，只有那叫不上名的山丘记载着他们。

10年，经过这段不短的日子，“织女一号”探空火箭终于在海南应用发射成功了。望着欢呼的伙伴，望着浩瀚的大海，甘楚雄笑了，笑得是那样深情。

多彩的夜空，数不清的星星瞪大眼睛，静听着蹇贤福副教授最后的诉说：

“我知道自己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尽量多干些吧！否则，我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会不安……”

他微笑着，强忍着肝癌晚期的痛苦，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实践经验补充到《并行算法》的教材中后，才安详地闭上了那疲劳的双眼。

他走得问心无愧：他是累病的，他是累死的。

余天龙在过完2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就奉命去安徽黄山一个工厂去执行一项极为艰巨的设计和实验任务去了。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到达黄山后的第10天，学校收到工厂的电报：“余天龙由于劳累过度，突然发病，抢救无效。”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科技工作者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事业，离开了日夜思念着他的妻子和亲人们！

有人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闪烁着星辰的银河啊，哪一颗是慈教授，哪一颗是老甘，哪一颗是小余？哪些又是那有功却无名的科研工作者呢？

高原之路

阿里高原坐落在青藏高原西部，素有“世界屋脊上的屋脊”之称。远远望去，高耸入云的昆仑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像条条巨龙横卧天际。

纯朴的阿里高原的藏民中，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大慈大悲的佛祖看到这里行路难于上天，就采来蓝天上的五彩云霞，编织成又长又宽的哈达，铺在雪山上，立刻化为一条通衢大道。

可故事毕竟只是故事而已。现实中没有佛祖的慈悲，也没有道路的通畅。几乎与世隔绝的阿里高原依然沉寂着。封闭在这里的藏族人民依然贫穷、落后。

快来打通雪山边寨通往现代化的大道吧！快来把茫茫雪原从沉睡中唤醒吧！那高耸入云的冰峰雪岭仿佛是阿里高原擎起的手臂，召唤着建设现代化的勇士。

1983年初春，冰封雪裹的阿里高原，迎来了万名筑路大军，在绵延几百公里的冰峰雪岭上摆开了战场。

这是一场人与大自然的决斗。

茫茫高原是风的世界、雪的天堂，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生物学家把这里的冰峰雪岭称为“生命禁区”。氧气“吃不饱”，就算躺着，什么活儿都不干，还难受得要命，更别说还要干修路这种繁重的体力活了。指战员们十有八九患上了各种高原疾病，但大家都小病瞒着，大病忍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尽早重返火线。高原的夜真地可以称得上残酷，狂风卷着雪坨子，虎啸狼嚎般怒吼着，铺天盖地地将冰原变成一片鬼域。官兵们驻扎的帐篷常常如放飞的风筝被卷上九重天，辛劳了一天的人儿竟然仍酣睡不醒。早晨起来，才发现人和被褥都被埋进了厚厚的雪层，一个个成了雪人。

“苦呀——”，战士们常常模仿京剧中的叫板，发出这样一声由衷的感叹。可叹归叹，干起活来依然如下山的猛虎，势不可挡。

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早些把路修成，早些让阿里腾飞。

9月6日，是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头天晚上，3连的干部在一块商量说：“咱们连的13名维吾尔族战士上山4个多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一个个都累瘦了，明天一定得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而且再宰只羊给他们过过节。”可谁知第二天一早，当连长和指导员把一大盆清炖羊肉端到班里时，却不见这13名战士的踪影了。连长和指导员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端着清炖羊肉奔向了工地。

7连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达坂上连续施工一个多月，没有一个人肯休息，连长心疼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士，可干着急就是说服不了他们休息一会儿。实在没办法，只得把最有权威的团长请到工地上来，希望借助“高压政策”逼着这些干活不要命的钢铁汉子们稍稍休息一会儿。团长看到面前这一张张消瘦的脸，一双双熬得血红的“兔子眼”，鼻子一酸。他的心同连长的一样疼。几乎是含着热泪，他“命令”大家休息两天。可全连的战士一改往日令行禁止的好作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服从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眼看大雪又要封山了，连队的施工任务还不少，时间不等人呀！团长沉默了，他也抓起一把十字镐，同战士们一道干了起来。

有一次，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将十几名官兵困在了冰达坂上，几天几夜颗

粒未进。如不及时同大本营取得联系，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这其中通信连副连长梁启明。他由于严重的高山反应症一直昏睡不醒。当他终于苏醒过来时，得知处境的危险，便用尽全身力气攀上了冰雪包裹的电线杆，终于同营救部队取得了联系。战友们获救了，而他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引起高山昏迷和多种并发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梁长眠在雪山了，他的坟茔就伫立在公路旁的雪野里。在他的旁边已有几十位先他而去的战友。他们虽然没有能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杀敌立功，可他们的死同样重于泰山。他们将永久地安眠在这里，看着路修好，看着阿里腾飞，看着伟大的共和国昌盛富强。在他们当中，有解放前参加革命，在世界屋脊奋战了20余个春秋的老首长张焕民，有60年代入伍，被誉为筑路先锋的优秀共产党员陈邦礼，也有刚刚踏上雪山的年轻战士贺生华。

小贺1984年入伍后就到昆仑山筑路。这个成长在江南水乡的清秀的小战士初上高原就患上了高原心脏病常常疼得几乎昏死过去，但他咬牙忍着，跟谁都没讲，仍旧同其他同志一样，而且还积极报名参加了突击队，重活、累活抢着干。一次，当他实在疼得捂着心窝直不起腰来的时候，被连长发现了。连长心疼地边批评他边安排车送他下山治疗。小贺一听急了，死磨硬缠地说：“我没事。眼下施工运输任务正紧，怎么能为我一个人就派辆车。我不到工地干活，在帐篷里吃药休息还不行？”

连长拗不过他，只好依了他。

可他哪里休息过一天！天麻麻亮就起来捡牛粪烧水，然后又一担一担送到工地。

一天，小贺送水上山，剧痛发作，他一头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同志们含着热泪把小贺轻轻地抬到卡车驾驶室。汽车风驰电掣地朝能救活小贺的地方开去。可是，没出10里，这位活泼可爱的小战士就永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永别了依恋难舍的工地。

那一年，他才17岁。

巍巍雪山，茫茫雪原，你记下这些可爱的战士吗？你可知道他们正是为了你才献出宝贵生命的吗？

在千里筑路工地上，经常出现一些苍老的面孔，他们拄着拐杖，带着氧气袋，跋涉在雪原，调查研究，指挥施工。他们大都是经过战火洗礼，又在筑路工地奋战春夏秋冬的老首长。按理说他们可以离休退休，回到城市，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然而他们没有！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他们依然常年累月蹲山沟，住帐篷，风里来，雨里去，与战士们同甘共苦。

这就是我们的军人，这就是军人的奉献精神，这就是共和国脊梁的品德。他们在事业与家庭，在祖国与个人的天平上，默默地把砝码移向前者，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壮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你们，将同巍巍高原一起永世长存！

长龙凝军魂

1990年9月12日，随着中苏两位副部长手下两颗螺栓的旋紧，举世瞩目的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宣告全线贯通。自此，在驼铃和木轮声早已绝响的丝路古道上，横亘起一条东起太平洋西岸连云港，穿过中亚、西欧、东欧、西欧的广阔原野，西至大西洋西岸大港——鹿特丹的钢铁巨龙。沉寂了千百

年的中苏边界阿拉山口，一夜之间变得身价百倍。

铁路建成的事实，将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眼前。西部的发展，古漠的崛起，都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自18世纪后日益衰落，至今一片荒原的古老的丝绸古道将重新引来车语人声，再现往昔的繁荣昌盛。

这怎么能不让西北各族人民欢呼雀跃，怎么能阻挡他们对党中央英明举措的称颂和对筑路大军中那支最敢打硬仗，最敢啃硬骨头，在冰天雪地、烈日焦阳下奋战了4年的英雄部队的钦佩！

4年多，3000多个日日夜夜呀！这支队伍就像钉子一样牢牢扎在茫茫荒漠中，用自己的辛苦劳动一寸寸辅展开绵绵铁轨，垒筑起高高路基，撑起起耸立的桥涵，千百个血肉之躯精心孕育着这条钢铁巨龙，终于将它托举在地平线上。他们的名字没有更多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却永远留在了北风朔朔、黄沙漫天的古漠荒原，留在了新疆各族人民心里。人们忘不了那一个个绿色身影，忘不了那一枚枚闪亮的军徽，忘不了那个最亲切、最有力，最让人信赖依靠的称号——解放军。

北疆铁路穿戈壁、越河流，默默向人们讲述着她所亲历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那是1987年初春，刚过完春节回到部队的官兵们莫名地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

“保准有新的任务！”他们凭经验猜测。

还真让他们猜对了。最近，承担北疆铁路筑路工程的铁路公司向部队求援，说是遇到了硬骨头。

原来，铁路延伸到奎屯硬戈壁滩上，那是一片戈壁石和沙子覆盖着的土地，的确是块硬骨头。整个工程由于该处卡脖子而被拖延下来。

部队首长接到求援后，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困难不小，风险很大，任务艰巨，坚决干好！

不是吗？正是因为难才需要解放军，人民军队应该不辱使命！

消息传开，探亲的提前回来了，新婚的告别未完的蜜月提前归队了，有伤有病的也软磨硬泡“逼”着医生批准出院了。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在硬仗面前又一次呈现出令人激动的团结、坚韧，充满战斗力！

点点灯光，升起在戈壁的夜幕中，如天宇中的星星一样明亮、动人。

早春的北疆，依旧徘徊着冬的脚步，依旧是冷风呼啸，冰锁雪封的白茫茫一片。

没有栖身之处，成了指战员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当然，在这些硬汉子眼里这个困难显然微不足道。他们用最简陋的材料搭起一座座最简陋的帐篷，泰然自若地睡在那被雪水浸湿的地铺上，有的甚至就栖身在阴冷的桥洞里，或废弃的牛栏、羊圈里。天寒地冻，战士们双手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血与手套粘在一起，脱一次手套就是一次钻心的疼，阿拉山口是有名的大风口，一年四季，大风不断，有的时候，10级大风能一连刮上3天3夜不停，戈壁滩上到处飞砂走石，天昏地暗。的确是艰苦得可以。可他们却笑着打趣说：“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红军老前辈。”

冷的日子难熬，热的日子也不好过。

盛夏的戈壁滩，气温常常在40℃以上。地表温度可达70℃。闷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然而，官兵们依然坚持在工地上作业，白天顶着烈日酷暑，晚上还要奋力抵挡蚊子的袭击。许多战士忍不住被蚊子叮咬后的奇痒，在身上

抓出一道道血痕，发炎处还流黄水。某团团长赵华业的脸上至今还留着蚊虫叮咬后落下的褐色疤痕，他说这是北疆铁路留给他的最好纪念。

缺水，是官兵们面临的又一大问题。许多战士干十天半月也刷不上一次牙，洗不上一次脸。那些平时的卫生标兵、内务标兵，在这里也都成了名符其实的“泥人”、“土人”。他们闲暇时候，谈论的最频繁、最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铁路建成后，他们能有时间和条件到全国最大最好的浴池去泡上三天三夜不出来，那一定是神仙般的感受。官兵们常常咧着干裂出血的嘴唇打赌开玩笑：“如果你赢了，我就请你洗澡。”

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艰苦；目睹了他们艰苦的人，无不他们的乐观，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震惊。

这样铁打的军人，吃着每日 2.10 元的伙食，用最原始的铁镐、铁锹和抬把子，每日干 12 个小时以上，创造着人均挖移土石方的一个个新纪录。

戈壁深处，有一座小小的坟莹，与北疆铁路遥遥相望。墓碑上只有两个字“父亲”。这是怎样的两上字，它分明是用血和泪凝成，包含了怎样的悲痛和无奈。

某部团长毛家英常常来到这里，在坟前长跪不起。他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深情地抚摸这块他从故乡的山峦上采下又亲自背到这里的墓石，眼中涌满滚烫的泪水，是他的心在流泪！

他的记忆常会情不自禁地驶回久远的过去。那里，被父亲的爱冲溢着。正是在这深沉的爱里，他这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长大了，成人了，成了一名让父亲欣慰的共和国军官。而父亲却一日盛似一日地衰老了。

他虽然一直怀抱着一个最坚定的信念——让父亲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可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他总是那样忙碌，特别是在参加援建北疆铁路后，甚至没有了探家的时间。他想念父亲，想得心痛，却只能掏出随身带着的父亲的照片匆匆看上一眼，他自信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军人、好干部，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儿子。

父亲依旧生活在故乡，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坚持不来部队，只是常常写来一封封信，满篇都是鼓励，没有一句埋怨的话。

他被深深地悔疚压迫着，却也无奈。

一天，他收到父亲一封特别的信，在这封信里，父亲第一次提出了要他回家的要求。他感到不大对劲，却因为忙，也没大往别处想，依旧同战士们一起奋战在工地上。

不久后，父亲的单位拍来一封电报，“父病故”三个字一下子把他击倒了。他捧着这封电报，怎么也不相信是真的。

然而，的确是真的。他所深爱的父亲真地永远地走了。而他竟然没能满足父亲想见他最后一面的要求。

从来滴酒不沾的他，那一日喝得倒在地上，起不来，像个孩子似的哭喊着：“爸，我对不起你！”

组织批准他回家处理后事，他却拒绝了。工程处于关键时期，他不能离开。

“父亲的单位会处理好的。等工程结束我再回去！”他的眼中依旧有泪，语气却不容商量地坚定。

工程终于结束了，他领导的团提前一个月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为国家节约经费 80 多万元。

他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的山岗上，回到了他深爱的父亲身旁，却再也看不到父亲慈爱的目光，再也不能实现他一生的夙愿。

依照父亲的遗嘱，他把父亲的骨灰葬在了茫茫戈壁滩上，父亲要伴着儿子奋斗了几十年的戈壁，伴着这条凝聚有儿子心血的浩浩长龙永恒安眠。

夜深了，夜空沉沉得没有星星。他扒在孩子的病床前，望着儿子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小脸儿，望着他因手术后的疼痛而紧锁的稚气的眉宇，他——王得林，这个从来不曾流过泪的硬汉子无声地哭了。

“儿子，是爸爸不好……”他默默地追悔着。

“手术后的结果很难预料，”他想起主治医师说这话时的无奈神情，他的心痛苦地抽搐了。都怪自己，都怪自己呀！是自己耽误了儿子，他唯一的骨肉。

“咋不早点儿来？！”那一天，当他终于有空从筑路工地上退下来，带着已病得很重的儿子来到上海这座大医院时，医生看着孩子体内鸡蛋大的血管瘤愕然了。“你还配做父亲吗？”面对医生的愤怒，他痛苦地低下了头。

“求你一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4年前当亲爱的妻子在病床上弥留之际，握着他的手这样叮咛。自己当时是用力点头答应的！可是，却又真正做到了吗？

自开进筑路工地后，他就把孩子丢给了年迈的奶奶，自己一年到头泡在工地上，和战士们一样顶烈日、斗严寒、风餐露宿，每天奋战十几个小时。他领导的连创造了一流的速度、一流的质量和一流的管理，而自己的生活彻底乱了套。吃凉饭、喝生水、睡眠减少到最低限度，哪里还有闲暇回家看儿子。

刚刚发现儿子得了血管瘤时，工程进展得正紧，奶奶逼着他带着儿子到内地能治疗这种病的大医院去看病，而他走不开。只有在心里一遍遍地祷告上天保佑他可爱的儿了。然而，他的祷告并没有起作用，儿子的病一天天加重。他的心在流血。他心里是多么爱儿子呀，那是亲爱的妻子留给他的骨血，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呀！

绵绵的铁路，请记住这位不称职的父亲吧！请记住这位优秀的共和国军人！

记下了，都记下了，亘古的沙漠记下了这群钢浇铁铸的军人，他们不求功，不求利，求的就是奉献自己！

“离队时能乘火车穿过北疆”，这就是这群北疆铁路建设者的唯一要求。

情满人间

冬季的北京龙潭湖公园，别有一番风景。一场大雪过后，整个公园银装素裹，真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丽。偌大的湖面冰雪晶莹，吸引着许多滑冰的人。

赶上星期天，公园里的人比往日更多，置身于这美丽洁白的冰雪世界，流不尽的笑语欢声。

“有人掉进冰窟窿了！”

一声乍起的惊叫声与这欢快祥和的气氛极不相称。

像是一声令下，岸上的人急速向湖边靠拢，而湖上的人却惊恐地喊叫着退向岸边。

转眼间，适才湖面上穿梭如云的人影消失得没了踪影，快乐祥和尽如潮水般逝去，留下的是岸上人群的喧哗和冷冷的观望的目光。

冰面上，赫然的一个大窟窿，窟窿旁边远远地站着三个急得直哭的中学生，而冰窟里的那个中学生，已被冰水冻得脸色乌青。

“救救他吧！”落水者的三个同伴干哭、干急，干喊着，手足无措。而落水者拼命扒住冰窟窿的边缘，已经没有了挣扎、哭喊的气力。

情况危急，谁能伸手救他一把？

四个矫健的身影闯进了人们的视线。

无需再有丝毫怀疑，所有的人都知道：落水者有救了。

那绿色的军装，那闪烁在头顶的鲜红的五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不是吗？任何时候，只要有他们出现，就意味着一切的危险都将克服，一切的不幸都将退却，一切的冷漠都将会炙烤得火热。

刺骨的冰水，没有将他们击倒。几经艰苦的努力，落水者终于被他们从死神的魔爪中救了出来，而他们已经冻得失却了说话的能力。

多情的龙潭湖记下了他们。那几天，这座天线下可真热闹，民政部、北京市的领导来了，电视台、电台、报社的记者也呼啦啦来了一大帮，又是上电视，又是上报纸，好不红火。

花开花落，草枯草荣，转眼间，10个春秋走过去了，10年前的热闹早已成为久远的过去，可是，那座天线却没有停下来，还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旋转着，天线下的这些默默的人，还是像过去一样默默地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

跳入护城河或龙潭湖抢救落水者的是他们。

冲进大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是他们。

同歹徒搏斗，勇敢地维护社会治安的是他们。

他们经常推着车，扛着工具，上街为群众补鞋、修车、修表。

他们还10年如一日地照顾着两个孤寡老人。

10年前，他们偶然间听说了这对老人，知道了他们生命中浓缩着的那太多的不幸，知道了他们饱尝的那太多的苦涩和辛酸。

其实，在两位老人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幸福快乐的时光。那时，他们膝下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女儿，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体味着天伦之乐。可是，老天爷似乎是老糊涂了，接连把太多的不幸降临在这个家庭中，两个儿女相继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家庭的全部欢乐和希望也随着儿女的天折消逝得无影无踪。老两口实在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身体陡然间垮了。后来的岁月里，老两口相依为命，在一间面积不到4平方米的小屋里渡着日子。

1980年的一天，小屋的门突然间被敲开了，拥进来一群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是那样年轻，那样快乐，那样热情。他们围住老人，问寒问暖，他们拿着工具把破旧简陋的小屋收拾得温暖整洁，他们买来粮食，挑满水缸，做出热腾腾的饭菜。

当两位老人从惊异中醒来时，他们舒心地微笑了。

他们咧着没牙的嘴笑着，笑着，笑得流出了眼泪。多少年了，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笑声；多少年了，他们再一次尝到了甜的滋味。

从老人家回来后，勤务站党委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两位老人今后的生活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如此一致：全站同志都是老人的亲儿子，共同把料理老人

日常生活的担子担起来。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形成了，勤务站和那间小屋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几年来，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条规定都被完好地坚持下来。

十几个寒暑，每天都有战士到小屋来，为小屋打扫卫生，为老人买菜、做饭、洗衣服。“大爷”，“大娘”的叫声亲切得让两位老人高兴得直流泪。小屋再不像从前那样四壁苍凉，到处漏风，而且被官兵们修理得很有生气，墙壁粉刷过，挂着挂历，贴着年画；水缸也接上了自来水；窗台上还养着一盆绿得精神的万年青；收音机里传出快乐的音乐，电视中的小品让老人们乐得直不起腰。看着他们在笑中舒展开的皱纹，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曾有过那么多不幸。

“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勤务站官兵们用以规范自己言行的标准。他们用一颗挚爱之心，温暖着许许多多的人，用一双友爱之手，为许许多多的人排忧解难。

1985年3月的一天，勤务站的同志正在打篮球，突然，东南边的一栋家属楼着火了。没有人下命令，战士们纷纷拿起脸盆、水桶向火光奔去。他们顾不得烈火烧身，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冲进烈火和浓烟中，把遇难群众和人民财产奋力抢救出来，其间，许多战士被烧伤了，有的被烧塌的楼板砸成粉碎性骨折，还有一位年轻的小战士为抢救一位困在火中的小男孩献出了仅19岁的生命。

有人说，怎么这么巧，这些救人灭火的事都让勤务站的人碰上了。当然，碰上了，这倒是事实。英雄如果没有碰上成为英雄的机会，就成不了英雄。但是，如果没有英雄之心，即便是碰上千次万次好机会，恐怕也成不了英雄。事实上，许多成为英雄的机会并不是首先让英雄碰上的。试想，当年龙潭湖岸上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中，有一双伸向落水者的援救之手，这个成为英雄的机会不就不属于勤务站的战士了吗？

与勤务站的官兵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们的心好像有种特殊的感觉能力，别人有一丝忧愁、半点难处，他们就能感知，然后，他们总会把一颗热乎乎的心捧到你面前，为你排除忧愁。

战士张书堂一次外出办事，看到路边一位老大爷东张西望，一脸愁容。小张便走上前热情询问，原来老大爷第一次到北京看望儿子，忘了乘车路线。小张就耐心地了解老大爷对儿子住处的全部信息，费尽千难万难，终于把老大爷送到了儿子家。

战士李贵喜坐火车回家探亲，发现邻座一位老大娘显出不太舒服的表情，他就急忙上前询问，并通过列车员找到一位医生，给老大娘进行诊治，直到大娘肚子不疼了，他的心才安稳下来。

平时，勤务站的官兵们爱唱一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这就是他们的心愿吧！

南盘江不会忘记

在红水河上游的南盘江上巍然矗立着一座大型水电站，这便是曾轰动一时的天生桥水电站。这座装机容量达上百万千瓦的水电站从酝酿到终于雄居于世，共经历了10年的漫长时间。在这10年中，它的建设者们用青春和汗

水浇灌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曲平凡而壮丽的乐章。

198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红水河上建设一座大型水电站。坝址就选在南盘江天生桥峡谷。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两岸谷壁如削，隔江相峙，仰望岩面，云缠雾绕；俯视峡谷，飞流咆哮。峡谷下游是十几公里长的雷公滩天险，以181米的罕见落差，掀起滔天巨浪，击起万钧雷霆，水能资源得天独厚，是无数中外水电专家所倾倒的“黄金河段”。

这一建站举措将极大地缓解周围几省的用电问题，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工程。

宏伟计划出台了，可该由什么样的人来使之成为现实？无疑，承担这一任务的人所肩负的份量远远不至一座水电站！这不仅牵扯着全国人民的目光，而且还引起了外国人的注目，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决策者们深思熟虑许久之后，终于选中了驰名全国的水电战线的“金奖之师”——武警水电一总队。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所向披靡的队伍，善于打硬仗，啃硬骨头。他们决不会有负重众望！

当然不会！

接受任务后，全体官兵士气高涨。

“又有活儿干了！”这些气吞万里如虎的铁汉子们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就动手。

兴奋之余，他们也深深地感到这份担子的沉重，这里面有着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信赖和重托呀！

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张大清面对一双双饱含信心的沉稳的目光，他欣慰地微笑了。这些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的下属已明确地用眼睛对他说：“你就只管下命令吧！”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誓言？

隆隆的炮声震荡了沉睡中的十万大山，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来了。

人人都清楚这十万大山腹地的地质结构何等复杂，都明白前面等待着的是一个险恶的老虎口、无底洞、流沙河，是一个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他们不退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这样铁打的汉子的习惯，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临阵逃脱的记载。

“工程是科学，不是蛮干”。这是张大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全队上上下下严格信守的一条原则。为了能用科学的手段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有关的书籍、资料；凑在一起，针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分析讨论。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困难一个个克服，问题一个个解决，工程一天天进展。

盛夏的一个深夜，总指挥部里仍是灯火通明。张大清、副总队长廖多祐、魏群彪，总工程师方平德等仍在研究讨论工程问题。时时袭来的热浪使他们都如同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可他们却浑然不觉。冷静地思索着，热烈地讨论着。自工程开工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了午夜12点之前休息的经历，指挥部里的灯常常是亮彻通宵。论年龄，他们都不算年轻了呀！头上都有了或多或少的白发，额头也失去了年轻时的光泽；可论精力，他们却似乎仍然如昔日一样年轻。

突然，电话铃尖利地响起来。张大清抓起听筒；神色渐渐变得严峻起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在场的其他人想。因为他们知道，一般情况是不会使老张变颜变色的。

的确，是出了不小的问题；0 + 619 号桩处出现了大溶洞，泥石流不可遏止地从洞顶轰隆隆地奔涌而下，美国进口的先进的掘进机一扫往日雄风被逼得一退再退。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张大清立即打电话将美国、日本、挪威、芬兰等国的专家请到现场。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景，专家们所能做的，只有无奈地摇头、叹息，他们摊开两手遗憾地宣称；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水电隧洞历史上尚无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参考。

真的被吓倒吗？官兵们作出的回答是响当当的“不”。

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张大清亲自率领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钻进神秘莫测的溶洞，经过反复考察和对照地质图纸，采用钢筋、角铁、巨型钢拱架顶住了“老虎口”。掘进机又重整雄威、勇往直前了。

类似的问题又出现过几次，官兵们都以科学的方法。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一一解决了。在他们的工作日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些数字：在整个隧道掘进过程中，他们前后穿过两层楼高的溶洞 61 个，暗沙和涌水 22 处，破碎带 974 米。他们开通了我国在喀斯特地形上距离最长，直径最大的引水隧洞。

1986 年 12 月，1987 年 1 月和 1988 年 3 月，这 3 个平常的月份，却在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建设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笔。正在加紧修建中的厂房 3 次出现被滑坡体淹没的危险，若不及时治理，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要治理这样的山体滑坡又谈何容易！工序之复杂，工程之浩大，在中外水文地质史上都确属罕见。这无疑又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堂堂的“金奖之师”能否承受？

高级工程师苏尔芬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间，率领一群以敢打敢拼著称的官兵，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攻坚战。

苏工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长期从事脑力体力并举的繁重工作，使他满脸风霜，满头白发，比实际年龄还老许多。

接受任务后，他把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决定拚了！400 多个日日夜夜，都和战友们在险区中渡过，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进行现场勘察，实地研究，采取了抑制滑体滑动的各种方法，成功地抑制了岩石滑体的复活。治理完毕的高边坡绝对高度达 380 米。这项工程作为科研成果，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专家参观了这一奇观后情不自禁地赞叹：“打通天生桥引水隧洞，中国人完全有资格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水电工程提供咨询。”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官兵们时时面对着死神的挑战：打得光光的洞子，会突然间发出一声爆响，射来好些碎石，像子弹一样，打着谁，轻则受伤挂彩，重则丧命；四处遍布的溶洞，像陷阱一样，稍不留神就可能坠入其中，永远消失了踪影；还有那深不可测的暗河、张牙舞爪的泥石流，随时张着巨口，准备吞噬鲜活的生命。

面对死神的威胁，官兵们毫无惧色。他们说：“壮士三不倒，鲜花、荆棘与风暴。”

劳动与成果是成正比的。经过十年漫长而艰苦的创业，天生桥大坝终于

傲然挺立起来了。建设者们为它奉献了青春、热血，他们无怨无悔。许多战士退伍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水坝上留一张照片。这些面对死亡都不会皱一下眉的好男儿，离开这座大坝时，却是痛哭着的。不少干部离退休后，竟千里迢迢从内地的干休所来到工地当一名编外参谋。他们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要为这个世界留点什么。钻山洞，住工棚，虽然艰苦，可我们为天生桥留下了一座电站。往后我们死了，这电站仍然为子孙后代造福。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多么质朴的言语，多么可敬的人呀！

南盘江不会忘记这些为它的建设流过血，流过汗的人们！

风雪线上运输兵

自1982年起，每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小兴安岭的山岭中便响起隆隆的汽车声，呈现出这样一种场面：望不见头的绿色车队呼啸驶过，扬起一团团雪雾，犹如一条绿色长龙遨游在林海雪原，搅得周天寒澈……这就是沈阳军区为抢救小兴安岭北坡那片78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中将要烂掉的珍贵木材，派出的运木车队。

一干就是7个年头。

没有光顾过小兴安岭冬天的人，根本想象不出那令人心悸的寒冷。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在这里实属家常便饭；滴水成冰也不再仅仅是文学语言的夸张；冻掉耳朵，冻烂鼻子的事也常有发生。

初踏上小兴安岭雪野的运木兵们，大多数是东北土生土长的粗壮汉子，按说该对寒冷的气候有一定适应性了吧？可置身在这除了冰、就是雪的茫茫林海中，也常常冻得想吼、想叫，甚至想哭，无边无际的冷，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司机胡天柱的食道功能迄今运转不正常，就是由于第一次上山运木途中汽车油管堵塞，他用嘴吸时不小心喝下一口汽油，零下几十度的汽油毫不留情地当即冻伤了他的食道。

修理工徐明华修车时捞取掉进油箱的螺丝，左手冻掉一层皮，并且造成肌肉坏死。

而连长范庆业守护抛锚车一昼夜，上身凉成麻痹，至今两臂活动受限。

不光他们，参加过运木的干部战士，几乎人人受过冻伤。一位来自黄土高原的小个子战士在复员那天，晃动着自己被冻掉了小拇指的右手风趣地说：“小兴安岭为了让俺记住它。硬赖着俺的手指头不还。”

就是这样透彻骨髓的寒冷呀！即便是穿上最保暖的防寒服多呆上一会儿，也难以忍受。而我们的运木兵们却要在这样的寒冷中一熬就是两天两夜的时间，并且是端坐在小小驾驶室中，精神高度紧张地操纵着方向盘，这该是怎样的体验？

要赶时间，要抢进度，车轮辘要昼夜不停地飞转，人也要昼夜圆睁着熬得血红的双眼，不敢有丝毫马虎。在这深山雪地里开车可不像在城市宽阔平坦的公路上那样舒服得意。积雪厚得把车轱辘淹得严严实实，特别是在沼泽地段压出的路上，一个挨一个排列着草墩和烂泥冻成的“塔头”，行驶时，汽车如疯了一样狂蹦乱跳，就差一个跟头翻倒。而人也控制不住地颠上颠下。五脏六腑几乎移了位，一趟下来，手攥肿了，虎口震裂了，大口大口地把胆

汁都吐出来了。

就算是铁打的身子在这样的紧张、劳累、缺氧重重进攻下，也会倒下的，何况这些血肉之躯。有时实在太累了，脑袋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上下眼皮也如胶似漆地任人也别想分开，于是车还向前开着，人却不省人世了，掉进了沟里还迷迷糊糊地轰油门。好不容易到了营地，根本等不及回到宿舍的床上，打开车门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再也睡不醒。

“路上真想扔下车钻进雪堆里睡它几天几夜，就是冻死，也比遭这份罪强。”这是许多运木兵的感受。话是这样说，等他们一旦休息过后，就又雄赳赳，气昂昂地驾驶着绿色铁马，浩浩荡荡地去踏碎北国千里雪，托起深山百年材。

“其实，每次出车，最怕的还是车在路上抛锚。”这位叫贾波的小战士仅有20岁，却已是运木大军中的元老。谈起运木的艰苦来，他可是有十分的发言权：“一车的木头像小山似的，路又难走得奇，再加上又冷又困，就算是十二分的小心，也难免发生误车、掉沟、翻车、散包等等各种各样的故障。一旦遇上车辆抛锚，就算是生出三头六臂也没辙，只能坐等待援。我们管这叫“蹲坑儿”。如果救援车不能及时赶到，就得一连蹲上几天几夜，那滋味儿可贼难熬。你想呀，四周围除了雪还是雪，静得像坟墓一样，就你一个人儿守着一堆火，再困再乏也不敢合眼，如果睡过去呀，可能就永远醒不来了。那可怜劲就甭提了。”

“记得我第一次就出车不利，那回我一口气开了20多个小时没合眼，实在困极了，脑子开始迷糊，使劲撑着也白搭。一不小心就掉进了一个冰湖，好不容易折腾上来，又稀里糊涂地迷了路。倒霉事儿总爱往一起凑，发电机和水箱也跟我

作对，都坏了。当时呀，我彻底知道了什么叫‘绝望’，就放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这可是我自打记事儿后第一回哭，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反正是哭够了，哭乏了，也没眼泪了，我才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生的希望实在不大，可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因为我答应过我妈春节回家亲手给她擀长寿面过生日。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死了，她后半辈子靠谁去。当时，这个想法成为了支撑我继续活下去的最大力量。我拢起一堆火，恨不得跳进去，好让冻得生疼的身体暖和起来。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肚子疯狂地哀叫，我就像小时候吮手指头那样使劲儿吮一个小木棍儿。后来，可能是困极了，我就歪倒在火堆上睡着了。眉毛头发烧得没剩下几根儿。5天5夜后，当战友们赶到时，我只剩下一口气了……”小贾讲着他这段同死神打交道的经历，竟然笑得那样轻松自然。也许在他领略过一次死亡的感觉后，再不会对黑色的字眼儿有任何敬畏了吧。

要说开车的司机真个劲儿地苦，修理工也实在是苦不堪言。为了保证开出的每辆车都健康健壮，能驼得起一座座木头的小山，能顺顺利利地返回，不抛锚在路上，修理工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碰到大点儿的毛病，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躺在地上修车，车修好了，身体和地面也冻到一块儿了，站起来，衣服能被扯下一大片，露出白花花的棉絮。

修理工李文泰是一位为了运木超期服役的老兵。有一天傍晚，他刚端起饭碗，听说有台车坏在40里外，便二话没说，冒雪赶到现场。小兴安岭的冬夜简直能把神仙冻死，何况李文泰这样一位瘦骨嶙峋的人。他冷得忍不住眼泪直流，恨不能死过去算了。为了让自己挺住，他憋足劲儿吼起了秦腔。这

位来自黄土高原窑洞里的汉子就像故乡黄土地上屹然伫立的白杨树一样坚韧不拔，他高昂有力的歌声在刺骨的冷风中回荡。为了操作更方便，他还索性甩掉了手套。不知过了多久，车终于修好了，可扳子却粘在了他的手上。

这 500 里风雪运输线上，你猜不出人的年龄，分不清哪个是干部，哪个是战士，一样的蓬头垢面，一样的满身油污；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铺，同开一辆车，同烤一堆火。这里只有战友，只有兄弟，没有当“官”人。战士的脚冻伤了，连长毫不犹豫地解开自己的衣服暖在怀里，指导员受伤了，战士们扯碎棉裤为他包扎，艰苦的生活像一条结实的纽带系结着运木官兵的感情。

这 500 里风雪运输线上，干部战士最尊敬的不是你的肩上杠多、星多，而是压不倒、拖不垮、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硬汉子。

提起李树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号称“拚命三郎”的老兵，瘦小干瘪得如同一根麻杆儿，满脸的风霜之色，至少比他的实际年龄老 10 岁。他不爱言语，甚至有点腼腆，但一干起活来，却完完全全像换了一个人，实在不违“拚命三郎”的称号。他是第一批参加运木队的，在小兴安岭的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了 3 年。第一年里，就因为连累带冻落下了小便失禁的毛病。尿水浸透的裤裆冻得铁砣一样硬，擦得皮肤火辣辣得疼，他咬着牙，依旧把持着方向盘。每次下山到了营地，他都亲手把木材卸完了，才知道烤烤棉裤。棉裤一干，他就又收拾收拾出发了。3 年的时间，他年年都是单车运木数第一，3 次荣立 3 等功。

运木的艰苦常常超出人所能承受的限度。头一年运木结束临下山时，许多干部战士把破烂不堪的工作服堆到一起浇上汽油烧掉，以示再也不想来了。有人在雪地上写下“小兴安岭，再见了。”觉得不够劲儿，又改成“小兴安岭，永别了”。然而，第二年，当运木命令下达，他们又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整整 7 个冬天，这支英雄的队伍共行驶 720 万公里，拉运木材 20 万立方米，使国家免遭 6000 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光荣的运木战士啊！小兴安岭不会忘记你们，祖国人民不会忘记！

幽幽马兰香

46 年前，当新中国的旗帜高高升起在喀什，这座素有丝绸之路明珠之称的南疆城市上空时，一队身着绿色军装的医护人员雄赳赳、气昂昂地不远万里跋涉到这里，在这片刚刚从苦难中走出，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土地上矗立起一座虽然异常简陋，但却真正属于贫穷的群众，真正为群众的身体健康充当忠实守护神的医院——解放军新疆军区第 12 医院。

他们是满载着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殷切关怀来到这里的，他们是报着为这片美丽却落后的土地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信心来的，他们心中充溢的是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无比自豪，是要让少数民族兄弟早日沐浴到新中国春风的迫切。

46 年过去了。当年的老院长已带着少数民族兄弟最深切的怀念，无怨无悔地走上了黄泉之路。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专家是活活累死在他钟爱了一生的手术台上的。当时，他正在为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维吾尔族小男孩进行手术。手术已整整持续了 10 个小时，老院长终于成功地缝完了最后一针。这

位在手术台前站了几十个春秋的老人，深深地望一眼巨大的无影灯，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走出手术室，身体再无力支持，他像一枝秋风中的黄叶，悠悠飘落了。

除了那几十万字的医学专著、工作笔记，他什么也没留下。可是，浩浩沙漠记住了他，湛湛蓝天记住了他，被他救活过的十万位病人记住了他。他的墓前盛开的一簇簇马兰花那样动人。

是的，马兰花，不正是 12 医院扎根荒漠、默默为世界奉献一缕清香，创造一份安详的精神的体现吗？

是的，这是一个有着马兰花品格的集体，在少数民族群众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从未含糊过；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们是特别能战斗的“敢死队”；发生水灾的时候，他们是闻风而动的抢险队；发生疫情的时候，他们是奋不顾身的救护队，他们帮助组建起了第一批乡村医疗网，把现代手术第一次带进高原毡房，忠实地守护着人民健康。

初驻喀什，当地正流行着一种头癣病。这种病奇痒难忍，又传染性极强，患者极多。

可这里的人们一向是有了病便听天由命，从未有过上医院看病的习惯，加之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的汉人的自发不

信任，没有一个人到 12 医院来。

头癣病以闪电般的速度疯狂肆虐着，这可急坏了 12 医院的医护人员。

“再不能等客上门了，我们得送上门。”

于是，乡乡村村出现了许多带着理发工具，药水，脸上带着亲切微笑的白衣战士。他们不厌其烦地敲开一户户的房门，请求老乡们同意让他们来治头癣。开始，老乡们的态度明显的怀疑和敌视，连门都不让进。可他们就是不回头，依旧是满脸微笑、依旧是苦口婆心。

终于，老乡们被他们的诚心打动了，答应把头交给他们处治。

一个一个地，精心地，他们给生头癣的老乡们理发、洗头、涂药、像侍候自己的骨肉亲人，仅两个月，就治好了 1100 多名病人的头癣。倍受感动的乡亲们杀牛宰羊，用本民族最隆重的礼节来感谢他们，而他们全都婉言谢绝了，只收下一束美丽的马兰花。

群众们对 12 医院的信任一天天加深，有了什么大病小疾的，都会来这里来治。医护人员也从来都是急群众所急，精心治疗。

距离医院远的群众看一次病不容易，医院就常年向各地派出医疗队，跃冰川、涉沙漠、跨戈壁，足迹踏遍南疆的角角落落，辛苦劲儿就甭提了。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都把这当成份内的事情。

一天深夜，风雪漫天，医疗队巡诊返回驻地。连续跋涉了十几个小时，未进水米的队员们个个精疲力尽。可他们在风雪中大声唱着、笑着，用以驱散身体的疲惫。眼看快到医院了，眼看就能吃上饭了，队员们像孩子一样兴奋异常。脚步陡然间轻快了许多。

突然，吼啸的风雪中传来一声孩子的哭声，声音微弱，可队员们却都听见了。

立即，他们停住了脚步。没错，是孩子的哭声，而且就在附近。

他们寻声望去，几步远的草丛中，躺着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儿，破衣烂衫，已经快死去了。

毫不迟疑，护士长一把抱起这个脏得要命的小生命，解开大衣的扣子，

小心翼翼地暖在自己怀里。

“快回医院。”

他们簇拥着这个显然被丢弃的孩子，奔跑着回到医院。

哪里还顾得上吃饭，他们连水都没喝一口，就开始了抢救孩子的工作。

经诊断，孩子患的是败血症和脑膜炎，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难治之病，治疗费用也将高得惊人。面对这个没人要的弃儿，医护人员们的想法是那样一致：使用最好的药物，全力以赴抢救，费用全由医院承担。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护理，孩子得救了，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可怜孩子一下子有了这么一大群爸爸妈妈，医生、护士们，无论已是年过半百还是仍待嫁闺中，都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用真诚的爱抚养他、培育他。

这件事在南疆的穆斯林群众和宗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艾提朵清真寺一位大阿訇，在悠长的布道声中说：“这是只有在新中国才能见到的事情。”

近年来，在许多医院竟用各种办法创收创利的时候，12医院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良好的医德、医风，从未巧立名目多收患者一分钱。而且，对那些真正有困难的病人，他们还不收或少收医疗费。

“没有一个人愿意得病，病人本来就很不幸，如果再被医院盘剥勒索，那还怎么活下去？”他们就是这样为病人着想，虽然自己清贫些，可他们心甘情愿，心里踏实。

一天，一个小男孩赶着一辆毛驴车，哭着来到医院。车上驼着一个被烈火烧得面目全非，生命垂危的病人。

他叫斯地克，是纳罕力乡的农民。赶车的小男孩是他的不到8岁的儿子。

孩子跪在医生面前，使劲儿哭着：

“救救我的父亲吧！求求你们！”

“别哭，孩子，我们尽力。”

可是，这样重症的烧伤病人，他们是第一次遇到，能否成功，根本没有把握。

“不能因为没有把握就放弃，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得抓住。”院领导果断地布置计划，一面组成特别抢救小组，一面派人飞赴西安请来我国著名烧伤专家金其祥教授指导治疗。

无影灯下，24小时的奋战，手术成功了。

又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斯地克痊愈了。出院那天，他的家人把东借西凑，卖牛卖羊得来的钱送到医院。可是院领导早就了解到斯地克家的实际困难，坚决没收这钱。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倾家荡产呀！等以后富裕了再补上吧。”

斯地克，这位粗壮高大的汉子哭了。

马兰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40多个春秋，12医院默默奉献在大西北。新疆的人民群众感谢他们，祖国感谢他们！

生命在奉献中闪光

1987年8月，新闻界披露了成都市一女中学生溺水，数十人围观见死不救，有人甚至扬言先给钱后救人的消息后，沈阳军区某部三炮连指导员柴金良气得满脸通红。他大声对战友们说：“做人怎么能让钱蒙了心，我柴金良要是遇上这样的事，搭上命也不当孬种！”时隔一个月，他就在一次援建施

工工地上，为抢救一名工人师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是1987年9月22日，柴金良带领连队在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储水处理池工地上夜班。经过一夜的艰苦奋战，次日凌晨5时许，眼看收工的哨子就要吹响，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一位工人师傅驾驶着运料的“195”型翻斗车，突然滑过安全线，溜入脚手架支撑的人工作业台。重压下，脚手架“嘎嘎”作响，而负责现场指挥的地方施工队副大队长王相林，这时正站在翻斗车前。就在架塌人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柴金良从6米外的安全地段大喊一声：“危险！快闪开！”随即冲上前去。他一把推开身在险处的战士吴国俊、周长兴，又一个箭步窜到翻斗车前，将身处绝境的王相林紧紧护在身后。一声巨响，脚手架断裂了，翻斗车压住了柴金良，连人带车坠入4米深的沉淀池底……

柴金良牺牲时年仅33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记录下了3次舍己救人的事迹。1970年夏天，17岁的柴金良在家乡北林寺水库边干活，对岸一个叫黄良胜的青年不慎落水。听到呼救声，柴金良不顾一切扑入水中；游向对岸。由于身薄力弱，他三次被黄良胜拖入3米多深的水底，连喝了十几口水，终于将人推上岸，自己却累得瘫在岸边。黄良胜的老父亲至今提起这事，还老泪纵横。1977年8月，柴金良随连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一天，战士李正贵坐在刚挖好的两米深的炸药坑底休息。柴金良发现坑沿的土石松动，便毫不迟疑地跳下坑去，一把将李正贵提起托出坑沿。人才上来，坑口就坍塌了，炸药坑被掩埋了一米多。小李埋怨他：“你在上面喊我一声就行了，干么还要往下跳？”柴金良憨厚地一笑：“我怕你反应不过来呵！”1978年8月，柴金良作为训练尖子，被选派到吉林省榆树县于家乡组织民兵训练。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民兵徐福山失手将手榴弹掉在身后3米外，柴金良猛地冲上前去，推倒徐福山，扑在他身上。徐福山安然无恙，柴金良的腿部却被炸伤。

提起柴金良，熟悉他的人都会想到“忘我”二字。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就是踏着忘我奉献这个阶梯，一步步向上攀登。

他任指导员以来，曾率领连队三次参加抗洪抢险，一次扑火救灾，每次都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柴金良牺牲后，人们发现他左踝上有一道深深的尚未愈合的伤口。这是他牺牲前10天在大庆抗洪时留下的。

那一天，气温骤降，河水冰冷刺骨。连队要在这里割掉水中芦苇，疏通河道。芦苇根在水下串成了10几米方圆的草甸子，镰刀没法割，用手拉不动。柴金良找来绳子要下水，战士急忙拽住他：“你不能下，要下我们下！”柴金良坚持自己下水。他喝了两口酒，纵身跃入水中，一边指挥大家拖草甸，一边抡起镰刀拚命挥砍。突然，他只觉左腿一阵剧痛，几乎站不住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始终坚持在水里作业。直到上了岸，人们才看到他腿上被割开了一道3厘米长的口子。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来到河边，和大家一道战斗……

在大兴安岭扑火战斗中，他带领全连担任团扑火突击队，连续奋战三昼夜，开防火道950多米，扑灭火头36个。一次，他和12名同志突然被大火包围了，他把大衣往头上一裹，滚压烈火，开辟通道，带领大家冲出了火海。

柴金良的奉献精神，也贯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精简整编，不少干部都忙着找工作，安排家里的事。柴金良不顾这些，还动员党员做好样子。他在党员大会上说：“精简整编，牵不了谁？挂不了

谁？是党员的，照我的样子做！”

他不是没有实际困难：爱人家住重庆市，照顾不到自己在农村的家庭。家里生活困难，父亲还在一次劳动中受伤致残。爱人为他在重庆市找好了工作。有人见他家庭困难，劝他趁取消副职的机会，找领导要求转业。柴金良回答：“个人走与留，是组织上决定的事。就是让我留下当排长，也要尽力把工作做好。”那段时间，他以副代正，挑起了全连工作的重担，积极做好精简整编中的思想工作，保持了连队的稳定，年底连队还立了集体三等功。

柴金良入伍13年，没有和父母在一起过一次春节。结婚7年，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妻子4次来队探亲，有三次大半天时间独守空房。一次，他去离重庆不远的忠县送兵，从忠县返到重庆，一下车就买了当天回部队的车票，然后急匆匆赶到妻子的工作单位。妻子见到丈夫，又惊又喜。同事们也让他们赶紧回家团聚。可柴金良却说：“别忙了，我已买好回去的车票，一会儿就走。”一听这话，妻子止不住流泪了；“你都到家了，还不进门，让我跟同事们咋解释呀？”柴金良安慰了妻子，连儿子也没照面就走了。

看到柴金良如此舍家，日子一长，岳母不乐意了。她特意从四川赶到部队，想看看女婿一天到晚都在忙些什么。当老太太听到战友们介绍，看到柴金良把一个连队抓得这般红火，一肚子不满意变成了高兴：“良娃子这么干，值得哟！”

在大兴安岭扑火中，正当全连同志渴得口干唇裂时，炊事班送来了半桶水，柴金良接过水桶分给战士，自己滴水未沾。连队在大庆抗洪，送饭困难，每当他看到饭比较少时，就故意躲着不吃。有一次，通信员特意为他留下两个馒头，他只吃了半个，把其余的送给了他人。柴金良平时生活俭朴，用过的毛巾，穿过的背心，大洞连着小洞，可是，当得知战士家中有困难时，他却每每慷慨解囊。战士黎万国1984年入伍不久，母亲病故，柴金良代表党支部给他家写了哀悼信并寄去了30元钱。柴金良关心战士想得细，做得实。他任指导员后，每年新兵到连队，他都要给他们家中发一封信，建立联系，每到新春佳节，他还要挤时间给全连战士家里写慰问信，一一汇报战士的成长进步情况。

柴金良常说，职务意味着责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琢磨为自己捞实惠。他当干部9年，没有搞过特殊化。一次，上级工作组到连队作问卷调查：“你最信任的人是谁？”战士都把票投给了指导员柴金良。

这些年，连队建设年年有进步。1984年，荣立集体二等功；1986年，荣立集体三等功；1987年，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荣立集体一等功。他本人也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被团树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标兵。

柴金良牺牲的前两个月，妻子探亲，柴金良心里惦记着乙烯工程任务，只同妻子住了7天，就返回了工地。妻子到家后，给丈夫写了一封平安信，可柴金良回信时错把写给战友的信，装进了给妻子的信封里，妻子来信说：“老柴呵老柴，你知道军人妻子最盼望的就是信，可你心里只装有战士，把我们娘俩都忘了。”这封信，柴金良牺牲后才邮到连队，战士们看了说：“指导员，你给咱们写了几百封信都没有错过，给大嫂的最后一封信却装错了，你把心都操在我们身上了。”

一心为别人奉献的人，党和人民永远忘不了他。1988年8月8日，军委

邓小平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他“无私奉献的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

子弟兵再战唐

这是 1992 年冬日里一个宁静的午后，太阳懒洋洋地斜挂在天上，昏昏然就要睡去的样子。

营院里的一切都静悄悄得少有声息。经过一个上午紧张训练的指战员们，此刻刚沉入温暖的梦中。

突然间，一阵紧急的哨音，撕破了这一片静寂。

有情况！

按他们的规定，这种类型的哨音非旦十万火急的情况是不会响起的。

顿时，所有人都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竟然统一得如同有人在喊口令。一种无声息却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营院。

顷刻间，训练场上集合起了严整的队伍。

团长李建国站在讲台上，平时和蔼温和的他，此刻一脸严峻。

“林西百货大楼起火，全体即刻出发救灾……”

原来，当天下午 13 时许，民工黄建平在位于唐山市东矿区的林西百货大楼的家具营业厅顶上进行焊接作业，由于不小心，火花掉在泡沫塑料上，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处理，而引燃了其他物品，顿时，烈焰升腾，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恰好是星期天，商场里的人格外多。这一起火不要紧，整个大楼里炸了锅一般，惊慌的人群横冲直撞，大呼小叫，人仰马翻。

火势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吞噬着大楼内的一切：电线烧起来了，货架上的大量化纤制品、塑料制品燃起来了，彩电爆炸了，丁烷气罐炸响了，烈火夹着这些物品燃烧时产生的大量有毒气体一步步向阻滞在楼内的人们逼近。

在这十万火急之际，“解放军来了！”这一声喊如同久旱后的甘露一样在多少人心中燃起了希望之光呀！

是的，解放军来了，任何危急时刻都冲在最前面的解放军来了，16 年前在大地震中舍生忘死救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来了！

在李建国的亲自指挥下，救援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

一部分指战员协助随后赶到的消防队员进行灭火，另一部分身强力壮的组成突击队闯入大楼营救楼内人员。

大楼被熊熊烈火封锁着，火燎烟熏。一楼的地板上积满了暖气管道断裂后流出来的大量热水，烫得厉害。突击队员们双脚浸在里面，疼痛难忍，可没有一个人哼一声，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楼上冲去。浓烟和刺鼻的毒气向他们发动猛烈袭击，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努力地忍受着，忍受着，在浓烟和烈火中仔细摸索，寻找着遇难者的踪迹，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个、两个、三个……楼里的人被他们一个个背了出去，他们则马不停蹄地一次次重返火海。

赵军在救出一位老大爷后，又冲进大楼，这位膀大腰圆的山东大汉越来越感到头重脚轻。视线也越来越模糊得厉害。谁都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发着 39 度的高烧呀。上午的训练他强撑着坚持了下来，本打算中午睡觉时发发汗就好了，却又赶上执行这样的任务。出发前，他满可以请病假，可他没有，而是瞒着任何人，依旧装得和平时一样精力过盛的样子来到了火灾现场。

此刻，他感到浑身没有了一点儿力气。他扶着墙，稍稍定了定神儿，默默地告诉自己：“你是党员，你不能倒下。”

突然，他身后响起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他回头一看，在离他几步开外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披头散发的妇女，衣服已被烧得支离破碎，脸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她冲着他疯狂地笑着，眼睛中露着凶光。赵军一下子紧张起来：“八成儿是遇到精神病人了。”他的判断没错儿，这位妇女曾有过精神病史，这一回在突然的火灾中，由于过度紧张、惊恐而又发作了。赵军知道，不管她是疯是傻，自己都有责任帮她逃离危险。他试探着向她走去，尽量柔和地说：“别怕，我救你。”精神病人一步一步往后退，惊恐地注视着赵军，突然间又大哭起来。

赵军知道必须得尽快把她救出去，否则自己就更没劲儿了。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抗起那位妇女就往外跑。疯女人在他背上乱踢乱闹，捶他的头，咬他的肉。赵军努力地忍受着，努力地支撑着自己一步步向前冲。

终于，他冲出了大楼，当他把疯女人放在安全地点后，自己再也撑不住，颓然倒下了。

张德胜、陈杰这两位战士，身量不高，而且瘦弱单薄，本来被编在协助灭火组，可他们主动申请参加了突击队。此时，他们已是第9次闯入火海了，体力渐渐不支。张德胜冲到三楼时，脚下一滑，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昏迷不醒。陈杰也因劳累和毒气中毒晕倒在地。但当他们醒过来后，又坚持继续救援。

王光友，这个全连有名的“机灵鬼，胆小鬼，淘气鬼”三位一体的新兵，这时候再也没有了平时的样子，勇敢坚强得不亚于任何一位老大哥。他这也是第3次只身闯火海了。在一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死难者的尸体，紧紧压在一个鼓胀胀的黑提包上。一阵好奇，王光友拉开提包的拉锁一看，里面全是一捆捆钞票，少说也有上万元。王光友顿时严肃起来，

他毫不犹豫地背起那具尸体，拎起那个皮包，冲了出去。钱当然是一分不少地立即交给了现场的公安人员。

下午4点20分左右，在军警民的奋力扑救下，大火终于灭了。浓烟渐渐散去，全体官兵都已是精疲力竭，但为了防止某些不法之徒趁火打劫，李建国决定率领全团配合公安人员进行善后处理，坚守到最后一刻。官兵们一抖身上的血污，又精力百倍地站在了保护人民财产的岗位上。

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专柜是重点保护对象，担任这些警戒的是挑选出来的训练标兵。他们寸步不离守着那些昂贵的物品，没有一个人动一指头。看到他们如磐石般坚韧的神情，几个心术不正的不法分子只敢远远观望，而不敢前进一步。

17时左右，失火现场移交地方公安部门封闭。大楼内未被烈火吞噬的300多万元的贵重物品在战士们的守卫下，没有丢失一件。

冬夜降临得早，转眼已是灯华初上了。人该走的走，该散的散了，可我们的战士们仍然继续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有的帮公安人员清理现场，有的帮医院包裹遇难者的尸体。

气温越降越低，不一会儿又下起了雨夹雪。冷冷的雨丝，飘飘的雪花。官兵们已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而且水米未进。这群铁打的人呀，却没有一句怨言。

随后的6天6夜中，仍是这群人民的子弟兵昼夜值勤，维护了唐山的稳

定和安全。

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敢斗风浪的人民“保护神”

解放军某部是一个护卫艇大队，长年驻泊在长江口的横沙港，担负着战备执勤、巡逻警戒、护渔护航等任务。经部队官兵抢救的中外海员和群众不计其数，群众赞扬他们是“风浪里的雷锋”。

1979年阴历大年30下午，从崇明开往吴淞口的“沪崇”十号客轮，被大雾紧锁在吴淞口外，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被迫抛了锚。正月初一中午，雾越来越大，而这艘短途客轮上无粮食无床铺，被困在客轮上的400多名旅客被这意外的事故弄得毫无办法。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睡觉，处在饥饿、疲劳和焦虑之中。群众的生命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某艇官兵心系群众，冒着漫天大雾，及时地把蛋糕、面包等食品送到旅客手里，并自告奋勇为客轮导航。当时，大雾弥江，二、三十米外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加上锚泊在吴淞口的大小船只很多，这对导航的安全威胁很大。但是解放军官兵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加上正值春节，旅客都盼着早日和亲人团聚。于是，他们当机立断，毅然在浓雾中为客轮导航。在艇长孙廷联的沉着指挥下，导航艇机动灵活地引着客轮冲破层层雾障，最后终于下午5点安全靠上了吴淞码头。旅客们分外感激官兵，流下了激动的泪花。

官兵们每天都在海面上巡逻，经常遇到狂风大浪，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装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心甘情愿承担着抢险救生的义务。

1979年10月19日下午，连云港渔业公司海轮大队“513”号船上的副轮机长孙传富，被风浪刮倒的桅杆打得脾脏破裂，生命垂危。某艇冒着8、9级大风赶往现场。这时甲板上海水过膝，狂风恶浪把舰艇打得剧烈摇晃，有的同志连血丝都吐出来了，但官兵们全然不顾，一心想着尽早把伤员送到医院抢救。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船艇随时都有被打翻的危险。干部战士真正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协力，经过22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伤员送到上海，使其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次，长兴岛一名建筑工人凡士良，从三层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九根肋骨，伤势十分危急。当时海面上正刮着9级大风，且岛离上海市还有较长距离。在这样一个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某艇官兵冒着狂风，上岛把伤员及时送到上海治疗。不少在岛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渔民激动地说：“过去国民党军舰，在渔民遇险时，他们不救人光抢鱼。只有人民解放军，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1969年5月10日，从大连开往上海的12号客轮，当航行到离上海还有50多海里的海面时，孕妇钱玉梅就要分娩了。船上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后，为预防万一，便立即发出救援信号。某艇官兵接到信号后，顶着风浪，带着医务人员奉命赶到了12号客轮，迅速把孕妇接到艇上，安顿在艇长室内。为了保证孕妇安全分娩，艇长和航海班长紧密配合，把艇操纵得又平又稳，机电台采取各种措施，把机舱里传出来的机器声压降到最低程度。40分钟后，艇长室内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孩子安全出生了。艇上顿时喜气洋洋。有的战士给产妇送来了红糖水，炊事员给产妇送来了鸡蛋汤，友爱和温暖使这位产

妇很受感动。她抱着躺在怀里的孩子，望着为她忙碌的解放军官兵，热泪滚滚。为了铭记这些海军战士，她给孩子取名叫“陈军”，小名叫“小海军”。1980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某艇奉命抢救天津远洋公司“太行山”和青岛远洋公司“金洲海”号两艘货轮上的伤病员陈秀荣、王有国。当他们赶到预告海区时，天已经黑了。为了尽快找到这两艘货轮，指战员们不顾波涌浪翻，不顾饥饿和疲劳，借着微弱的灯光在50多条船群中，一条一条地查看。等他们找到这两艘货轮后，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伤病员接到艇上。返航途中，前主机高压油管突然破裂喷油。如果停机以后排除故障，将延长航行时间，直接耽搁伤病员的治疗。但是若不及时排除故障，舰艇可能会发生事故。艇长曲振佑命令机电班长刘友良要在不停机的条件下排除故障。刘友良带着两个机电兵，顶着很大的油压，熟练地包扎油管，及时排除了故障。全艇指战员经过八小时的战斗，终于把伤员送到了上海。

1984年2月16日晚上，上海海洋渔业公司545号渔轮上的渔民吴永兴，头骨被钢丝绳砸裂，伤情严重。某艇冒着倾盆大雨出海抢救。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海上刮着七、八级大风，风雨交加，浪涛汹涌。在这茫茫黑夜，为了及时抢救受伤群众，全艇指战员密切配合，了望哨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海水雨水浸骨寒冷，把身子扑在艇首甲板上，全神贯注地了望海面，保证航行安全。有的战士在剧烈摇晃的艇上呕吐

起来，浑身不舒服，但他们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经过6个多小时的艰难航行，他们终于战胜了狂风恶浪，及时把伤员接回上海抢救。

海军官兵不仅仅为人民服务，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全力以赴地抢救遇险的外国商船和船员。

1981年1月19日，停泊在东海海面上的印度商船“恰地大斯”号上，21岁的莫汉突然发病，情况紧急，商船向我有关方面发出了呼救信号。正在海上锚泊的某艇指战员，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不顾海上两天两夜巡逻的疲劳，驾驶战艇向通报的方位疾驶而去。当时海上刮着七级风，气温在零下4度，海浪打在干部战士的大衣上即刻成冰。中队政委陈振华和艇长林金连，不管风吹浪打，站在驾驶台上坚持指挥，双腿冻得麻木了，仍寸步不离岗位。共产党员、操舵班长阮立海的棉大衣上结满了冰花，里面的海魂衫被汗水湿透了。别人要替换他，他怎么也不肯，连续操舵七个多小时。指战员们是在用钢铁般的意志与风浪搏斗，与命运抗争。当人们抬着病人从舷梯走下来时，突然一排巨浪打来，一条缆绳断了，战艇狂奔乱跳起来。在艇、船即将发生碰撞、从舷梯下来的人就要摔倒的紧急关头，枪炮兵杨传杰和杨健峰冲上前去，用碰垫把艇船垫住，排除了险情，使人艇安然无恙。就这样，终于把这位重病的印度水手及时送到上海海员医院治疗。出院那天，莫汉激动地说：“我将永远记住中国人民海军对我的抢救，记住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

1981年2月23日深夜，香港益丰船务企业有限公司的“爱琴海”号商船，从墨西哥运棉花到上海，在长江口海面抛锚不久，船上的副水手长张松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已经进入梦乡的某艇指战员，接到上级的抢救命令后立即出航。这时海面风力最大时达十级，超过了该艇的抗风力。一个接一个的浪头足有四米高，飞过驾驶台，扑向后甲板。在这危急时刻，官兵们临危不惧，顽强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航行，终于找到了“爱琴海”号。但是，由于风急浪高，艇船无法紧靠。在这种情况下，“爱琴海”号的船员

提出了一个万不得已的方案——把病人往下扔，由艇上想办法接住。但是，指战员心想，病人已经够痛苦了，怎么能让他再受这个折磨呢！艇长夏桂山和水兵们急中生智，决定让“爱琴海”号的船员，撒下一根牢固的缆绳，一头固定在商船上，一头由艇上的水兵拉着，然后把病人系在缆绳上，像高空滑车一样把病人放到艇上，结果非常成功。第二天早晨4时30分，该艇载着这位生命垂危的香港海员，回到了吴淞码头。经上海海员医院抢救，张松脱离了危险。香港益丰船务企业有限公司看到了《人民日报》2月27日有关这次抢救的简要报道后，立即致电中国外轮代理公司上海公司。电文说：“当我国在报上看到中国海军舰艇官兵抢救香港海员的新闻报道，知悉上述情况时，我们对中国人民海军官兵不畏大风大浪英勇救人事迹甚为感动，立即致电赞赏和致意。”经治疗康复了的张松更是感动万分。这位年逾花甲、饱经风霜的香港海员感慨地说：“我在海上漂泊30多年，几乎跑遍全世界，亲眼看到过许多同行因病死于异国。我这次得了重病，要不是在祖国，早就尸沉大海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写下了“感激人民海军”六个字。

海军官兵深知，抢救外籍海员关系到军队的形象，国家的声誉。这项工作做好了，影响更大。1981年2月16日晚，巴拿马“新熊猫”号商船上新加坡海员简开沅的妻子流产后大出血，情况紧急。某艇为抢救她，置生死于度外，连续冲过三个暴雨区，同八级风浪搏斗了10个小时。将她接到艇上后，立即送往上海医治。简开沅赞叹地说：“十分感谢中国人民海军抢救了我妻子的生命。”有一次，希腊商船“索尼达”号上46岁的管事苏法夷斯胸部被刀刺伤。某艇冒着零下八度的低温和七级的风浪前去抢救。返航中，干部战士腾出最好的床铺给他睡，热情地为他垫枕头、盖被子。这位来自遥远异国的苏法夷斯，看到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民海军官兵，为抢救他同严寒与风浪奋战了13个小时，并对他如此体贴入微地进行照料，感动得连连伸出拇指对翻译说：“中国人民海军真好。”

护卫艇大队的官兵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抢险救生，这跟部队的政治教育、跟官兵严格要求自己、牢记我军宗旨是分不开的。每年新兵入伍，部队都要组织他们参观大队陈列室，使新战士一入伍就从一件件事迹、一面面锦旗中受到熏陶和教育，激励他们继承和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每逢刮风下雨，天气不好时，干部战士都自然而然地想到抢险救生工作，不论上级有无通知，人员都不离码头。为了执行抢险任务，干部战士曾多次退出电影场、放下刚端起的饭碗、从酣睡中跃身而起，他们就像执行打仗任务一样对待抢险救生。

1982年春节，三中队副中队长徐金池的爱人临时来队探亲，小孩又发高烧，但接到抢险命令后，他顾不得照料妻儿，连夜率艇出海。1979年12月19日傍晚，已经宣布转业并已离艇的原艇长叶舒义，听到抢救任务后，主动要求随艇出海。1983年3月4日下午，某艇雷达兵孙兵尚患肝炎病刚好出院，就碰上抢救任务，领导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肯。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操纵雷达10多个小时，回来后转氨酶一下又上升到三、四百，但他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官兵们对待遇难群众和伤病员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有的重病员被救后躺在担架上，因艇小梯口窄，无法抬进舱室内，水兵们就主动排成人墙，为伤病员遮风挡浪，碰上风雪天，宁可自己挨冻，也要脱下大衣盖在伤病员身上。

许多干部战士常常不顾在风浪中昼夜航行带来的极度疲劳，不顾自己的晕船呕吐，彻夜不眠守护着伤病员，为他们倒水、做饭，忙个不停。许多被救的群众，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2年2月26日深夜，某艇信号兵王国介看到刚刚被救上岸的大连海洋渔业公司“702”渔轮上的青年渔民高发安病痛难忍，便不顾海上执勤带来的极度困倦，连搀带背把高发安送到卫生所，接着又随车送到海军411医院，直到帮助病人挂完号、验完血和大小便、住进病房才安下心来。医务人员看他这样热心，都以为他是病人的亲人。当知道真情后，都赞扬小王是活雷锋。高发安更是激动万分，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

真心爱民的扣林勇士

守卫扣林地区的指战员，发扬“上甘岭”精神，戍边御敌，被人们称为扣林勇士。勇士们爱憎分明，对敌无比仇恨，对人民却是满腔热爱。

1981年5月7日，扣林地区对面的越军又疯狂地向扣林地区发射了上百发炮弹。守卫扣林阵地的五连指战员兵分两组，一组坚守阵地，对敌自卫还击；另一组由副连长帕安柱带领，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帕副连长带领干部战士迎着呼啸的炮弹飞跑进寨。沿途坡陡路滑，帕副连长跑得太急，摔了一跤。忽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帕副连长看见群众王兴友被弹片炸伤，不顾自己钻心疼痛的双腿，跑过来背起王兴友就跑。等跑到隐蔽的地方，他立刻为王兴友包扎伤口，使王兴友及时得到了治疗。

一天中午，连队得知上山劳动的农场职工依福田不幸踩到越军埋入我境内的地雷，腿被炸断，生命危在旦夕。连长吕江增、副连长李世荣立即带着卫生员和几个战士赶去。这时山上还有几颗尚未被排除的地雷，直接威胁着同志们安全。吕连长和李副连长迅速排雷，直到排完了全部八颗地雷为止。然后他们急忙给依福田包扎伤口。指战员见他的伤很重，便脱下衣服结成担架，抬着他慢慢下山。吕连长又找来汽车，把他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在战火弥漫的扣林地区，解放军官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并肩战斗。指战员时刻把群众的生命财产记在心上，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人民的安全和利益。

扣林地区有不少土地紧接国境线，越军常越境埋设地雷，并常打冷枪冷炮，直接威胁到地里种庄稼的群众的生命安全。部队官兵知道后，纷纷表示：“祖国的领土一寸不能丢，粮食也绝不少收一粒！”部队研究了武装护耕护收方案，并组成小分队不失时机地掩护群众搞生产。

197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扣林山的包谷地里，杂草长得又多又旺，急待薅除。小分队的指战员根据越军白天捣乱，早上睡懒觉的特点，组织群众凌晨三点出工除草。10月，到了采摘苹果的季节。小分队的指战员在林场周围设下哨卡。夜晚，他们露营林场，顶着寒风巡逻放哨。白天，他们派出少数战士站岗放哨，余下的同志组织部队官兵和群众一道抢收。有一天劳动中，突然发现有四颗地雷。共产党员、排长杨自伟挺身而出，排除了地雷，这才让群众继续抢收。军民一起坚持抢收九昼夜，共收苹果七万八千斤，价值二万多元。

扣林某连驻地有片橡胶林，他们不论军事训练还是执勤巡逻都要经过胶

林，有时就住在林里。一天，一名战士洗好衣服，觉得胶树是最好的天然晾衣柱。于是便拿来背包绳，刚要扯绳晾衣，正好被路边的连长吕江增看见了。吕连长心想，今天扯绳晾衣，明天钉钉挂物，必然影响胶树存活和产胶质量。于是他立即集合部队，对战士进行现场教育。他向战士讲了橡胶的用途，又谈橡胶工人的艰辛，最后问大家身住胶林应该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保护好胶林！”从此，指战员们自觉爱护每一颗胶树。战士住房中有3颗胶树，没有一个人在树上钉颗钉子挂帽挂衣服，就是开会学习也不背靠胶树、不碰胶树。

1981年5月，扣林地区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洪水威胁着部队和群众的生命及财产。五连的干部战士首先想到的是群众，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置自身生命于度外。他们及时组织人力物力，参加地方抗洪抢险。

洪水滔滔，冲垮了河堤。如果不及时修整和加固河堤，后果还不堪设想。解放军官兵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缺口处，冒着倾盆大雨加固河堤。这时雨越下越大，水位猛涨，山洪咆哮，一会儿连根拔起碗口粗的大树甩到山下，一会儿铺天盖地抛撒山石。一块块山石、一根根大树不时朝指战员打来。有的同志头被砸伤、脚被砸破，仍然坚持干活，有的因长时间站在水里，双脚被泡得发白甚至发肿，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官兵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和饥寒，发扬我军勇猛顽强，不怕疲劳连续战斗的优良传统，把一块块石头、一根根树木扛到河堤，最终堵住了缺口。

官兵们刚把河堤堵住，又得知洪水淹没了庄稼，沉淀的泥沙覆盖了八十亩稻田。如果不把泥沙及时去掉，导致禾苗枯死，来年粮食将减产近亿斤。官兵们用手一点点刨走泥土、沙石，再把禾苗扶正。有的沙石埋得深，他们担心使用铁锹会伤害禾苗，就干脆用手去抠沙石，有的战士手被戳破，鲜血直流。群众激动地说：“我们的庄稼是解放军的血汗浇灌的。”官兵们奋战五天，终于让每一颗禾苗重新焕发了生机。

华山抢险谱新歌

1983年5月1日，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三大队为了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组织227名学员游览华山。这天，到华山的游人达到两万五千多，是平时游客的五六倍。

早上7时左右，被称为“太华咽喉”的第一登山险道“千尺幢”出现严重阻塞的现象。险情首先发生在“千尺幢”上端、坡度约80度的地方，有十多个游客被拥挤的人群挤得抬了起来，脚离开了台阶，手又抓不住铁链，他们一个跟头栽下来，在石槽的两壁碰撞，在人头上弹跳，直往山下坠落。游人一片惊叫，大家被这突然发生的险情惊呆了。当时，四医大千余名学员和干部正位于距顶部170级台阶处。见此情景，他们没有畏缩退却，只想到赶快救人！于是，同学们毅然放开手中抓着的铁链，冒着自身被撞翻的危险，准备接住掉下来的游人。

第一个掉下来的是位中年男子。当他从人头上滚落到同学们所处的位置时，任建军同学首先奋力一挡，没有挡住；接着又砸到李博头上，李博忍着钻心的疼痛，和旁边的王强一起，把他紧紧拖住。刹那间，又一个女青年头朝下栽下来，李博大叫一声：“快抓！”由于速度太快，只抓住了她的一只

脚，下边的一位游人把她抓住了。紧接着，又一名女青年从上面掉下来。项耀钧同学一把没有抓牢，只见女青年一个翻身，向下边的姬亚友头部砸去。姬亚友张开双臂，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的双脚。这时，小姬也站不稳了，幸亏身后的群众把他紧紧顶住。几乎在这同一时间，一个男青年头朝下掉了下来，因为冲力大，一下子插到项耀钧的腹部。当项耀钧试图把他身体调转过来时，又一个男青年脚朝下摔下来，两腿骑在小项的脖子上。就这样，十多名遇险的游人先后都得救了。

正在这时，在千尺瞳的下端又出现了险情。有一段防护铁链较低，有的人被挤下石梯，又撞动了伏在石壁上的人。一时间，20多人向深谷冲撞下滑。在这危急关头，同学们迅速抛下背包绳，使下滑的游人抓住了绳子。冯永清同学在拉一名游人时，由于游人紧张而配合不好，自己也被拖到了崖边，一起向下滑动。李华同学抢上去紧紧抱住冯永清的腰，由于力量不够，他们一起仍缓慢下滑。在这关键时刻，王宏欣同学又立即抱住李华，几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即将掉下深谷的游人拖了上来。同学们再接再励，一共拖上来六名游人。

下午3点，另一部分同学下山来到了二仙桥地段。同学们看到的是人流组成的“长龙”，数千名急于上山和下山的游人汇集在这里，道路被堵塞了。这时，挂在崖边铁柱上的铁链被挤得像拉开了的弓，有根铁桩已经拨脱，六、七米长的铁链落在地上，游人随时有被挤掉进深谷的危险。同学们见此情景，非常担忧。一打听，才知这里从上午八时多开始阻塞，已经快有七个小时。维持秩序的民警已经无法控制局面。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到天黑，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激荡在每一位同学的心头。他们都有一个念头：哪怕自己掉下深谷，也要把群众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为了尽快疏通道路，全线扭转混乱状况，四医大的学员、干部以及兄弟部队的一些同志共一百多人，沿悬崖边缘组成一道人墙。大家背临深渊，用自己的身体把群众挡在安全线以内。很快，拥挤的人流松动了，堵塞的道路疏通了。许多群众对同学们说，要是没有你们，今天我们能不能下山还是个问题呢？还有的说，没有解放军维持秩序，我们今晚不一定能活着下来。那位执勤的民警非常感激地说：“今天多亏你们，要不到了夜里，不知要出多大的问题。”

上午千尺瞳发生两次险情之后，同学们迅速行动，就地为跌落、挤压致伤的游人止血、包扎、固定。轻伤者经简单处理后都各自走开了。检查中发现有三名群众伤势十分严重：一位是江西九江6354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李国定，他的左前额明显凹陷，初步判断是凹陷性颅骨骨折，有继发颅内血肿的可能性。如延误时间，将危及生命。另一位是甘肃天水市医院的化验员刘丽萍，她左小腿胫腓骨骨折，如果断骨错位、不及时治疗将有坏死甚至截肢的危险。还有一位是头部负伤的郑州柴油机厂工人尚俊萍。

同学们紧急商议后认为，要抢救这三名重伤群众，由于山上没有条件，必须尽快护送他们到山下医院接受治疗。下山是20多华里的峡谷险径。为了保持担架平衡，抬在前面的大个子同学遇到下坡总是用手把担架抬得高过头顶，抬在后面的同学，或是弯腰下蹲，或是干脆跪在地上往下挪动。拐死角时，同学们就钻到担架底下，用背驮起担架，慢慢地转过去。用树枝绑成的担架和棕床有棱有角，把同学们的肩膀压肿了、磨破了，有的同学腿被嶙峋乱石碰破了皮。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苦。学员武若君，做腋下手术刚拆线，

抬担架时刚愈合的伤口被撕裂了，鲜血浸红了衣服。同学们发现后都不让他抬。他却说，大家都很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他于是又和同学们一起抬担架。由于抢救及时，三名重伤员全部转危为安。

5月1日下午4点多钟，一部分同学下山来到了二仙桥。这时，杨海涛同学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由于疲劳、惊恐、虚脱而昏迷的陈聪玲，她已经在这里躺了六个多小时。同学们想，天快黑了，病人呆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此时此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病人背下山去。下面就是百尺峡、千尺幢，在这80度左右的崖梯上，独自上下都很困难，何况要背病人。石俊同学冒着可能栽下去的危险，第一个把病人背了起来。杨海涛、应可满同学走到石俊前面，一左一右，他们一手抓住铁链，一手托扶着石俊的肩膀，徐军、赵建华同学用背包带绕过石俊的腰，在后面拉着带子保护他的安全。五个人同时艰难地往下挪动。石俊背着病人一直坚持到两腿打颤站不稳时才停下来，徐军同学马上接了上来；徐军支持不住时，赵建华同学又接了上来。就这样，大家轮换着从百尺峡到千尺幢，走过了五百多级台阶，凭着超人的意志和神奇的力量，硬是把病人安全地背了下来。

到了青柯坪，同学们借到两根扁担，找了一些树枝，做了一副简易担架。他们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病人垫上或盖在身上。夜幕降临了，同学们手电筒里的电池已快用完，光线昏暗，打手电的同学只能弯着腰，用手摸着路，为抬担架的同学寻找安全的落脚点。当时，同学们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又断了干粮和水，精疲力竭，体力消耗达到了极限。石俊、徐军、李涛三名同学先后虚脱，抬担架的人越来越少，压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但是，担架还在前进。五月二日凌晨一时，同学们终于把陈聪玲安全地送进了华山荣军医院。陈聪玲的男朋友再三地要同学们留下姓名，他们只回答了一句：“我们是张华的同学。”

李国定工程师伤愈出院返回九江后，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同时寄来四条洁白的手绢，上面用红丝线绣着“救死扶伤”四个字，要求把这四条手绢送给为他包扎伤口的同学。其他几位伤病员和他们所在单位向学校赠送了锦旗，专程到学校致谢，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感激与信任。第四军医大学的100多名学员与干部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时代颂歌。华山抢险是新形势下军民深厚情谊的具体生动的体现。

危难之际见真情

在欢庆新春佳节的日子，高原古城兰州市的党政机关和各族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军营慰问子弟兵。经过黄河上游特大洪水考验的兰州地区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与深厚。

1981年9月14日傍晚，黄河上游的洪水滚滚上涨，向兰州市袭来。甘肃省糖业烟酒公司土门墩仓库的职工们为保护库房里的糖烟酒等物品，一面想方设法加高加固围墙，一面急忙向驻地解放军求援。这座仓库北临黄河，库房离河道只有50来米，由于河水猛涨，眼下河水已经逼近围墙。一旦河水漫进库区，将冲走堆满库房的冰糖和烟酒，国家将受到不小的损失。这冰糖还是公司特意为兰州市各族人民欢度国庆节做糖果、糕点而准备的。

就在这紧要关头，兰州部队空军通信团副参谋长李树德，带着八台卡车和两个连的兵力，从70公里以外的某县赶来了。官兵们群情激昂，斗志很高。

在仓库领导的指挥下，指战员们迅速投入了战斗。他们抢时间、赶速度，两个人抬着 200 斤重的冰糖袋，快速地装上卡车，运向地势较高的龚家湾仓库。一路上只看到官兵们忙碌的身影，甚至顾不上擦一把汗、喝一口水。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住冰糖，让兰州人民过个欢乐的国庆节。汽车驾驶员也不甘落后，多装快跑，安全行车，不知疲倦地运了一趟又一趟，连续抢运了 22 个小时，以最快的速度把 200 吨冰糖全部安全转移。

搬运中，战士们看到冰糖袋子破了，就小心翼翼地把漏出的糖块拣进去，再把袋口扎得牢牢的。在仓库地上，堆放散发香味的冰糖块，又渴又累的战士谁也没有拣一块尝尝。当他们把冰糖运到龚家湾仓库时，库房里到处堆放着高级香烟等物品，战士们就当没有看见一样。他们牢记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牢记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他们说，尝一块糖虽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样做有损战士的本色。

9 月 14 日 19 时许，甘肃省人民银行的金库有被淹没的危险。领导上决定立即将现金、支票、帐簿等转移到安全地带。谁来帮助搬运这些重要的国家金融物资？银行的同志们首先想到的是解放军。告急的电话传到甘肃省军区警卫连，指导员程良给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副连长王和平带领指战员火速赶到了指定地点。在银行负责同志的带领下，战士们下到金库里，把一捆捆、一箱箱的金融物资搬上卡车，然后由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押运到指定地点。

当天晚上，天阴沉沉的，但是指战员们的心里却是明亮的。他们知道，能够担负转运金融物资的任务，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决不能让国家的财产在自己的手里受损失！他们高度警惕地坐在卡车上，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护送着车辆穿过繁华的大街和寂静小巷。搬运中，有几个木箱破了，白花花的钱币散落一地。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拣起来，又把箱子装钉好。就这样，指战员装御和往返运送了五个小时，如数把一捆捆人民币和一箱箱其它金融物资交给了保管人员。

9 月 19 日这天，奔腾咆哮的黄河猛烈地向马滩的堤坝冲来。堤长 4000 多米的马滩，是兰州市自来水公司抽水的重要基地。这里的 30 口水井，要供兰州市七里河、静宁区几十万人民群众吃用。一旦堤坝决口，洪水淹没水泵房，几十万人民吃水就会大成问题。兰州警备区某团闻讯当即派出二百多名指战员驱车赶来支援。

此刻，三面被洪水包围的马滩，形势十分紧急。汹涌的浪涛猛烈地拍打着刚围起来的护堤，有几处护堤已经开始漏水。战士们赶到马滩，迅速跳下汽车，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把一锹锹沙土快速装进草袋，然后两人抬起 300 多斤重的草袋，准确地抛到河堤上。但由于河堤渗水，堤坝内已成了一个泥潭，装沙袋无处取土。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指战员被分成两队，有的配合地方的同志承担了给卡车卸土固堤的任务；有的一挽裤腿跳进稀泥中，将泥土装入沙袋，抬上大堤。指战员们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决心要抢在洪峰到来之前把堤坝加高加固。在火热的筑坝劳动中，大伙个个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泥，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战士，只有一个共同心愿：保住马滩，保住水源井，让市民们喝上干净水！不少同志因为连续冒雨在泥里水里作业，得了感冒，拉起肚子，但坚持不下火线；许多战士手上打起了血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仍然斗志昂扬。

堤坝越筑越牢。经过十个昼夜的轮换作业，黄河终于在马滩军民筑起的

坚固长堤面前驯服了。如今，当人们喝上甘甜的自来水，禁不住就想起加固马滩堤坝的解放军战士。

9月7日晚上7点，黄河漫漫了榆中县青城公社的一个河心小岛，岛上100多名群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县社领导试图用羊皮筏子去解救被困社员，但是水大浪急，摆渡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隔岸相望的群众急如火焚，直至8日傍晚，羊皮筏子仍然没有能够靠岸。

险情传到兰州部队领导机关，已经是8日夜11点了。他们立即派某团舟桥连长张作志，带领13名战士携带渡河器材赶往青城公社。

一路上，战士们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险区。经过5个小时的夜行军，比命令提前1个小时到达青城公社。此时已是9日凌晨6时。原来，这个面积只有200亩的河心小岛，过去以钢丝绳牵引木船渡河。如今，洪水把钢丝绳给冲断了，使河心岛成了一个死岛。

连长张作志察看了水情和靠船的码头，设想了各种渡河方案。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办法，把冲锋舟牵引到1000多米的上游，然后冒着有被恶浪打翻的危险，他们驾舟顺流直下，靠上了河心小岛。这时，被困的群众发出了一阵欢呼。一位老大娘拉着张连长的手激动地说：“你们没来，我心慌意乱；你们一来我心就稳了。”

冲锋舟开始转运河心小岛被围困的群众。官兵们冲急流、绕浅滩，运送了一趟又一趟。但是下午一次靠岸时，由于水下障碍物挡住了去路，舟搁浅了。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里，把老人和有病的群众都背上了岸。就这样，他们乘风破浪同洪水搏斗了8个小时，不仅解救了被困群众，还帮助生产队转运了一批贵重物资。

军民共建川藏线

解放军某部的全体指战员，常年工作在以艰苦和险峻闻名于世的川藏公路上，担负着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至拉萨，全长3300多公里，地势险峻，路况复杂，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地震、塌方、雪崩、泥石流等不测事故时有发生。

1983年3月，部队党委发出了广泛开展军民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活动的号召，得到了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广大藏汉职工群众的热烈响应。

1983年4月的一天，海拔4600多米的高山风雪交加，有39台地方车被阻在山顶上。某汽车团参谋长带领的四连车队正好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干部战士立即下车挖雪开路，并把地方车一台一台地推过600米长的险区。可是，当地方车辆安全通过后，夜幕已经降临，风雪也越来越大，车队无法前进。干部战士便挤在驾驶室里，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在空气稀薄的高山顶上过了一夜。5月，部队的一辆车在雀儿山上滑进冰沟里，这时康定运输公司的同志正巧路过这里，他们立即下车帮助挖冰、填沟，还冒着危险帮部队年轻的驾驶员把车从险沟里开了出来。

1983年8月，地方青年司机刘龙生开车通过二郎山上的一个急弯处，在行车中发现路边横着一个油桶，又见车轮印一直延伸到崖边。他立即意识到是出了事故，于是便下车顺着痕迹下崖寻找，终于发现灌木丛中躺着两个已经昏迷的部队伤员。刘龙生毫不犹豫地背起伤员放到车上，立即送往医院抢救。等把伤员安排好，他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后经部队多方打听才找到

了他，并给他写去了感谢信。

一次，某团3连在海子山顶遇见一地方车抛锚，他们立即拿出干粮给又冷又饿的驾驶员吃，并冒着风雪帮助修车。由于雪原路滑，车轮只转不走。在这白茫茫的雪山上，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干部战士急中生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穿的棉衣脱下来，垫在打滑的车轮底下。经过官兵们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使车脱离了困境。地方驾驶员被这情景感

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次，某连车队在雪山狭路上与地方30多辆客货车相遇了。由于无法错车，他们毅然把危险留给自己，在冰雪路上倒车让路，有的车一直倒退了五公里。

川藏公路沿线上的部队指战员和地方群众互让互助、互帮互学，在这艰难困苦的高原环境中显示出军民团结的强大力量。在险区，军民并肩战胜困难，体现了军民之间的新型关系。

1983年春天，正是川藏运输线格外繁忙的时候。在甘孜州境内海拔4000多米的卡子拉山上连续下了四、五天大雪，军队和地方的300多辆车、1000多人被阻在山上。大雪仍在不停地下，风不停地刮，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30多度。如果一味地等到雪停风住，有可能就会无限期的等待而被困在山上，同时大家还面临着汽油尽、干粮绝、车冻坏、人冻僵的危险。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军民团结一致，同暴风雪展开了搏斗。被堵在山上的某汽车团四连车队的干部战士首先想到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发现前面有19台地方车很快要被大雪掩埋，立即全力以赴地行动起来，用雪筑成一道墙，挡住从山上飞泻下来的积雪。由于风大雪大、劳动强度大，加之高原缺氧，干部战士累得气喘吁吁，有的甚至晕倒了，但官兵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拚命地挖雪垒墙，终于救出了地方车辆。这时正是夜里最寒冷的时候。官兵强忍饥寒，把仅有的一点干粮拿出来给地方同志吃，把皮大衣脱下来给他们穿。因为气温很低，为了防止汽车水箱冻裂，有的同志还把大衣盖到水箱上。

正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附近的道班工人顶风冒雪开来了推土机，从东西两头推雪开路。这时公路上的积雪已达两、三米厚。道班工人不停地排除公路上的积雪，把陷在雪里的汽车一辆一辆地拉出来。由于天气太冷，推土机的机油凝固了，他们就在油箱下吊一个大火炉，一边烤油，一边推雪。争分夺秒奋力抢险。经过工人的奋力抢救，有100多辆车、300多人首先脱离了险境，撤出了卡子拉山险区。但是，还有更多的被围在山上的人和车仍处在危险之中。就在这时，理塘、雅江县商业局和医院的同志顶着大风雪，踩着一米多深的雪赶来了。其中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实在走不动了，硬是从雪地里爬过来、滚过来的。他们来到被困的人跟前，还没有顾上喘一口气，便把一袋袋干粮和药品送到一个个驾驶员手中。就这样，川藏线上的藏汉军民患难与共，奋战五天五夜，终于战胜了特大风雪，全部人员安全脱险。

1983年9月21日，通麦河边突然爆发了泥石流，一百米长的公路被冲毁，公路大桥被冲断，道班工人的房子被冲得无影无踪，公路上有500多台军车与民车被堵。当时，被堵在此地的240多名官兵立即冒着大雨，自动投入了清除泥石流的战斗。在场的昌都地区藏族干部亚玛论珠说：“抢险修路也有我们藏族群众的份！”他用藏语向被堵在这里的近两百名藏族旅客说明了情况，顿时，男女老少都跟着亚玛论珠干了起来。担负修桥任务的西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和驻藏工兵某团的同志也日夜奋战，加快了修桥速度。由于

藏汉军民的齐心协力，三天之后公路就修通了。这次，近千名藏汉军民在困难中互相帮助，危险争着上，方便让给别人，表现出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军民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友谊。

二郎山是川藏公路东段的第一山，其险峻之势在全线堪称第一。在这里，望而生畏的峭壁和深不见底的险沟一处接着的一处。入冬以后，冰封雪盖，路滑难行，加之路面狭窄，坡陡弯急，给行车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驾驶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车过二郎山，好比上青天，闯过“老虎口”，还有“鬼招手”。过去冬天车队过山时，最快要17个小时，慢的长达30多个小时。可是现在部队车队过二郎山，快的只用了2个多小时，最慢的也只有9个小时，没有一人一车在山上受阻过夜，做到了车不掉漆，人不破皮，近2000台军车全部安全顺利过山。

今年“五一”前后，美国记者伯斯坦夫妇来到川藏线，途中见来来往往的军车、民车文明行车，秩序井然，一车有难众车相帮，连声对陪同说：“这里山好、人好、解放军好。此行美极了。”

滦水唱精神

天津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和外贸出口基地。十几年来，这座偌大的城市越来越面临着缺水的困难。1980年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全市日用水量曾一度由180万吨下降到60万吨，部分工厂停产或半停产，350万市区居民的生活陷入险境。

缺水！严重缺水！

“水”成了天津人民谈话的焦点，天津缺水成了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没有水，天津——这座巨龙如何腾飞，如何纵横驰骋？

在这近乎于危急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了。隆隆炮声震荡着幽燕之地，引滦入津工程紧锣密鼓地上马了。

引滦入津，谈何容易。这将是一项天津建设史上罕见的综合性大型输水工程。它横穿滦河流域与海河流域，全长234公里，共有215个建设项目。单就开凿1条12.39公里长的穿山引水隧洞一项，就不可等闲视之。设计预算表明，这条隧洞的开凿，需要挖土60万立方米，挖石86万立方米，灌注混凝土29万立方米，回填土石60万立方米，而且由于地质结构复杂，工期又十分紧迫，这条隧洞的设计施工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引水隧洞在整个工程中又居于龙首的地位，决不能有任何闪失。

该由谁挂先锋大印呢？

“为了天津人民早日喝上甜水，我们来对付这块硬骨头”。解放军某部首长奋然请缨。

1981年12月，受命于危难之间的大军披星戴月，浩浩荡荡奔赴了施工现场。

幽燕之地，山峦叠嶂；滦河两岸，大雪覆盖，朔风怒号；漠漠长天，阴云疾驰。使人骤然间想起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想的是守成，而我们今天是要创建亘古未有的四化伟业。而这更需要真正的猛士。因为这是一场同大自然

搏斗的攻坚战。

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里，干部战士在雪地上支起帐篷，搭起木板房，埋锅做饭，野外就餐。常常是碗里的饭还来不及吃完就结成了冰碴，常常是劳累一天好不容易躺下却被无耐地冻醒。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机械未到，干部战士就用大锤钢钎打眼放炮。靠手搬、肩扛出渣。别说星期天，就连元旦、春节都被他们从日历上抠去了。盛夏季节，山窝里气温有时高达三十六、八度。洞外作业的干部战士，顶着烈日开挖浇注，脊背上脱下了一层又一层皮，中暑昏倒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洞内的人，同样日子不好过，他们得头顶淋水作业，脚踩长河施工，一个个被冰冷的地下水浸透成了落汤鸡，嘴唇冻得乌青，就是这样的艰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原副师长吴再山年过花甲，几十年南征北战，负过伤，已经离休 3 年了。当他得知部队即将开赴引滦入津工地前线时，立即找到了师政委，急切地说：“咱们部队没有打过洞子，我以前干过，熟悉这方面的工作，让我去吧。不能干重活，还能当一个尽职的顾问……”政委望着老首长斑白的两鬓，额头的皱纹，望着他饱含期待的目光，使劲儿点了点头。

副军长王嘉祥，已是 59 岁的人了，清癯的身躯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七个弹孔，右臂伤残失去功能，然而，在引水隧洞工地上，他的雄风不减当年。作为工程指挥部副指挥、党委副书记，他坚持现场办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们常常在深夜一、二点钟还看到他清瘦的身形活跃在工地上，看到他右边的袖子在夜风中摇曳。女儿结婚他没挂在心上；老伴住院，他抽不出时间探望；自己的血压高达 160，他也不做理会。可是，为了改善战士们的食宿条件，为了保证施工中的安全、质量和器材供应，他却殚精竭虑，彻夜难眠。他只想为把滦河水引到天津尽点心，出把力，否则，他离休时会不安心。

老树发荣，新竹竞秀。在工地上处处可以看到，当年老八路叱咤风云的一代雄风，又在新一代身上闪现。

新战士肖建方，刚到工地就接到母亲病故的噩耗。他是妈妈经历难产的痛苦生出的唯一的儿子，是妈妈的心头肉。他爱母亲胜过爱自己。当时他拿着电报惊呆了，无论如何不相信是真的。当他终于清醒过来后，发疯般地跑到山坡上痛哭了一场。第二天，战友们又看到这位小战士睁着一双红肿的眼睛照常上工了，而且干活更卖力，只是话少了，再不像平日那样灿烂地笑。指导员理解他的心情，让他回家看看。而他摇摇头说：“等把水引到天津吧！我带上一壶甜水到母亲坟上祭扫，她老人家会含笑九泉的。”

某 3 营营长王小京，北京人，高干子弟。别看他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却是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拼命三郎”。他几乎每天都提前两小时起床，到工地筹划当天的工作安排。本来就患有胃病的他，由于过度劳累，病情不断加重，一米七八的个子，却每天吃不下半斤粮。战士们给王小京算过一笔细帐：按一个工作日 8 小时计算，他在 3 月到 10 月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实际上已工作了近 16 个月。6 和 16，这个小小的数字对比体现的是怎样一种工作精神呀！

困难接踵而来。在某师承担隧洞地段上，有十几个极易造成塌方的破碎带和断裂层，还有若干个程度不同的风化区。这对于战斗在第一线的干部战士是个严峻的考验，对于组织指挥第一线战斗的领导干部也是个不容小视的课题。

艰难险阻把指挥员们逼上了科学的“梁山”。师长、政委带头参加师组织的技术讲座。上上下下学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整个工地成了一个大课堂。我们的队伍历来就是善于学习的队伍，而善于学习的队伍是大有希望的。有革命干劲儿和科学态度这一对强劲的翅膀，没有飞不过的火焰山。

隧洞主洞入口处，位于强风化区。裸露在地表的红色岩石，用手一抠就是一把，一攥就碎，难以成洞。在这个难题面前，左副师长决定钻研出一条可行的方针。他没有什么隧洞施工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他有股子钻劲儿，他四处买书、借书，不断向科技人员请教。他和前来支援的某部工程师杨承增等人一道，在水电部天津设计院的帮助下，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掘进方案。主洞口安全、顺利地贯通了。

这支从未搞过大型隧洞工程的步兵部队，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嘱托和天津人民的期望，他们初战告捷，为全线工程带了一个好头。

天津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天津人民吃水不忘引滦人！

汗洒“镍都”

地处甘肃的祁连山下的金昌，是闻名全国的“镍都”。为了更好地开发镍矿资源，更好地建设金昌，国务院将金川二期扩建工程列入“七五”全国重点工程，并且位居“重点之重点”的20项之一。

这里的镍矿75%埋于500米以下的地层，二期工程的重点就是为深层采矿开辟通道。这条通道的主体将位于地下650米的岩层里，长3700米，宽5米，能跑25吨载重卡车。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质量要求极高，工程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国内的一些专业工程队不敢承担这一关系重大的开道工程，而日本、瑞典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则要价极高。这开头炮打不响了吗？

正当金川公司领导愁眉不展的时候，兰州军区某工兵团主动请缨了。这是一支只有5年历史的年轻部队，诞生在86年祖国南疆受到挑衅的危急时刻，经过老山战火的洗礼，它异常地坚强，然而，它并没有干地层下开辟通道的经验，缺乏这方面的技术，它能胜任吗？

“我们能行！”这是全团官兵异口同声的回答。五年前，为了祖国的安危，我们勇上战场、义无反顾；今天，为了支援国家抱这个“金娃娃”，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公司领导面对这一双双无比坚韧的目光，放心地点了点头。

当时，部队才走下炮火纷飞的前线，有一大堆问题需要处理。然而这一切问题在任务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全团官兵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天平的砝码放在国家利益一边。正在探亲休假的提前归队，正在住院治疗的偷偷地回来，正在筹办婚事的推迟了婚期，刚刚结婚的送走了新婚的妻子。桥梁连连长杨德山，正赶上爱人来队生孩子，他就把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和“坐月子”的爱人，安置在一位驻地老乡家里，当天夜里，他就带领连队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这是一群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钢铁汉子。吃苦受累在他们看来已是小菜一碟，所以，他们根本不再乎下井前耳闻的井下的种种艰苦，以为再苦，也苦不过老山的“猫耳洞”。然而，他们在真正进入现场后，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从地表下降到地层650米的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坑道里潮湿闷热，气温高达 37 以上。氧气不足，有些地方严重到划不着火柴的地步，由于巷道没有凿通，通风设备陈旧，每次放炮，烟尘弥漫，久聚不散，呛得人喘不过气。坑道中到处淤积着漫过小腿的污水，水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干部战士就要浸在这样的水里作业，风钻一响，黑水四溅，一个个成了非洲人，除了牙齿是白的，浑身上下要多黑有多黑。不说话，不听口音，谁也甭想认出谁。

650 米的地层深处，虽然没有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却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死神时时刻刻没有停息它寻觅的脚步。其中，塌方是对官兵们威胁最大的危险。两年施工中，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塌方 300 多次，几乎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次险情。但是，我们的英勇战士们没有被危险吓倒，更没有退却。他们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共同喊出这样的口号：要像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筑路架桥一样，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工程。地爆一连指导员王瑛，在一个月内连续 4 次砸伤：第一次在充填坑木时，一根木头横落下来，正好砸在他头上，安全帽立即碎成两半，头顶上顷刻间突起一个鸡蛋大小的包，而他则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当场昏厥，身旁的战友赶忙抬起他往出坑道的电梯跑。电梯很快就升到地面了，他也清醒过来，说什么也不回地面休息，强“逼”着电梯由上升改为下降，又把他送回坑道，让他继续干他的活儿……第四次砸伤发生在他刚过完 30 岁生日后的第二天，那一次，一块大石头从坑道壁上滚落下来，朝向小王附近的一位战士砸去，小王手疾眼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推开那位不知所措的小个子战士，而他的 5 个右脚趾有 4 个被砸得粉碎。他一声没哼，从衬衣上扯下一块布条子，把右脚包了包，就装作没事人儿似的，继续掌着风钻不松手。那位被他救了的战士流着泪要背他去包扎，而他摇了摇头说：“没事儿，干活儿吧！”

排长侯宗文是才从军官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官，清秀的面庞还未褪尽天真和稚气。几天来，他一直高烧不断，而他硬撑着不去医院，也不让任何人知道，坚持没日没夜地泡在坑道里。在一次支护拱架时，突然发生了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大塌方，侯宗文终于没能躲过去，被塌落的土石埋没了全身，战士们一边呼叫着，一边用双手拼命扒，终于从碎石堆里把他扒了出来，而他的脸上却留下了几道永久的疤痕，三根肋骨粉碎性断裂，并且腰椎骨压缩性骨折。几个月后，他出院了，却只能依靠双拐才能行动，他不能再同战友们下坑道了，便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后勤部长”，拄着双拐东奔西走，为井下的战士衣食住行奔忙。

在这个战斗的集体里，没有官兵等级，没有首长特权。从团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大家同睡一个坑，同吃一锅饭，共同为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团党委的领导同志坚持做到；危险时我们在，危险情况我们上，危险工作我们干，处处走在全团前列。坚持跟班作业，要战士干的工作我们先动手，让战士上的地方我们先上，让战士经受的考验我们先经受。

政委林雪亮患有严重的痔疮，医生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这点小毛病也要不了命，以后再说吧。一年 365 天的时间，他下井能达 310 天。

田洪河，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如雪的两鬓，深深的皱纹，清瘦的身躯，一看模样就知道身子骨儿不强壮。的确，他是远近闻名的老病号、高血压、心脏病、肾炎集于一身，兜儿里随时都得装着药。老伴也被他逼得成了水平满高的家庭保健医生。作为团里资历最深的高级工程师，他几乎天天下井，现场指导施工。老伴心疼地劝他：“你都那么大把年纪了，想把老骨头埋在

井里呀！”他理解老伴的心情，可他离不开他的工程，他的战友呀！他安慰地拍拍老伴儿的肩头：“我会小心的。”后来的日子里，他仍旧没日没夜地泡在施工现场。

官兵们承担的工程，是全矿设备最陈旧、运输线路最长、卷扬提升矿石最困难，塌方冒顶最频繁的区段。他们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高速优质地完成任任务。设备陈旧，他们就自力更生地进行技术改造；矿上资金紧张，他们就从团里的“家底费”中垫支几十万元，先后三次改造运输线，铺设更换了1000多米的轨道，开通迂回线路，增大运输量，针对井下岩石破碎容易塌方，掘进常常受阻的情况，全体官兵群策群力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了“密布孔、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缓放压、勤维护”的18实施工法，收到显著效果。

两年后，工程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圆满竣工了。在团的工作记录册中留有这样一些数字：共完成井巷掘进1741.94米，采运矿碴石32405立方米，为国家创产值1710多万元……

英雄的部队用辛勤的汗水为金川多出镍，出好镍做出了贡献，金川人民感谢你们，镍都记住你们！

为了“巨龙”的腾飞

轰然一声雷鸣，一枚乳白色的运载火箭从大海深处破浪而出，直上蓝天。东方的“巨龙”向着九霄太空，腾飞而去。

为了巨“龙”的腾飞，我国从事国防科学试验的干部战士，整整付出了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智慧，一代人的青春。他们为国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的光荣史册！

万事开头难！运载火箭的起步更是异常艰难。刚刚“点火”的事业，就被“文化大革命”的凄风冷雨浇灭殆尽，如金似银的时间无情地流失！霸权主义者的威慑力量疯狂地增长，而我们的国防建设却在原地徘徊。祖国的期待、人民的重托如山在肩，未酬的壮志似火灼心。就是在那样动乱的年头，他们瞄准国外先进水平，一步步奋力追赶。当四害扫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现代化大旗的时候，他们焕发出无比炽烈的工作热情。

在民族振兴，中华崛起的历史关头，每个中国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对摆在人们面前的这个问题，他们作出了最好的答案——以追星赶月的速度，把被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延误的时间夺回来！人民不会忘记，为了拿出自己的火箭，为了给祖国、给民族、给每一个不甘落后的中国人争口气，他们是那样的含辛茹苦，长期在艰苦的环境里奉献青春。

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精华，他们从事的是祖国尖端的科研工作，然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却曾长期是令人难以相信得艰苦。抛妻别子、远离故土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与深山为邻，与荒原作伴成了他们自然的习惯。他们曾像野营一样散居在深山老林的村子里，借着油灯微弱昏黄的光，翻阅图纸资料，后来，终于盖起了干打垒的集体宿舍，尽管极尽简陋，却毕竟属于自己。他们钟爱它夏天的潮湿闷热，钟爱它冬天里墙壁上的晶莹冰花。他们是对生活毫无奢求的人，只要能搞出属于共和国自己的火箭，他们宁愿经受一切磨难。

他们是可敬的，他们争分夺秒，曾有多少回动人心魄的冲刺！他们废寝忘食，创造了惊人的速度。多少个不眠之夜，熬白了头发，多少回攻克难关，使脸上过早地增加许多刀刻般的皱纹。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累花了眼，伸手接同伴递过来的电烙铁时，误把灼烫的烙铁头当成了烙铁柄。另一位体质较弱的同志在连轴转了二十多个小时后，想喝杯水，刚提起暖瓶，就被极度的疲劳击倒在地，沉沉睡去，连开水烫伤脚都没有知觉。

隆冬的一天，那位姓李的工程师正发着高烧躺在医院里打点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他立即赴数千里外的发射场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他二话没说，“腾”地从床上坐起，背着医生护士，拔掉手上的针头，溜出了医院。所领导拦不住他，只好千叮咛万嘱咐后派小车送他到火车站去。当时，风雪肆虐，小车艰难而小心地前行，车轮不时出现空转，开到一座大山前，就再也前进不了了。他便拎起行李跳下车，让小车掉头回去，自己踩着半尺深的积雪，一步步翻山越岭，向火车站赶去，终于赶上了当天的最末一班火车。

女技术员王翠花是某基地最老的判读员，每次试验中纪录的千万米胶片，都要经过她和同事们的手眼，用最快速度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分析判读。当她和全组同志改造判读仪的工作在紧张进行时，有关部门一下送来六十多个航次的胶片，要他们尽快拿出处理结果。当时，她十二岁的孩子正在发烧，三天后烧得抽风了，丈夫又出差不在家。孩子需要妈妈，胶片等着判读，两头她都不能耽误。她急匆匆地把孩子送到卫生所打了针，就又回到判读仪前，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在科学试验的特殊战场上，虽说没有硝烟，但同样存在着危险和牺牲，他们是在这特殊的战场上英勇拼搏的战士，他们用汗水浇灌运载火箭之花的，不仅是汗，而且有血！

在塞外大漠的深处，有一座小小的坟莹，那里面长眠的是一位用血肉之躯为火箭铺垫产床的年轻的英灵，他叫王林，一位极普通的技术员，一位十分年轻有为的车间主任。他厚道寡言，只知道埋头工作。那天，他已经上完了一个班次，本可以回到家里和妻子儿女团聚，可他不放心他领导的车间。他的车间是研究火箭推进燃料的，眼下正是出成果的“叫劲”时刻，不知道原材料标准，不清楚安全量多少，此刻的危险无异于驯兽人面对一只未经调教的猛虎。他来到车间，站到最

关键的岗位上。意外事情发生了，燃料起火爆炸，拇指粗的钢筋浇注成的防爆门被推出八十米远，一吨多重的铁门将王林压倒下去……

王林的牺牲，在这个奋斗拼搏的集体中掀起的不是恐惧的浪头，而是更加努力献身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巨潮。

他——这样一位矮小瘦弱的人，曾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分配时，他本可以留校任教和从事专业研究，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是优越的，而他却响应祖国的召唤，报名参了军，来到了这隐没于大山深处的军工厂。一次，他正在实验室进行攻关实验，试剂突然意外燃烧起来，火越烧越大。屋里有三大瓶溶液，还存放着许多名贵化工原料，而试验室不远处就是火药房，情况万分危急，他早已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奋力灭火，抢救原料。一不小心，他跌倒了，立即变成了一个火球！

救护车载着他风驰电掣般向医院奔去！

醒过来时，他的脸已完全失却了往日的模样，彻底扭曲变形了，他的十个手指头没有留下来一个。他噙着泪对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说：“我大学才

毕业，还没有为党作些什么，千万别让我离开这个队伍……”他要求主治医师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右手虎口割开，替代失去的手指。伤口还没拆去纱布，他就请人买来稿纸，请护士把钢笔绑在虎口里，歪歪扭扭地在纸上练习解方程，列数据，护士看到他难受的样子感动得流下泪来。

17个春秋，他就是依靠这没有指头的手翻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外文资料，画出了一幅幅精细的图纸。

执著、顽强，这是他们的共同性格：愿将血肉之躯献作长城的一砖一石，愿将英魂灵气永葆祖国的生命青春。他们虽然青春已逝，然而，他们依然如青年时代那样雄心勃勃。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民族的强大、中华的崛起，执著追求数十年，风狂浪急志不迷。

终于，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们的潜艇火箭，终于在辽阔的大海和蓝天漫游。

我们西眺戈壁，我们东望大海……举起右手，向你们——所有为运载火箭的研制作出了功绩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远望”展翅翱翔

1980年5月18日上午，中国人民为之奋斗已久、企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南太平洋湛蓝如洗的天幕上，一颗飞流的火球散放着绚丽的礼光，呼啸着从西北向东南飞来。运载火箭飞越万里太空，准确向预定海域溅落了。顷刻间，一个巨大的水柱在浩瀚的洋面上冲天而起，震耳的轰鸣声响彻云霄，好像在放开喉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成功了！

祖国的心脏在兴奋地跳动，全国人民奔走相告，感情沸腾。在万分激动之余，也许不该忘记那两条船——那两条准确完成了观测运载火箭溅落的航天测量船。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远望”。平常的日子里，它们如同两支美丽的天鹅，宁静地栖息在长江岸边，待到祖国需要的时候，便展开洁白的翅膀驶向万里海洋，忠诚地担负起人民的希望。

它们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几经磨难才诞生的。它们的身上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心血和劳动。不知有多少人为了让它们能永远矫健地遨游在浩瀚海洋，能永远为祖国的科学测量事业展现身手而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他们中有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富有经验的老科学家，也有朝气蓬勃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尽管他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但都有一股撼天动地的工作热情，都有一种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奉献全部的坚强志向，他们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顾这两条船，兢兢业业，无怨无悔。

我们的“远望”号，一天天成长成熟起来，当祖国要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之即，它们已经可以信心百倍地扬帆起航去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了。

那一刻，“远望”人是无比激动的！他们庄严地列队在甲板上，听那嘹亮的气笛声冲裂苍穹，看那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激昂的进行曲中，他们不禁流泪了。亲爱的祖国，您的儿女即将远航，您静听我们传来的捷报吧！

船尾犁出一道雪白的航迹。大陆远去，由清晰变为模糊，最后在视野里消失了。

“远望”人望着海水由浅蓝逐渐变深，他们的心潮起伏难平。企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为了这一刻，有多少科技工作者们艰苦奋战，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岁月里顽强地挺立过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迫害，残

酷打击都丝毫没有撼动他们心中那个最坚强的信念——祖国的运载火箭一定要发射成功！如今，终于迎来了对这么多年劳动成果的大检验，他们能不激动呢？

船栏边，一位头发斑白的清瘦老人望着无际的海面凝眸沉思。他是负责测量技术论证工作的工程师。实际上，他还未过半百的年龄，多年的操劳却已使他变成了人的模样。他是看着“远望”号分娩诞生的，从那时起，他就像一位忠实地父亲日夜操劳在“远望”号上，茫茫的数字海洋里，他尽情遨游，一个个难题，他努力攻破。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工程师，可他实在不是称职的父亲、丈夫。家中的事，他几乎从未涉足。里里外外，全靠爱人那双原本纤细的手，孩子是爱人一手拉扯大的，父母是爱人尽孝送终的。他心疼她——这位天赋绝不比他差的大学同学，他知道，她是为了他，为了他能全心全意把工作干好才主动放弃自己钟爱的事业而挑起家庭重担的。他感激她，便更加没命地工作。他知道，当我们的火箭发射成功之时，她会比他还高兴。

船上有一位归国华侨，叫张海林。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无线电工程师。几年前，他拒绝了国外多家公司的高薪聘请，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情毅然回国了，成了一名“远望人”。比起国外，这里的各方面条件都是艰苦的，然而他根本无视这巨大的反差，将全部的心血都扑在“远望”号上，这次出航前，他收到了多年侨居国外的父母亲的信，告诉他，他们已启程回国探望他。他是年迈的父母唯一的儿子，已有多年未见了，说实话，他从心里特别想他们，特别想见他们一面，组织上也确定他留下来接待父母，可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也实在离不开他心爱的卫星导航设备，实在渴望亲眼看到祖国的火箭在太平洋上溅起的冲天水柱。于是，他终于随船出海了。

8个日日夜夜的航行后，要驶过赤道了。海面平静如镜，景色奇丽。第一次过赤道的人，谁不想观赏一下赤道风光！然而，我们的“远望人”的心却另有所寄，别有所依。他们在机舱里紧张地做着火箭发射前的测试联网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在他们看来，没有比随时保证各种设备完好无损更重要的。

负责电子计算机总体设计的副总工程师江学国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他带头研制的中心电子计算机旁，这是船上所有测量设备的大脑和心脏，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老江的脸上满是刀刻一样深深的皱纹。高度近视的眼睛高度集中地注视着这台耗费了他大量心血的机器。

三年前，祖国把研制计算机的任务交给他们的时候，十年浩劫造成的创伤还历历在目：电不通、水不通、风不通；厂房漏雨，设备残缺，资料遗失；大量科研骨干还在囹圄中苦熬。这样的烂摊子能研制出一流的计算机吗？老江和他的战友们生就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二话没说，研制任务在满目破败中艰难上马了。他们憋足了劲儿，要用双倍的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是一群老黄牛，更确切地说是跋涉在茫茫沙漠戈壁的骆驼。他们用特有的坚毅和奋争，终于开创了日渐光明的前景。一个月后，生产线打通了，五十天后，进入厂调试阶段，这是让人吃惊的速度，这是他们用汗水和血水托起的速度。几百名设计研究人员的意识里早已没有了白天、黑夜的概念，办公室、机房成了他们全部的活动空间。数千个插件，数万个元器件，上百里的线路，十万个接触头，数百万个接点，在他们手中检验过关，不漏一丁点差错。

终于，他们的心血浇筑成了这台质量过硬、性能一流的计算机，将在这次划时代的任务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注意，全体注意！无声的命令后，火箭出现在太平洋上空了！

刹时，所有设备全部启动：巨大的扇形雷达天线在缓缓旋转；计算机高速运转；荧光屏上跳动起各种图象、数字和信号。瞬间，各种设备把火箭飞行的各种数据准确地测算出来了，记录下来。“遥测收到信号”！“雷达发现目标”！“双频跟踪正常”！“火箭准确落水”！人们用激动的声音向指挥中心报告胜利的喜讯。

此刻，热泪从老教授堆满皱纹的脸上淌下，从中年工程师眼镜后滴落，从年轻技术员明亮的眸子里涌出。骄傲的喜泪冲刷了他们为今天胜利而进行不懈努力的疲劳，安慰着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捷报传向祖国，传向世界。浩瀚的南太平洋上，浪在欢笑、涛在歌唱。

花海、彩旗、歌声。欢迎胜利归来的英雄测量船。

奖章、贺信、喜报。光荣啊，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人们！

大陈春光

当你坐船从浙江椒江市起航，朝向台州湾东驶 29 海里，就会看到一座绿树掩映，炊烟袅袅的小岛。这就是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洗劫一空的英雄岛——大陈岛。当年的炮火、血河，当年的英勇、悲壮，都写在了大陈岛的记忆中，如今的大陈岛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模样，她是那样生机勃勃、宁静祥和，起伏的山峦上一棵棵松柏、苦楝、木麻黄郁郁葱葱；碧波万顷的海面上一队队渔船驾着海风竟流远航，新屋高楼，层层叠叠；装在屋顶的圆形太阳能集热器，熠熠闪光；风力发电机的叶轮，转动不息，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大陈岛变了，翻天覆地地变了，令人欣慰地变了。而这可喜的变化是谁创造的呢？亲身经历了整个变化过程的大陈岛人异口同声地说：“多亏了岛上的解放军呀！”

是的，多亏了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

1984 年 4 月中旬，在下嘴头村发生了一件风靡全岛的事儿。这事说大也不大，说小也实在不小。反正是轰动一时。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几十年来一直威严矗立在村西头杨府庙里的十一尊佛像一夜间跑得没了踪影，这可真是件怪事儿。要知道这座杨府庙，这十一尊泥塑佛像对于全村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呀！破“四旧”的时候，杨府庙曾被捣了个稀巴烂，那些饱食人们香火的佛像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后，不知那一天，在下嘴头村的西头的废墟上又重新挺立起了一座更辉煌的杨府庙。那 11 座曾被扼杀的泥胎又重新享用起了人们的朝拜，而且较之以前更加规模宏大。村民们，以及岛上其他村的渔民们越来越虔诚地护卫庙里的“神仙”。

尽管全国各地都已掀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大陈岛却依旧沉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对外面精彩变幻的世界无知无识。继续闭塞，继续落后，继续产生着新的文盲，继续接受迷信的愚弄。面对这种状况，驻岛部队的干部战士心急如焚。上上下下达成共识，必须努力帮助大陈岛向落后和愚昧告别。

这可是项浩大的工程。多年的陈规陋习，愚昧落后，要想铲除，怎么可能是易事。

再难也得上！部队官兵下定了决心。

100多名穿军装的文化教员产生了，6所文化夜校成立了，61个扫盲小组组织起来了。官兵们像执行歼敌任务一样，认真努力地向统治着大陈岛的愚昧开火了。他们走村串户，动员人们参加文化学习，向人们宣传掌握知识的重要意义，把科学文化的养份一点点灌输到人们久以干涸的头脑里。渐渐的，开了心窍的人越来越多，相信科学的人越来越多，由“睁眼瞎”到识文断字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不再像从前那样茫然，人们的心境也变得开阔了。然而，在这新生的充满生机的绿色下，仍存在陈渣，仍有一些人，主要是老年人依旧笃信着迷信，杨府庙中仍不断有缭绕的香烟和常明的神烛。比方说孔招栋老汉吧，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根本不理睬驻岛官兵的宣传教育，仍信他的神，烧他的香，虔诚地守护着几十年的愚昧。直到有一次，他才真正明白菩萨靠不住。那一次，他患肚子痛，无论怎样烧香求佛都无济于事，而且越来越疼得死去活来，甚至昏死过去。后来，儿女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几片药服下，疼痛不见了。这次同阎王爷打交道的经历对孔老汉教育很大，他所在的扫盲小组的李连长不失时机地对这位挺顽固的老人作了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孔老汉终于决定同他信奉了一辈子的菩萨、佛爷们永远再见了。他还在李连长的支持鼓励下，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服另外几位同他一样迷信的老头、老太太们。终于，这几位当年曾为杨府庙的二度出现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们决定亲手搬掉那十一座佛像。再不迷信了。于是就出现了那件传遍全岛的事儿。那件事后，又相继发生了几起类似事件，大陈岛上的泥菩萨们都被赶走了，在全岛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原来的庙宇都被修葺一新，变成了图书室、文化站。大陈岛开始走向文明了。

建设文明岛，必须打开致富大门。部队领导了解到，岛上很多人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怕了。对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了解，不敢放开手发展经济，走致富之路。看来，宣传党的有关政策，让中央的精神深入人心是当务之急。于是官兵们就积极动手，制作了黑板报，宣传窗，横幅标语，并利用岛上的有线广播，以最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树立村民们以正当手段勤劳致富的信心。

灯盏村的颜定生是海涂养殖蛏子的行家，可是当大队党支部请他出来搞海涂养殖承包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也不出山。他自有他的理由：当年被作为“冒尖户”批斗挨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万一政策再变了呢？他实在不敢再当这个出头鸟。部队长张志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到他，像朋友一样同他唠家常：“你是闻名远近的行家里手，大伙都瞅着你，你为啥不干脆呢？”

“找是被整怕了呀……”颜定生无奈地摇着已是花白的头。

“中央文件上讲得清清楚楚，不会改变了，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不会错，你好好干吧，有难处找我们……”老张的话真挚诚恳，饱含期望。

颜定生终于有了主心骨：“好，我干，好好干！”

如今，颜定生已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养殖场场长，他带了致富的好头儿。

致富靠勤劳，更靠科学技术。为了帮助渔民们增强致富本领，部队抽出技术骨干，协助地方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掌握一技之长的致富能手。在渔民们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官兵们都全力相帮。如今，岛上的专业户有从事海上捕捞的，有经营海涂养殖的，有搞果树种植的，有搞家禽饲养的，出现了许许多多“冒富户”。

干部战士们将大陈岛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深情地热爱着。为了大陈岛的腾飞，他们不畏艰苦，勇创新业。

大陈岛最东边有一座山川叫屏风山。光秃秃的，不生一棵树。在全国植树造林的高潮中，岛上渔民也曾试着在山上种过树，但由于山势陡峭，疏于培育，最后还是一棵都没有留下。在这座山单独执勤的四位战士不愿看着这个朝夕相处的所在永远这样光秃丑陋，就自发从三里多路外的甲午岩，依靠肩抬人扛，将一万一千多棵树苗运到了山上，一个个挖坑，一棵棵种下。刚栽的树苗需要浇水，而且必须是淡水。淡水池在山脚下，提一桶水上山至少得十来分钟的时间。四位战士就轮流着一桶水一桶水地提上陡峭的山峦，浇灌那一颗颗同他们一样年轻的小树。一天天，小树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一株株成活了，撑起了一片片绿荫，把秃了多年的屏风山打扮得美丽异常。一年年，全岛军民坚持植树造林，大陈岛常年被浓浓的绿色环抱。

大陈岛过去是“山高坡陡羊肠道，世代渔家累断腰”。指战员们就年复一年地开山取石，修路铺道。如今总长约64公里的环岛公路，经悬崖、过峭壁，通到码头，伸到渔村。岛上过去淡水贵如油，这些年来，干部战士挖水井、修水库，全岛淡水蓄水量已达25万立方米，不仅岛上居民用水不成问题，来避风的渔民用也绰绰有余。渔民们富了争买电视机，可是海上收不到，部队自筹资金6万元，在岛上建造了一座电视差转台。现在渔民收看电视台的节目再不成问题了。

目睹大陈岛整个变化过程的人们常常会感慨地说：“大陈岛有今天，解放军立了大功！”

是的，大陈岛感谢你们——人民的子弟兵！

劈山展雄风

1981年4月11日晚，宁静祥和。兰州部队某师工兵连的官兵们经过一上午的艰苦训练加上下午的政治学习，此刻正利用这个难得的周末之夜轻松休息。

突然，队部传来一声紧急的哨音。

顷刻间，所有的宁静被打破，所有的祥和消失得没了踪影，整个营院笼罩上了一层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

很快，集合已毕，高高的讲台上，竟然是副师长沈宝兴站在那里。看来势态严重。

的确，发生了不小的事情！

4月9日黎明，甘肃省舟曲县泄流坡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山体滑坡。岷山余脉一座高达870多米的大山，一夜间下滑了五百多米，三、四千万方土石像一条凶恶的“龙”，横卧在150米宽的白龙河床上，巨“龙”伏，江断流。情况紧急。

人民有危难，需要子弟兵！

工兵连的官兵们在沈副师长的带领下星夜兼程，火速赶往白龙江断流点。

原来并不太宽的江面已是白茫茫水天相连，积水量已达一千三、四百万立方米，水位仍在继续上涨。不断有撕裂人心的消息传出：“江水涌到县政府门前了！”“县油库进水！”“八百间房子被吞没……”

官兵们面对日夜伫立在白龙江两岸山峦上的群众，心疼了，眼红了。

“劈开石‘龙’，上保舟曲，下保邻县武都！”抢险救灾指挥部的通明

灯火映出了一张张紧张严峻的面孔，研究劈山泄流方案的紧急会议彻夜进行。“时间就是生命！舟曲人民在急切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似焚烧着一盆烈火，都似压着一块巨石。怎样劈开“龙”膛？怎样做才能行之有效，万无一失？大家竭力思考着、讨论着，有人主张用寻常装药、放小炮，理由是北岸山体仍在继续下滑，放大炮会加速滑坡，还可能震塌南山；也有人主张用二倍过量装药，放大炮，认为只有加快速度，才能抢在江水吞没舟曲县城之前泄流。然而，放大炮的风险性却不能忽视，如果南山被震塌，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何定度？大家把目光投向身为总指挥的沈副师长。

老沈努力让自己冷静地思考。凭借几十年开山劈路的经验，他知道若用小炮开膛，一天难炸四米，而山体滑动一天至少有三四米，你炸，它滑，岂不是等于零。看来只能过量装药，放大炮。他仔细分析断流点的地质资料：南山结构属土石质，石大根固，土粘板硬，山岩掉土表面松散，用一万公斤以下的过量装药不会震塌；而若使用延期雷管引爆，震波还可以减小。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滑过，江水在一米一米上涨，南北山顶聚集的无家可归的人群在成百上千地增加，官兵们的心在一点点被撕裂。

“为甘南人民担风险，值得！”老沈下定了决心，恳切地向指挥部提交了作战方案：用大炮开“龙”膛，泄流除灾。

清早6点半，工兵连开上了“龙”背。要进行3000公斤以上药量的爆破，在建连23年以来，是头一回。从挖坑，装炸药到引爆，一旦出现差错，就会带来触目惊心的后果。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危险！而且不是一般的危险！然而，“我们不怕！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战友为维护祖国的尊严献出了血肉之躯，我们为了千百万甘南人民，还有啥舍不得的！”指战员们以最快的速度挖好6个大坑，装上3558公斤的炸药。“轰！轰！轰！”几声巨响后，烟尘散尽，一个长20米，宽6米，深2米的作业面开出来了。沈副师长的推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南山除震动下一些松散的土块外，山体没有向白龙江移动一厘米。药量还可以加大！

这天下午，7200公斤炸药填装好后，乔排长摇动了直流引爆机，但奇怪的是瞬发装药没有炸，延期炸药也没有炸。糟糕，出现了“哑炮”。

几位战士一跃而起，争着去排除。

“站住！危险！到边上趴着去！”乔排长一声大吼，拦住了他们。与此同时，他却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经过小心谨慎地检查，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直流引爆机的输出电压低，不能使康铜雷管起爆。小乔立即引来220伏交流照明电源，接通了瞬发装药。随着“轰！”“轰！”两声，闷雷在头上炸开，250立方米的土石像从簸箕里倒垃圾一样，一次掀出膛口，“龙”膛被辟开了，断流了7天的白龙江卷起水柱，从膛口奔涌而出。

乔排长微笑了。望着他眉宇间的那发自内心的笑，谁会想到在他的军衣口袋里正装着两封让他伤心气短的信笺。一封来自于从小青梅竹马，如今考上大学的未婚妻海燕，他深爱上了多年的海燕这回真地像海燕一样展开翅膀永远地飞走了；另一封是告诉他“母亲病重卧床”；从小失去父亲的他是母亲的心头肉，可军人的使命感使他不能守候在母亲榻前，哪怕是一天。这些日子，小乔的心情不堪是可想而知的，可他深深地压抑了所有的沉痛，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劈“龙”泄流中。这就是我们的子弟兵，坚强而忠诚！

大爆破仍在进行，膛口继续扩张、加深，一切都发展顺利，然而，突然间险情出现了：由于江水的冲刷，巨大的岩石带着小山般的土石，从膛沿塌

入膛心，堵塞了泄流口，眼看着被阻断的江水又飞快地上涨了。

怎么办？

只有进行膛底打眼放炮，才能排除险情。这意味着必须跳入水中，意味着随时被洪水卷入江底的可能。

毫不犹豫地，董连长腰系绳索第一个跳进膛心。战士们也跟着跳了下去……

江水猛烈地冲击，落石纷纷倾砸，官兵们在水中荡来荡去，艰难地选择点位放置炸药，为了保证水下爆破质量，他们用手把炸药一包包往泥里按。石块戳破手脚，鲜血直流巨石一块块被炸开了，膛口由小到大，泄流量由平均每秒 10 立方米，加大到 50 立方米。但是，还有一块长 100 多米、宽 20 多米的巨石滞留在江心，形成一个小“岛”，极大地阻碍了江水通行。

“炸掉它！”徐副连长带领几个水性好的战士，乘冲锋舟向巨石驶去。浪好大，水好急，冲锋舟根本无法靠拢，几次努力都失败了。急得一向以稳成持重著称的徐副连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干脆！”他习惯性地咬紧嘴唇，三下五除二脱掉外衣，系上保险绳，带上工具，跳进了冰凉刺骨的白龙江……

晚上 9 点 30 分，炸“岛”成功。

27 个日日夜夜写在了白龙江的历史上，27 个日日夜夜的奋斗，终于将巨“龙”斩断，白龙江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沿岸数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住了。

喜讯传开，汉藏群众奔走相告，英勇善战的子弟兵呀，人民感谢你们！

立标黄河口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到 1984 年为止，她才刚满 25 岁；这又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部队，25 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南征北战、纵横驰骋的辉煌，在她并不厚实的史册里，记载了一个又一个饱浸艰辛血汗的令人自豪的数字。25 年来，她一经诞生就踏上了漫漫征程。祖国的万里海防线是她经年累月撒洒汗水的战场。她就在这没有血雨腥风，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纷飞炮火的战场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血汗，乃至生命，她圆满完成了冀津海岸带资源的调查，征服了苏北大沙滩，填补了这一地区在海图上的空白。她共测绘海图 560 多幅，测地形岸线 4000 多公里，测海里程长达 80 多万公里。在祖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为了便于后人勘察寻找，凡是她测量过的地带，每隔一段距离就埋没一块方形柱石，上面嵌着洁白闪光的测徽。这小小的坚实的柱石难道不就是海测兵的记功碑，不就是他们英雄性格的象征吗？

1983 年，国务院作出了调查开发黄河三角洲的指示，并列为国家一项重点科研、开发项目，黄河三角洲位于黄河入海口，这里既有宝贵的地下油气，又有丰富的水利、滩涂、生物水产资源，还有发展水运交通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宝地。然而，要对它进行调查开发，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就是这一带在海图上还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扫除这个障碍，很多调查项目就无法进行，而开发建设就更会化为泡影。

出席黄河三角洲调查研究会议的专家学者们都把解决该地区海测问题列在重多问题之首，一致认为必须请一支过硬的海测队完成这一意义重大的任务。经过衡量研究，会议决定请北海舰队海测船大队来承担这一任务。

消息传到海测官兵们耳中，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清楚这将是一

项不轻的任务，凝聚着祖国人民的期望，而且难度不小。然而，再难也吓不倒这些头顶国徽的英雄海测兵，他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祖国海疆的建设充当先行军。

大队长于海清、测绘处长李浩然和工程师郁志超碰头讨论后，欣然领命。他们三人可是资高历深的老海测了，从 50 年代起，他们就将年轻的身躯投入了祖国的海测事业。凭借满腔的热情，他们转战南北，艰辛地走过青春岁月。1958 年全国沿海普查时，他们就参加了黄河口海域的测量。当时由于技术、器材落后，只测绘了零米线以下海区，对零米线以上滩涂，却只能“望滩兴叹”，如今，20 多年过去了，他们三个都已年近半百，多年的辗转征战，使他们的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苍老些，然而他们的心却依如往昔般热情好胜，他们一直对黄河口海域这片海测的空白耿耿于怀。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填补征服这片空白了，他们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1983 年 11 月底，于清海率领 40 多名技术骨干，顶风冒雪，奔赴新的战线。在八百多公里盐碱滩上进行了 40 多天的实地勘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大胆地提出一个利用大船、小艇、橡皮舟分段测量的方案。

准备工作就绪。1984 年 3 月下旬，1000 多名海测战士浩浩荡荡开进黄河三角洲，在跨越两省一市十县的 60 多个作业点摆开了战场。

黄河三角洲是一块泥沙淤积的新生地，纵深几十公里的滩涂，涨潮一片水，退潮处处泥，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驻地距离作业点远，官兵们每天凌晨 3 点多钟就得起床上路。先是乘车跑二、三个小时，到了距作业点 40 多里的地方就是烂泥滩了，车根本无法开进，大家就跳下车，身背 40 多斤重的仪器、物品，光着脚在烂泥里艰难行走。为了抢时间，在选点、立标、测量的整个过程中，官兵们都是奋力奔跑着进行的，粗略地估算一下，每一天的徒步行程都不下百里。

阳春 3 月，乍暖还寒。刚刚解冻的河水冰冷刺骨。官兵们的衣服被冷水浸透，风一吹浑身发麻，嘴唇乌紫。酷暑盛夏，偌大的盐碱地完完全全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泥沙被晒得能烤熟鸡蛋，官兵们赤膊上阵，脸上、背上被晒掉一层层的皮，汗水、泥水使他们成了京剧中的大花脸，稍稍闲暇时，大家看着一个个泥猴似的脏样儿，不由哈哈大笑。

为了记录准确详实的水位情况，海测队在一个远离陆地、仅有零点四平方公里的荒岛上建立了一个验潮站，共有 4 个成员，站长是技术员许本芝。他是位刚到海测船大队不久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一幅斯文瘦弱的模样。干起活来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带领 3 名属下在这从来没有过人烟的地方埋锅造饭安营扎寨，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掌握准确数据，他们日夜不离地查看水尺，探寻潮汐规律。由于远离驻地，生活供应十分不便，蔬菜、淡水都成问题，他们就在沙丘上挖了一个渗水坑，用混浊的泥水做饭，而下饭的菜只有咸鱼和咸菜。体内匮乏“维生素”，他们的嘴里好多处溃疡，身上长满红斑，但他们不言一声苦，依旧昼夜守在水尺旁，提供了 2500 多个准确的水位数据。

时间，对海测兵来说就是数据，就是海图，而它一旦变为经济开发的依据，就是造福人民的物质财富。这个概念，深深地刻在海测战士的脑际。他们在每个工作环节抢时间，争高速，让黄河三角洲这颗明珠早放异彩。

在黄河口以东作业的测量二中队，为赶在黄河汛期前拿下 600 多公里长

的断面线，他们在几千平方公里的烂泥滩上昼夜奋战，遇到泥滩、浅滩，就抬着小舟前进。傍晚退潮时，他们就把橡皮舟拴在附近渔船上稍稍打个盹。等潮水一涨，又继续登舟战斗。在每天工作 20 小时以上的高强度突击作业后，他们终于抢在汛期之前完成了任务。

在担负水深测量任务的登陆艇上，测量分队的 11 名干部战士挤在一个不到 10 平方米、密不透风的舱室里工作。为了抢时间，他们每次出海作业，都是直到把任务完成才返航，从而省去了每日往返驻地的路途时间。然而这样的辛苦是很大的。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发生意外情况，任务不能按预定时间完成，他们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食物吃完了、淡水用尽了，就只能勒紧裤腰带撑到任务完成为止。

要建设胜利油田大型码头了。测绘四幅建港图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且时间要求很紧迫，眼下又赶上每个测量分队的任务都十分吃紧，这个任务怎么分配呢？正当大队领导们皱紧眉头的时候，水深分队长黄培福同艇长胡鸣主动请缨了。他们向领导保证一定按时拿下这个任务。当时他们分队正担负着一项挺紧挺重的任务，他们有能力承担这又一项更紧更重的任务吗？

“能！”全分队同志异口同声！

五天五夜，他们几乎没合一眼，24 小时连轴转的结果是提前完成了当前任务，随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的任务中。

那几天，海上连续刮着六、七级大风，超过登陆艇的抗风能力。海测兵们被摇晃颠簸得狂吐不止，然而他们一直坚守在工作舱里，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当四艘登陆艇带着 3600 公里水深线的资料胜利返港后，干部战士的体重普遍下降了十几斤。

8 月中旬，海测大队终于提前三个多月完成了黄河三角洲的全部测量任务。在滔滔的河水涌动中，他们又启锚了，踏上了新的征程。

四十八载守墓人

这个守墓人叫朱国明，今年 73 岁了，说起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那是 1948 年秋，朱国明家所在的锦州古塔区五姓屯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开始逃跑，见什么抢什么，还进行反动宣传：解放军杀人放火，抢漂亮姑娘……在那以前，屯里人从没见过解放军是啥样，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家家人心惶惶。

农历八月二十早晨，一个穿军装的人敲开了朱国明家的门，自我介绍说是解放军的班长，名叫战东昌，随后一班人就进了朱家。朱国明的妻子何亚清搂着两个孩子吓得躲在仓房里不敢出来，朱国明则站在铁铲旁边随时准备拼命，而这时几个战士却忙着给朱家打扫院子、挑水，还用带来的干粮给朱家做了玉米饼子。战东昌邀朱国明全家同战士们一起吃饭。战东昌还抱着朱国明的大女儿逗着玩，他说自己的女儿也有这么大了，可好几年没见了，当朱国明知道解放军是昨夜到的屯子，怕打扰老百姓竟在野地里睡了一夜时，便感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是为百姓办事的好军队。于是，朱国明开始帮助部队做乡亲们的工作。当时，朱国明只有 25 岁。

在 3 天的时间里，朱国明白天跟着战东昌发动群众支援辽沈战役，修筑战壕，晚上就听战东昌讲革命道理，听得朱国明心花怒放。他说：“大哥你放心，我命不要了，跟你们一起干，把狗日的国民党打垮！”朱国明只比战

东昌小1岁，可他打心里佩服战东昌，因此要跟战东昌拜兄弟。战东昌说革命队伍不兴这个，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但在朱国明的心里，已经把战东昌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了，他对战东昌说：我没有兄弟姐妹，等打完仗，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相待。

当时，国民党有一个连躲在离屯不远的炮楼里。农历8月23日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战东昌奉命带着两名战士向炮楼里的敌人宣传政策，朱国明主动要求做向导。那个炮楼所在地叫十二亩坟，战东昌带领他们躲在离炮楼很近的一片坟地里，他拿着话筒大声喊：国民党官兵们，别再给蒋介石卖命，蒋介石要完蛋了，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帮助穷人过好日子的队伍，我们宽大俘虏。炮楼里的蒋军头目也拿着话筒喊：共军弟兄们，你们投降吧，看一看吧，我们拿的是美国造的枪，吃的是大米白面，看你们吃的东西，猪狗都不爱吃，看你们穿的，就像是讨饭的。听到这儿，战东昌身边的一个小战士气得站了起来，端起枪就要射击。战东昌大喊一声“危险！”就扑在了小战士身上。这时，炮楼射出的一排子弹打中了战东昌的头部，他当场就牺牲了。朱国明把战东昌的尸体背回了家，全班战士和朱国明一家人都哭了。朱国明把家里唯一一个衣柜用作入殓战东昌尸体的棺材。部队首长说等这仗打胜了再安葬烈士。

朱国明随即进入了这场战斗。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帮解放军运弹药、救伤员，蒋军驻守的炮楼很快就被攻下了。部队首长亲自指挥战士们在战东昌牺牲的地方埋葬了战东昌，并用一块木板做了墓碑。从此，这座孤坟就永远留在了这片叫十二亩坟的小山坡上，也永远留在了朱国明的心里。朱国明当时发誓说：永远守着这座坟！这是自己好兄弟的坟，是革命烈士的坟。

朱国明与战东昌仅仅相识了3天。3天对于人生来说太短暂了，可朱国明难忘这3天，难忘到刻骨铭心的程度。因为，朱国明没见过对老百姓这样好的军队，没见过像战东昌这样的把自己当亲人的兵，他把内心追认的这位大哥视为自己的亲人。他常常来陪伴这位好朋友、好哥哥，常坐在坟旁跟战东昌说话，说说家里的情况，说说屯里的变化。遇上家里添了儿女、盖了房子、儿子当了兵、娶了儿媳、嫁了姑娘、有了孙子……朱国明都要从家里拿来酒菜，让战东昌大哥分享他的快乐。

每年的农历8月23日，朱国明老汉要把在身边的儿孙们都带到坟地来，祭奠这位解放军亲人。朱老汉还用最好的木头，请木匠做成墓碑。自己用毛笔写上碑文，然后用他认为最庄重的仪式把新墓碑换上，全家人给战东昌烧纸、叩头……

朱国明发自内心地认为，现在的好生活是解放军给带来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女都参军，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因“文革”没有参军，他今天还觉得遗憾。如今，他家墙上唯一的一幅画就是十大元帅英姿勃发的画像。

战东昌的坟坐落在一条小道边上，80年代后，城里有的单位夜间开车偷着向那里倒脏土；朱国明看着烈士的坟被脏土埋上，心里非常难过，他每天都来到坟地把那些脏土一点儿一点清走。后来，他干脆从山坡下一块一块地往坟地搬石头，搬了一个月，用石头把坟地围了起来，运土车才进不来。朱老汉这才安下心来。

就这样，48年过去了，战东昌烈士的坟整理得干干净净，坟包总保持着高高的。屯里人都说：有儿有女家的坟，也没有这个坟看得好。

当辽沈战役纪念馆重建后，朱国明带着老伴把烈士纪念碑上的5万人的

名字挨个念了一遍，却发现没有战东昌。他找到纪念馆的领导，把战东昌的故事讲了一遍，办公室里的人都非常感动。纪念馆的领导表示：要找电视台给宣传一下老人的事迹，也能通过这个途径找到烈士的亲人。

此举居然很灵，战东昌的三弟战东有看了电视报道后，把哥哥的照片给朱老汉寄来了。朱老汉高兴坏了，他马上给战东有回信，约好见面的日期。当朱老汉拿着写有战东有名字的接站牌站在锦州火车上站时，烈士的弟弟战东有抱着朱老汉激动得大哭起来，战东昌的女儿战付丽已经 53 岁了，竟跪在地上给朱老汉磕头，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不已。

战东有告诉朱老汉，他们兄弟三人，大哥牺牲在锦州，二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从那以后，战东有给朱老汉来信，都是自称三弟，而战付丽自称侄女。在采访中，我看到他们之间的通信，比许多亲兄弟的感情还要浓厚。战东有和儿女们及战东昌的女儿战付丽，每年都来锦州扫墓，都来看一看朱国明。

朱国明现在满意了，战东昌的名字上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名录，战东昌的坟也由政府出资建了石碑，也找到了战东昌的亲人，自己又认了一家亲人。

相识 3 天，护坟 48 年，听完朱老汉讲的故事，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真正的知恩报恩……老汉站在坟前，人们从他那已经驼背的身影中，明白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格，也一下子懂得了什么是善良和纯朴！

“ 谢臣班 ” 的爱民故事

在祖国的塞北边疆，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爱民先进集体——“ 谢臣班 ”。“ 谢臣班 ” 是 1964 年以爱民模范谢臣命名的先进集体，至今，已走过 30 年的光辉历程。30 年来，战士们始终不忘“ 爱人民胜过自己，为人民舍得自己 ” 的宗旨，共荣立集体一等功 2 次；集体二等功 8 次；集体三等功 14 次。其代表先后 19 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涌现出一批名扬全军的爱民模范。

1993 年 6 月，一个名叫巴特尔的年轻牧民，骑着摩托车从一道 4 米多高的土崖上摔下来，当即昏死过去。当他醒来后，已躺在了医院，救他的人没有留下姓名。10 多天后，伤愈出院的巴特尔竟径直找到“ 谢臣班 ”，拉住班长张建立的手，拿出 500 元钱，千恩万谢要他收下。张班长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班里的战士是谁救了他，大家都摇头说不知道。可是不管怎么解释，巴特尔就是不信。

巴特尔走了，留下一个永久的“ 谜 ”，但不管他到底被谁所救，他的举动无疑说明人民群众对“ 谢臣班 ” 子弟兵的深切信任。

一个故事就是一片深情，无数个故事编写了“ 谢臣班 ” 走过的爱民道路。

1987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70 多岁的张大娘从地里扛着一捆玉米杆正吃力地往家里走，在路上碰到了“ 谢臣班 ” 的两位战士，当战士知道张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过得很艰难时，便把她当作亲人来照顾。有一次，战士薛永义从山东探亲回来，专门给大娘捎了一袋花生米。几天后，薛永义来帮大娘挑水时，发现那袋花生米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小薛很纳闷，便对张大娘说，这花生米可香脆呢，您怎么本尝一尝？大娘一笑，小薛马上明白了原委。原

来，大娘嘴里没有牙。于是，细心的小薛把花生米拿了回去，用擀面杖一颗一颗地碾碎，碾成了花生粉。当薛永义把碾成的花生粉再一次送给张大娘时，大娘止不住流泪了。她说，就是我亲儿子也难有这样的“孝心”哪！从此，那袋花生米就成了她永远说不完的回忆。村里的一位小学教师还把这个故事编成一篇课文，年年岁岁讲给孩子们听。

孤寡老人视“谢臣班”的战士为亲生儿子，驻地农牧民则视他们为致富的领路人。长期以来，高原地区环境艰苦，经济落后，“谢臣班”的战士主动与这里的7个村庄结成共建点，帮助农民修筑通往山外的公路，办起学文化、传播致富信息的“农牧民夜校”；为乡亲们建起养猪场、皮件加工厂，盖起砖瓦窑；先后使4个村庄甩掉了贫困帽子，2000多农民脱盲、100多户农牧民脱贫。

驻地附近的小土坑村有位叫武富来的村民，36岁还没有找上对象，就是因为家里太穷。那年夏天，“谢臣班”与村里开展共建活动，便主动来帮助他。开始，战士们给他买来几头猪崽，教他学养猪，可猪还没长到10公斤，他却偷偷宰吃了2头，还谎称被人偷走了。养不了猪，便教他在路边摆了个小摊修自行车、补鞋，干了没两天，他又连连摆手，说这活儿来钱太慢。最后，“谢臣班”和全连官兵捐款600元，准备为他建个豆腐坊。这一次，武富来终于被感动了，他“噌”地拿把小刀划破了手指，说，你们不是我爹，不是我妈，这样帮我，我再不学好，还算个人吗？从此，豆腐坊红红火火办起来，当年底，收入就达2000元。如今，武富来盖起了新瓦房，娶了新娘子，成了村里响当当的致富人物。他说，没有子弟兵，就没有我武富来的今天。

摆脱贫困离不开文比知识，“谢臣班”在帮助驻地农牧民致富的同时，更倾心关注驻地的失学少年。他们主动承担了十一名家庭困难的孩子的学费。为便于掌握失学孩子的情况，他们还担任了驻地5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而今，“谢臣班”经过的10多个乡村的蒙、回、汉族少年入学率都达95%以上。

“谢臣班”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村民王二娃在他出生那天，母亲就离他而去了，家里生活很艰难。因此，也从没有跨进学校的大门，是“谢臣班”来村里扫盲，他才第一次识得了自己的名字。自打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参军，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虽然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去成，但他丝毫未减对解放军的崇敬之情。一次，他参加村里的施工任务在村外干活，突然下起了雨，妻子万分焦急，“家里刚买的准备盖房的20吨水泥这下完了！”可当他和妻子赶回家里一看，“谢臣班”的战士们已把水泥全部盖好了，使他免遭了几千元的损失。这事过后不久，一天深夜，他70多岁的老父亲突然心脏病复发，而医院在5公里以外，半夜三更去哪儿找车？王二娃直奔驻地，把战士们吵醒求助，“谢臣班”的战士们二话没说找来车，并帮助把他父亲送到医院抢救，使老人家脱离了危险。他感动万分，拿出积攒的1万元钱送给“谢臣班”，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战士们说，“为了人民，吃点苦，受点累，没什么！”

“谢臣班”的爱民事迹传遍了塞北边疆，朴实的乡亲们也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子弟兵的热爱。驻地的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报纸、电台、电视台，常年不间断地追踪报道他们的事迹；当地盟委和旗（县）乡各级政府，每年重大节日都派人到“谢臣班”慰问。北京市石景山区有位叫李傅仁的大娘，听说“谢臣班”的爱民事迹后，寄来她的2000元积蓄，要团里设立“谢臣班”

爱民事迹奖。

1994年1月22日，是“爱民模范”谢臣及“谢臣班”命名30周年纪念日。谢臣和“谢臣班”是我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的突出典型和先进集体。1963年8月初，冀西山区遭到了特大暴风雨袭击，谢臣和全班同志一次次扑进咆哮的山洪中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谢臣奋力从洪峰中抢救出小姑娘王莲子后，再次抢救另外一名落水儿童时，不幸被巨浪吞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生前的誓言：“看人民高于自己，爱人民胜过自己，学人民改造自己，为人民舍得自己。”当时，谢臣的英雄事迹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防部授予他“爱民模范”荣誉称号，授予他所在的五班为“谢臣班”荣誉称号。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谢臣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在“谢臣班”延续着、发展着。“谢臣班”的爱民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